

機器人國
亞希莫夫 原著/本局編輯部 編譯
光復科學名著叢書
SF 5
機器人國
光復科學名著叢書⑤

光復科學名著叢書⑤

機器人國

亞希莫夫　原著

本局編輯部　編譯

光復書局

「光復科學名著叢書」是本局由風行各國科學幻想小說中，精選出來的。每一本都具有其代表性。

科學小說是基於作者對於宇宙神奇的憧憬，依據科學的原理，透過文藝的形式，大膽地向讀者宣佈自己對未來世界的預測，科學小說的作者實際上就是開拓科學戰場的探險者，對於求知心切的青少年，更易發揮指導啓發的功能。

光復書局發行人　林　春　輝

「光復科學名著叢書」序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二十餘年以來，由於科學先進國家的不斷努力，人類活動的範圍已經從地球伸展到浩大無際的太空。我們在讚嘆這些成就的輝煌、偉大之餘，不能不奮發圖强，推廣科學教育，冀望在未來爲人類謀求福祉的事功上，發揮我中華民族發明創造的固有智能。

提到發展科學教育，可眞是千頭萬緒，正規的學校課程，和公式化的教材傳授，固然重要，但是如何散佈科學種子，使科學思想在我們的社會、文化裏，普遍地深深紮根，尤其是重要的工作。**光復書局**年來陸續出版了「國民的科學」和「幼兒的科學」等，正是因應了這種迫切的需要，現在又選譯世界著名的科學小說，輯爲「**光復科學名著叢書**」，把這項工作又大大地向前推進了一步。選集分期出版，不僅適合少年學童閱讀，一般社會青年亦可藉以啓發新知。

科學小說，基於作者對於宇宙神奇的憧憬，依據科學的原理，透過文藝的形式，大膽地

向讀者宣佈自己對此神奇世界的預測，因爲它能以活潑的文藝形式，表達嚴整的科學觀念，對於工商社會中緊張繁忙的生活，最爲具有平衡調和的作用，對於就於幻想，求知心切的青少年，更易發揮指導啓發的功能。

科學小說的作者，實際上就是開闢科學戰場的探險者。因而每一本科學小說，往往就是若干系列研究實驗、發明創造的前驅。它向科學家們提示了前進的指標。

我國正值發展科學教育，培育科學人才，從事光復建設的伊始，光復書局斯集的出版，實在值得欽佩和贊揚，這裏申述個人的一點感想與期望。

獻給讀者

親愛的讀者，您是否曾經幻想過幾千年甚至幾萬年後的世界到底是什麼樣子的？

有一些科學小說家，運用他們豐富的想像力，以未來的世界爲背景，寫出許多又刺激又有趣的小說。我們在這裏爲您介紹的也是這一種所謂「科學幻想小說」。

原作者亞希莫夫把未來世界的地球人，想像成住在用鋼筋水泥建設巨大的地底都市，享受着沒有風雨，沒有寒暑的舒適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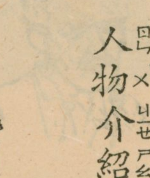
久而久之，他們懼怕到地面上去。可是地底都市的人口也在這幾千年之間人口驟增，到達飽和狀態了。因此他們便想移民到別的星球上去，但是那些適於人類居住的星球，早已被宇宙人霸佔。他們的科學發達，製造許多機器人隨意使喚。於是地球人憎恨那些宇宙人及他們的文明，但是又不敢反抗他們，只好受他們支配。

這部小說，是所有描寫機器人小說裏的傑作。因爲作者亞希莫夫首先制定了機器人應有的性質，及人類發展機器人的條件，使本篇更加生動。

亞希莫夫於一九二〇年生於蘇俄。三歲時隨父親移民美國成爲一位美國人。他自小是個標準的科學小說迷，是波士頓大學的生物教授，同時也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科學小說家之一。

編者　謹識

人物介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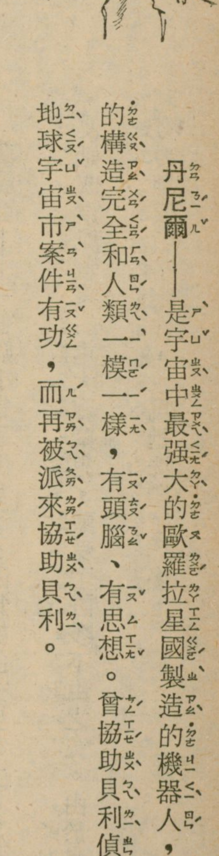




貝利——因爲偵破了地球宇宙市的兇殺案，而受到重視。被請到索拉利亞星國去偵察一件兇殺案。靠着他的機智與勇敢，不但偵破了兇殺案，還偵破一項危害全宇宙的大危機。

葛麗亞——一個嬌小纖弱的女子。因爲她的先生李肯被謀殺，使她成爲兇殺案的重大嫌疑犯，蒙受了許多不白之寃。由於貝利努力地偵破了案件，也爲她洗刷了罪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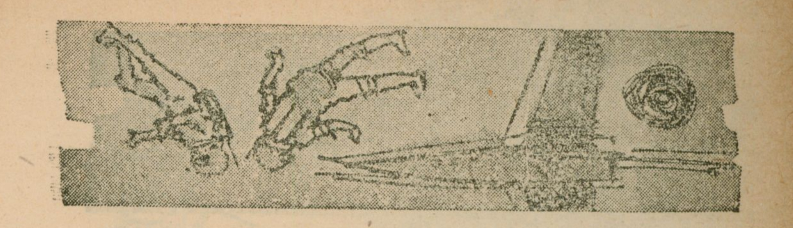
丹尼爾——是宇宙中最强大的歐羅拉星國製造的機器人，他的構造完全和人類一模一樣，有頭腦、有思想。曾協助貝利偵察地球宇宙市案件有功，而再被派來協助貝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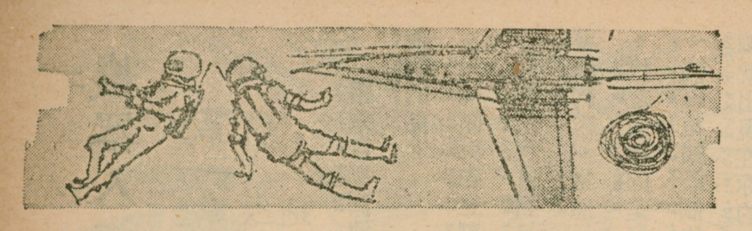
李彪——索拉利亞星國製造機器人的第一流專家。野心很大，爲了保持索拉利亞不見人的習慣，計劃製造一些危害全宇宙人類的宇宙艇。還殺害了李肯及郭部長，案發後自殺而死。

郭部長——原是索拉利亞星國的國防部長。因爲發現國家有反對黨，想危害全宇宙人類，於是請貝利來偵察，不幸被李彪毒害，雖然沒被毒死，但是傷勢非常嚴重。



目錄





海底探險記

機器人國

第一章 地底都市

地底大都市

搭乘自動高速公路趕往紐約機場的貝利警探，又想起剛才在紐約警察局局長室裏局長對他說的話。

「你現在立刻到飛機場搭乘飛往華盛頓的飛機，司法部的麥尼次長要召見你。」

次長親自召見一個低級警探，爲什麼？貝利警探怎麼想也想不通。他抬起頭，重新望了望紐約市。當然，現在的紐約早已不是幾千年前的紐約了。以前那些摩天大樓早已完全絕跡，代之而起的是以大圓頂蓋住的地底都市，地球人在地底都市享受着沒有風雨，沒有寒暑，一切由電腦控制的舒適生活。吃飯、喝茶、看書等只要把電鈕一按，你所要的一切東西，立刻就出現在你的面前。現在地球的地底下共有八百多個這樣的大都市。雖然地球上的人口已

經膨脹到八十多億了，地底下勉強還能容納得下。地上完全做爲農園、牧場、礦場各生產方面，而由少數的機器人工作，這些機器人都是地底都市的地球人操縱。

不久，貝利警探到達了紐約第二機場。這個機場是一座全部由鋼筋水泥覆蓋着的建築物，只是屋頂可以左右開閉，使垂直發射的噴氣機能夠直接飛離地底。

等到貝利與其他幾個乘客都上機了，這一架以無線電操縱的無人駕駛噴射機立刻起飛，直往華盛頓。貝利心裏想着：現在已經離開地底，到地面上去與大氣接觸了，心裏難免有些緊張。因爲人類已經有幾千年都沒有到地面上呢！還好，這架飛機連一個窗戶也沒有，坐在飛機裏和在地底下並沒有什麼兩樣，使他安心不少。

一小時後，飛機安然降落在華盛頓機場，貝利警探立刻趕到司法部。一到司法部立即被帶入次長室，麥尼次長從椅子站起來，問他：

「你就是紐約便衣警探貝利嗎？」

「是的，次長。」

「噢，我等你好久了。」

貝利想：次長這樣急着要接見我，一定有什麼重大的事情，心裏難免有些緊張。

「貝利警探，你有沒有聽過索拉利亞星國？」

「索拉利亞？是不是太陽系之外的機器人國索拉利亞？」

「對了。昨天我們內政部的部務會議決定派你到索拉利亞去，負責一項特別任務。」

向地球人求援

「可是次長，我們地球人不是不准到宇宙去的嗎？」

在那個時候，宇宙對於地球人來說是一個禁止出入的區域。在幾千年前，人類乘着太空船飛到太陽系以外的宇宙，去尋找人類可以居住的星球，不久，就在那些星球上定居下來。最初，他們還歡迎地球來的移民。可是，過了不久，他們的機器人發達起來，生活跟着就富裕多了，因此，那五十多個宇宙國家就一致拒絕由他們的發源地來的地球移民。不但如此，他們在紐約地下市上面的地上建立了一個宇宙市，專門監視地球人。一旦發現正要飛往宇宙的地球火箭，宇宙聯軍的太空巡邏艇立刻把它擊落。因此，被拒絕移民的地球人，爲了要解

決日漸膨脹的人口問題，只好鑽入地下，建立地底都市。

可是麥尼次長却要貝利到那些宇宙國家之一的索拉利亞去。

「次長，難道宇宙人會准許嗎？」

「嗯，這回是他們特准的。因爲，索拉利亞發生了一件兇殺案，他們自己無法破案，所以才向地球求援的。」

貝利警探頓時目瞪口呆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他曾經解決地面上宇宙市發生的一樁兇殺案，那時他也見過宇宙人。高高的個子，青銅色的頭髮，他們對他們的祖先出生地的地球人抱有一種優越感，把地球人當做不潔淨的動物看待。他們又怕被地球人傳染病菌，所以不但不敢接近地球人，甚至連鼻子上還帶了一種特製的濾菌口罩呢！

「是宇宙人向我們求援的？」貝利問。

「是的。他們要求地球上的警察，替他們解決兇殺案件，而且指定由你來做這一項工作。」

「指定我？次長，爲什麼？」

「你不是在半年前，替他們解決了一件發生在宇宙市的兇殺案嗎？因此他們十分欣賞你的才幹啊！」

「可是那是靠着宇宙人的幫忙才能破案的，並不是我一個人的功勞呢！」

說着，貝利警探不由得想起了當時協助他破案的男子。（也許不該稱他爲『男子』）。

麥尼次長笑着說：「你不要客氣，你的才幹我們也都知道。而且，我們地球聯邦政府已經接受了宇宙人的請求，所以，你必須馬上去。還有一點你得注意，偵察兇殺案只是你任務的一部份。眞正的任務是……。」

說到這裏，麥尼次長望望四周放低聲音說：「貝利警探，我想你大概也知道我們地球人正受着宇宙人的壓制吧？」

「次長，我知道。這是最近一千年來，我們最痛恨的事情。雖然他們五十個宇宙國家的總人口還沒有地球的人口多，可是他們的科學比我們發達，並且擁有可怕的軍事力量。加上駐紮在宇宙市的宇宙聯軍又不斷地監視我們，使我們無法擴張軍備。」

「對了。不過可怕的不只是軍備方面。他們對於我們地球的事情知道得非常詳細，而我

們卻不明白他們眞正的情況。因為從來沒有一個地球人到過他們的國家，現在你有這個機會到他們的國家，我希望你瞪大眼睛，細心觀察索拉利亞的一切就行了。」

「次長，這個任務太重了，我恐怕不能勝任。」

「我想你一定可以勝任的。貝利警探，你想一想，我們的地球如果照目前的情況繼續下去，一定會滅亡的。因為人口不斷地增加，地球的經濟能力是負擔不起的。可是，宇宙人卻不讓我們地球人到宇宙去開拓新天地，他們同時為自己的利益，操縱着地球的商業，甚至干涉地球政府的

行政。貝利警探，如果是你，你怎麼辦？」

貝利想了一會兒，然後回答：

「我想宇宙人也一定有他們的弱點，只要我們能抓到他們的弱點，相信我們一定能夠擺脫他們的控制，甚至反而能使他們聽從我們、協助我們。」

麥尼次長點了頭，說：

「對，很有道理。宇宙人雖然比地球人健康，長壽，而且擁有極為發達的機器人；他們的科學比我們進步，可是任何人都不可能十全十美的。他們一定也有什麼弱點，只要我們能知道他們的弱點，地球就不需再向他們屈膝稱臣。現在就是唯一的機會，你到索拉利亞後，也許可以找到他們的弱點。貝利警探，希望你此行能獲成功，洗刷地球人幾百年來的屈辱。」

「次長，我雖然不知道能不能達成任務，但是我一定盡力去做！」

「好，你不愧是本部最優秀的警探，兩小時後，他們的太空船就要出發飛往索拉利亞，相信你一定可以完成任務的，祝你成功！」

飛往索拉利亞

太空船基地，是在華盛頓市郊的地下。裝載太空船的火箭高聳在那裏。當然，這個太空船也是宇宙人所有，因爲宇宙間各星球之間的貿易都被那些宇宙人獨佔。

到達了太空船基地的貝利警探，被他們消毒好幾次。貝利心裏很不滿：

「宇宙人！如果嫌我們地球人不潔淨，爲何不自己去解決兇殺案，何必向我們求援呢？」

可是貝利也知道這個消毒對於宇宙人是萬分需要的。自從幾千年以前，宇宙人完全消滅了他們世界裏所有的細菌，才使他們有幾百年的長壽。不過，他們對於細菌也失去了抵抗力，所以要與還有細菌的地球人來往時，必需注意消毒。

消毒完畢，來了一個索拉利亞的機器人。它渾身上下只有眼睛朦朧的發出紅光。

「您是便衣警探貝利先生嗎？」

「是的。」

貝利看到機器人就不舒服。地球上有八十多億人口，根本用不着機器人來替人類工作，可是宇宙人爲什麼要強迫我們使用機器人，使地球增加更多的失業者呢？宇宙人眞正的用意何在？

「先生，請跟我來。」

貝利跟在機器人的後面爬上樓梯，進入太空艙內。機器人指着一個房間說：

「先生，這是你的房間。飛行中請你不要走出去，大約一個星期就可到索拉利亞。如果有事，請喊叫一聲，我就會來的。」

說罷，機器人彎着他那鋼鐵製的身體鞠個躬，就轉身出去。

機器人走後。貝利環顧室內，這個房間，雖是太空船裏的一角，可是又寬敞又舒適。而且，只要一壓電鈕，吃飯、喝水都立刻可以解決。過一會兒，傳來機器人的聲音。

「現在是發射五分鐘前。請紮緊腰帶，並靠緊重力緩衝椅。」

不久，他感到一陣晃動，微微聽到火箭推動的聲音，終於飛出地球了。在這一星期中，貝利在太空船裏想：我離開了住慣的地底都市，到那些住在地面上的索拉利亞人中去，是不是可以順利破案呢？如果不能破案，一定會被索拉利亞人瞧不起。他又想：此行只許成功，不許失敗。因為那不只是他個人的失敗，也是全地球人的失敗。所以，無論如何非成功不可。

一個星期過去了。似乎已經到達了索拉利亞。貝利又聽到機器人的聲音。

「我們已經到達索拉利亞了，迎接你的人會到你的房間來，請在室內稍等一下。」

他想：現在就要和宇宙人見面了。因此心裏有些緊張。他聽到輕輕的腳步聲停在門外，隨着門開了，門口站了一位個子高高，頭髮呈青銅色的典型宇宙人，那一個人開口說：

「貝利先生，我們又見面了。」貝利楞了一下，站起來凝視對方。

「噢！丹尼爾！原來是你。」

貝利高興的走過去，想擁抱他一下。可是他並沒有那樣做，因為他知道丹尼爾的真面目。貝利只好伸出手，緊緊握住丹尼爾的手。

丹尼爾就是前次貝利解決地球上的「宇宙人兇殺案」時，宇宙國家派來協助他的人。可是為什麼他也在這裏出現呢？

「嘿！剛剛機器人說的迎接我的人，原來就是你呀！」

「是的，就是我。」

「可是那個機器人說是一個『男人』的呀？」

丹尼爾點頭說：「是的。我沒有在索拉利亞人面前暴露我的真面目，所以他們並不知道。因為歐羅拉國想這樣做，也許對你的工作比較容易進行。」

歐羅拉國是所有的宇宙國家裏最强大的國家，可說是宇宙國家裏的領導國。

「那麼，指定我來解決這個案件的就是歐羅拉國嗎？」

「是的，歐羅拉國非常欣賞你上次辦案時所發揮的才幹，所以又派我來協助你。他們說這樣也許索拉利亞人較會聽你的話。」

「反正能再和你一起工作，我眞高興。可是你究竟不是宇宙人。」

「是的。不過他們不會知道我不是宇宙人。」

的確，他們絕不可能知道。它是歐羅拉國最得意的傑作，跟宇宙人一模一樣的機器人。它比一般人類還聰明，也能完全理解人類的思想。自從上次的案件以來，貝利很佩服它的聰明，並且把它當做一個「人」看，並不因它是個機器人而瞧不起他。

第二章　機器人國的兇殺案

二萬個人與二億個機器人

貝利警探跟着丹尼爾，搭乘索拉利亞的地上磁力飛車出發了。車子開得非常平穩，根本感覺不出車子在行駛。

「丹尼爾，我對於索拉利亞的事情懂得不多，只知道索拉利亞是在五十個宇宙國家裏，機器人最發達並且輸出別國的國家。所以想請問你一些有關索拉利亞的事。」

「好的，請問吧。」

「索拉利亞到底有多大？」

「這個星球的直徑大約有一萬五千公里，比地球稍微大一點，氣候也很相似。」

「人口呢？」

「只有二萬人。」

貝利聽了大吃一驚。「二萬人？你沒有漏掉兩個零？」

「沒錯，是二萬人。」

「那麼還有許多廣闊的地方沒有人居住呀？」

「不，七百五十萬平方公里的平原沃野都有人居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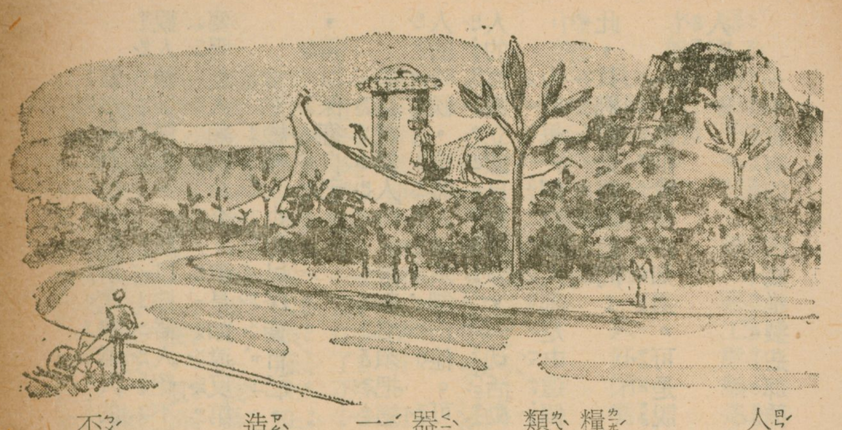
「不可能嘛！用二萬去除，等於平均一個人住在三百七十五平公里的曠野呢！」

「可是，這裏有二億個機器人在工作呢！」

貝利還是不能相信，二萬人使用二億個機器人？這可能嗎？

「這樣說，平均一個人，使用了一萬個機器人嗎？」

「是的。在宇宙國家中任何一國，都使用了不少的機器人，尤其是索拉利亞最多。在我們的歐羅拉國，也平均一個



人使用五十個機器人。」

「那麼多的機器人，到底在幹什麼？」

「宇宙國家中，人類是不工作的。所有的工作，像生產糧食、開鑿礦山、經營工廠等，都是機器人的工作。當然人類的佣人也都是機器人。」

貝利心想：麥尼次長說得不錯，我必須仔細的觀察。機器人就是地球人與宇宙人最大的差別，如果宇宙人有弱點，一定在這裏。他決心要親自觀察索拉利亞的一切。

貝利若無其事的說：「如果二億個機器人向二萬個人類造反，事情可就麻煩啦。」

可是丹尼爾也鎮靜地回答：

「貝利先生，難道你不知道電腦機器人的三原則嗎？那不是你們地球人發明，後來由宇宙人發揚光大的嗎？」

當然貝利也知道所謂機器人的三原則。第一條是：──機器人不可傷害人類，亦不可旁觀人類被傷害。（所以機器人絕不可能反叛人類。）不但如此，第二條是：──機器人一定要服從人類的命令。但是如違反第一條（就是傷害人類）的命令，可不必服從。

當然機器人也可以保衞自己，就是依據第三條：──機器人只要不違反第一條、第二條，得以保衞自己。

製造機器人時，最初必須把這三原則刻在電腦的記憶裝置裏。因此，如果有人要傷害別人的時候，機器人必須制止他。可是，假使爲了制止人類的自相殘殺而傷害到了人類，機器人的電腦立即自動故障，一切活動停止。如果不能及時制止人類被傷害時也一樣。

由於每一個機器人都是由這個三原則構成的，因此人類大可安心地使喚機器人。雖然如此，貝利還是繼續追問：

「三原則我當然知道。可是說不定有些壞人故意製造一些不把三原則刻在電腦上的機器人呢？」

「不會有的，因爲誰製造那種機器人，誰就會有危險。因爲在打鬥方面，人類絕不是機

器人的對手。況且每一家工廠製造的機器人，個個都得經過政府的審查合格後，發給許可證才能使用的。」

貝利被丹尼爾駁倒，只好閉嘴不說了。不久，他們到達了目的地。那是建築在一片曠野中的一座新奇的建築物。

國防部長郭利法

這座房屋連一個窗也沒有，但是有許多的房間。貝利問：

「這麼多房間，一定住了不少人。到底有多少人跟我住在一起呢？」

「是我和許多機器人跟您住在一起。」丹尼爾回答。

貝利吃了一驚，再問：「機器人？我是說眞正的『人』呢！」

「哦，眞正的人。那麼，這間屋子除了您以外，一個也沒有。」丹尼爾又說：

「這是索拉利亞人的習慣，他們都是一個人住在這樣大的房子裏。」

「只有一個人？那爲什麼需要這麼多的房間呢？」

「他們習慣是一個房間用在一個目的上。好比像是音樂室、烹調室、餐廳、機械工廠等，還有……」

「好了、好了。不過誰來照料這個房子呢？」

「是機器人們照料的。有許多精選的機器人會服侍您的，這座房子也是特別爲您建的。」

「特別爲我建的？算了吧。其實眞正的目的，還不是要隔離我這個地球人，以防止細菌傳染的吧？說不定等我回地球以後，這個房子馬上就被拆掉，不是嗎？」貝利諷刺他一句。

「貝利先生，拆是會拆掉的。但並不是像您想像猜測的那種原因。索拉利亞人各人擁有自己的領地，並且規定在這個領地上只能建一座房子。這裏是郭利法先生的領地，是他特別在您逗留期間，爲您建築這一座房子呢。」

貝利越聽越不懂索拉利亞人的這種怪習慣。

「郭利法先生是誰？」

「是請您到這裏來的人，也是索拉利亞國的國防部長。他馬上就要召見您。」

「你怎麼不早說呢？他在那裏等我？快帶我去。」

「郭部長就在客廳裏等您。走吧！」

貝利被丹尼爾帶進了客廳，當他一見到郭部長時，不由得瞪大了眼睛。過去，到地球上來的宇宙人，都長得像丹尼爾一樣，身材魁偉，並且有青銅色的頭髮，外觀非常魁偉。可是郭部長卻與一般地球人一樣；身材矮小，而且頭頂還光禿禿的。原來宇宙人也跟地球人一樣，只是爲了宣傳與威嚇，才故意挑選一些特別的人派來地球的。貝利想，這一點需要報告麥尼次長。

郭部長坐在客廳的最裏頭，帶着非難的眼光看着丹尼爾。因爲郭部長以爲丹尼爾是宇宙人，不知他是個機器人，所以看到丹尼爾那樣靠近貝利站着，覺得又奇怪又不應該。不過他立刻又把視線收回來，對着貝利說：

「貝利警探，歡迎你到敝國來。你一定很奇怪，我們爲什麼沒有告訴你有關這案件的內容吧？」

「是的，部長，我不但覺得奇怪，並且越來越不高興。」貝利也不客氣地說。

「這難怪你生氣，請你原諒。其實，這樣做，完全要使你以沒有任何成見的態度，來判斷這一個案件的關係。」

「可是，你們爲什麼需要我這個地球人的幫助呢？」

郭部長看了丹尼爾一眼，猶豫了一會，才說：

「我們也大概地調查過了，當然不會像你專家似的調查。待一會兒，我會把資料拿給你，有什麼調查不週的地方，也請你不要見怪。」

「難道貴國沒有警察？」

「是的，索拉利亞從獨立以來，已經有二百年的歷史。在這二百年間，從來沒有發生過任何事件。所以不需要警察。」

貝利覺得很奇怪。心想：眞的從來沒有發生過任何事件嗎？

「那麼連一個疑兇也沒有了？」

「不，有一個。而且除了那一個人以外，再也沒有別的疑兇了。」

「那麼逮捕那個疑兇不就得了嗎？」

「可是由各種跡象看來，如果只有疑兇一個人是根本無法行兇的。」

聽起來這個兇殺案件不是一樁普通簡單的案件。並且郭部長也沒有因為貝利是個地球人而輕視他，這樣，使貝利對這個案件越感興趣。

「郭部長，請問被害者叫什麼名字？」

「他叫做李肯・戴摩。」

「職業呢？」

「是育幼院的院長。」

「那麼誰能夠告訴我這案件的詳情呢？」

郭部長躊躇了一會兒才說：

「……我想李肯的太太葛麗亞小姐能夠告訴詳情。」

「能不能現在就去見她？」

「現在？最好不要，因為已經很晚了。你明天再去見她如何？而且你長途跋涉，一定很疲倦，肚子也餓了吧？」

經郭部長這麼一說，使貝利的肚子也餓起來了。郭部長笑着說：

「貝利警探，以後再見。如果要找我，請隨時吩咐機器人就行。」

說罷，忽然郭部長如烟似地消失不見了。

「哎呀！」

貝利不覺叫出來，不止是郭部長，連郭部長所坐的椅子也瞬間從這間房子裏消失了！不但如此，郭部長後面的牆壁及地板的也在這一瞬間完全改變了。

立體電視

「丹尼爾，郭部長怎麼會忽然不見了呢？」呆了半晌後，貝利才問丹尼爾。

「您沒有發現嗎？貝利先生。郭部長從頭到尾就沒有坐在這個房間裏。您所看見的只是立體電視的影像。地球不是也有了嗎？」

「不，地球的電視影像會微微發光，容易與實物辨別，可是這裏的完全辨別不出來。」

吃飯時，有許許多多的機器人來來往往。準備飯菜的機器人，端送飯菜的機器人，伺候

吃飯的機器人，使得貝利的心神無法安靜。

「丹尼爾，這個家裏到底有多少個機器人呢？」

「大概五十個左右吧。」

本來就很討厭機器人的貝利，一聽，居然有五十個機器人，更是厭煩。

晚上，貝利躺在牀上胡思亂想時，忽然想到一件事。

「對了，郭利法是國防部長，他的職務是保衞國家呀！爲什麼他要負責兇殺案呢？雖然他們沒有警察，可是，也不必他親自出馬。對！這裏面一定另有原因。」

他想明天調查李肯的太太後，需要再和

郭部長見面。不知不覺中，他就沉沉地進入夢鄉了。

早晨一起牀，貝利就叫丹尼爾來問。

「丹尼爾，我想問你兩、三件事。」

「請問吧，先生。」

「爲什麼索拉利亞的人口只有兩萬人呢？」

「那是因爲索拉利亞人經過詳密的計算後，認爲這個星球的人口，最多只能有二萬人，人民生活才過得舒適。」

「可是這個星球比地球還大，不要說二百萬、二億、二十億的人也住得下呀。」

「不過依照索拉利亞人的生活方式，只能住二萬人呢！」

從擁有八十億人口的地球來的貝利，怎麼想也想不通。

「還有，你說每一個人都擁有自己的領地，而在領地上只能建築一棟房子，那麼領地的數量也是二萬嗎？」

「領地沒有二萬。因爲結了婚的人，夫妻二人只能有一個領地。」

「沒有都市嗎？」

「沒有。」

那麼在這麼廣闊的星球裏，只有一萬多座房子，疏疏落落地分散在各地，其餘都是機器人。想起來，眞令人心寒。

「他們相距那麼遠，互相來往時都必須搭乘地上車或飛機，不是太麻煩了嘛。」

「不，貝利先生。索拉利亞人是不互相來往的。」

「什麼？他們不互相來往？要一個人隱居？」

「不是那樣。舉例來說，昨天郭部長利用立體電視和您見面，而索拉利亞人也都是利用那種方法自由來訪，只是不親自到別人家訪問就是了。」

「那麼我要調查這個案件時，也是……」

「是的，您也可以利用立體電視隨時見任何人。」

「我想見被害者的太太葛麗亞。今天先在電視上見面，不過以後要直接見她。」

「貝利先生，這可能不太容易，待一會兒我再研究一下直接見面的方法好了。」

「可是丹尼爾，我如何和她電視見面呢？」

「只要您吩咐，我們會替您連絡好的。」

丹尼爾說罷，壓下叫喚機器人的按鈕，旋即一個機器人進來了。貝利想：眞奇怪，在這麼寬大的家裏走來走去，也碰不到一個機器人，可是只要按了鈕，立刻就會出現，他們到底躲在那裏呢？

丹尼爾叫機器人帶貝利到客廳去。貝利跟在機器人的後面邊走邊問：

「喂！你叫什麼名字？」

「先生，我沒有名字。我的號碼是CX二七四五號。」

二人被帶進客廳，那是昨天貝利與郭部長利用立體電視中會見的地方。貝利吩咐機器人：

「我要見見葛麗亞小姐，你告訴我如何連絡她，然後你就可以退下。」

半晌，機器人沒有回答，一會兒他才說：

「先生，您想自己連絡？」

「啊，是的。」

丹尼爾急忙說：「貝利先生，那可不行，如果不讓他連絡，這個機器人就會故障的啊！」

「爲什麼？」

「那個機器人的工作是電視連絡。如果您自己連絡，那個機器人等於犯了第一條沒有及

時制止主人去做可能危害自己的事情。這樣他們會發生故障而毀壞。」

「豈有此理！」

(可見索拉利亞的機器人非常發達，同時對於這種事情也非常敏感。)

「這是什麼國家嘛！好吧！請便。」

貝利心想：回去了也要將這事情報告麥尼次長去。像索拉利亞製造了機器人，並且發達了它，以後想不要機器人的幫忙，也變成不可能。這樣，人類的自由就越來越少，最後反而變成不自由了。

這時，機器人向他說：

「先生，連絡好了。她說可以和您見面，現在可以開始了嗎？」

「好的。」

貝利說罷，立卽客廳的那一半亮了起來。

索拉利亞的女人

一個年約二十歲左右的女人出現在電視裏。她身材不怎麼高，頭髮也跟地球人一樣，是褐色的，年輕又漂亮。她先開口問貝利：

「昨天，郭部長告訴我你的事，所以我一直等着呢。」

「葛小姐，妳結婚已幾年了？」貝利問她。

「二年。」

「你今年幾歲了？」

「二十二歲。」

「妳跟被殺的李肯先生之間，很美滿嗎？」

葛麗亞似乎吃了一驚。

「很美滿？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妳們是夫妻嘛。每天在一起的時候，有時可能也會吵吵嘴，不過，夫婦之間如果很美滿，那麼雖然吵嘴，也很容易和好的。」

「你說什麼呀？我們雖然是夫婦並沒有每天在一起呢！」

這回輪到貝利吃驚。

「什麼？妳們不是住在一個家嗎？」

「已經結婚了嘛，當然是住在同一家。可是我有我自己的房間，李肯也有他專用的房間。所以一個月只見一次面，而且一次只是十分鐘而已。其他如果有事，都互相用電視商量的呀。」

「請問葛小姐，妳們有沒有孩子？」

「你怎麼問這個呢？能不能生孩子是政府的決定，我們還沒有得到許可呢！」

「可是你們沒有孩子，難道不會感到寂寞嗎？」

「你這個問題問得更奇怪。在索拉利亞，凡是夫婦生的孩子，立刻由政府領去撫養。所以在這裏，誰也不知道自己的父親是誰。」

貝利聽的呆住了。在地球上，父母親和孩子們在一起享受天倫之樂才是幸福的家庭，可是他們卻連夫妻也幾乎不見面，孩子也由政府領養，這樣還稱得上是「人」的生活嗎？

葛麗亞又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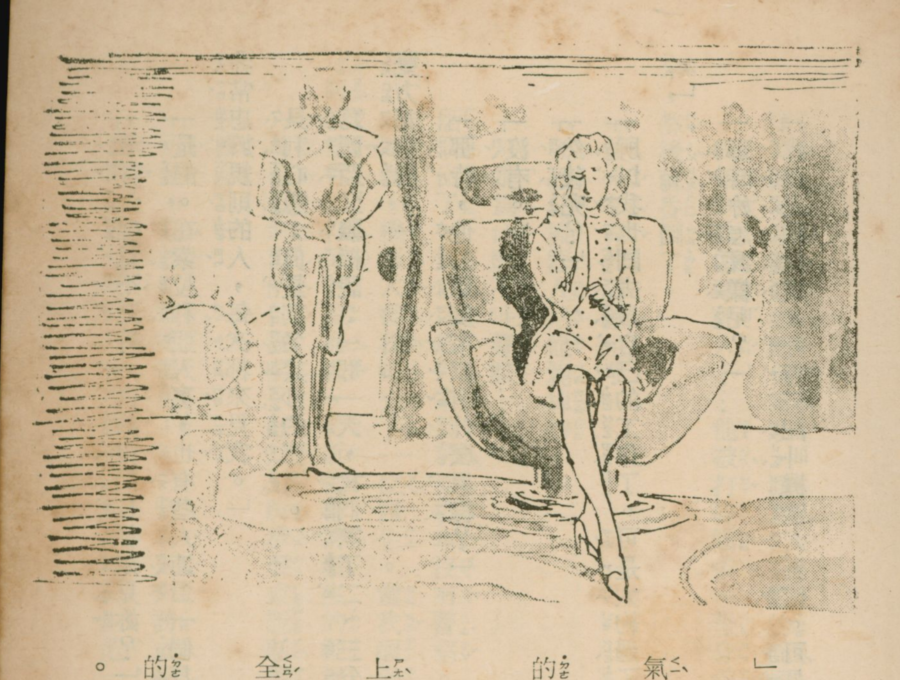
「你不要問這些好嗎？問我些關於兇殺案件的事好了。」

「不，地球警察的調查法是先把所有的事都問清楚，弄清楚，才着手辦案。何況，妳好像對於李肯先生的死不大傷心，所以我要問得更清楚。」

「人死了，當然是傷心事，尤其他又是個能幹的人，怎能叫人不傷心呢？」

「應該不止那樣吧。在地球，如果父親死了，母親和孩子們都會傷心透頂呢！」

「其實，李肯先生也是由政府調查我們雙方的血液、遺傳，然後才決定讓我們結婚的。我們之間怎麼會有特別的感情存在呢？



」

聽到這裏，貝利已經失去了質詢的勇氣。他不得不改變話題：

「葛小姐，聽說妳很清楚兇殺案當時的情形，是嗎？」

「當然呀。因爲是我發現的。」

她似乎想起了兇殺案的事情，頓時臉上失去了剛才的那種光彩。

「葛小姐，請妳把妳所知道的事情，全都告訴我好嗎？」

「好的。那一天，恰好是一個月一次的會面日，所以李肯到我住這一邊來看我。」

「李肯先生是不是每一次的會面日都來見妳？」

「是的。在索拉利亞人裏，也有些人連這一個月一次的會見也覺得厭煩。可是他是一個非常忠於規則的人，每次都來見我。」

貝利心想：眞是莫名其妙的習慣。

葛麗亞又繼續說：「那一天，我們談了二、三分鐘後，他就進入實驗室裏去。實驗室是雙方都有的。」

「那時，他的態度有沒有什麼異樣？」

「沒有。」

「然後呢？」

「所以我也回去做自己的工作了。可是大約過了十五分鐘後，突然我聽到李肯的喊叫聲。」

「那時妳怎麼樣呢？」

「我馬上跑過去，一時忘記叫機器人幫忙。可是當我到達時，李肯已經死了。」

說到此，葛麗亞忽然低下頭，淚水沿着她的面頰流下。

「我第一次看到死人……他被打碎腦袋，全身血漬斑斑的，好可怕，我只記得叫機器人來，然後就昏倒了。」

「後來李肯的屍體呢？」

「大概是機器人把他燒掉的。」

「可是爲什麼不叫警察……」

話說出了，貝利才想到索拉利亞根本沒有警察。

「不過，機器人替我叫來了一位醫生。當我醒過來時，蘇爾博士就在我的身旁。所以我才叫出李肯工作室的機器人，告訴他事情發生的經過。」

「沒有聽到別的什麼嗎？好比是脚步聲或說話聲等……。」

「沒有。」

「可是，既然兇殺案發生了，一定有人來訪或躲藏着，妳沒有看到什麼人嗎？」

「沒有，而且絕對不會有的。因爲李肯先生是一位遵守規則的人，除了我，他絕對不會

跟別人見面。即使有人來訪，也一定會叫機器人趕走的。」

這樣看來，只有葛麗亞在兇案現場。可是，是不是另有兇手躲藏着呢？

貝利想，這一點以後再調查，於是又繼續問葛麗亞。

「在殺人的現場有沒有什麼機械？例如：從遠處也可以利用無線電操縱毆打李肯先生頭的那一類裝置？」

可是葛麗亞仍然搖頭說：

「我們國家沒有那樣的東西。」

事情越聽越奇怪。他想：在地球人口這麼多的地方，要找出兇手，已經非常困難了。可是在人口散居，不相互來往的索拉利亞，要找出兇手，却更加困難。

「葛小姐，我再問妳一次。也許妳沒有注意到，可是一定有一個對李肯先生懷着殺心的人在場，是誰呢？」

「沒有那樣的人，況且也沒有別人在那屋子裏啊！」

「可是郭部長說，有一個嫌疑犯呢？」

聽了貝利的這一句話，葛麗亞窘困地低下頭，說：

「我知道郭部長指的疑兇是誰。」

「是誰呀？」

葛麗亞以低微的聲音說：「是我。」

不像兇手的疑兇

「什麼？郭部長懷疑妳？眞豈有此理！」貝利馬上大聲叫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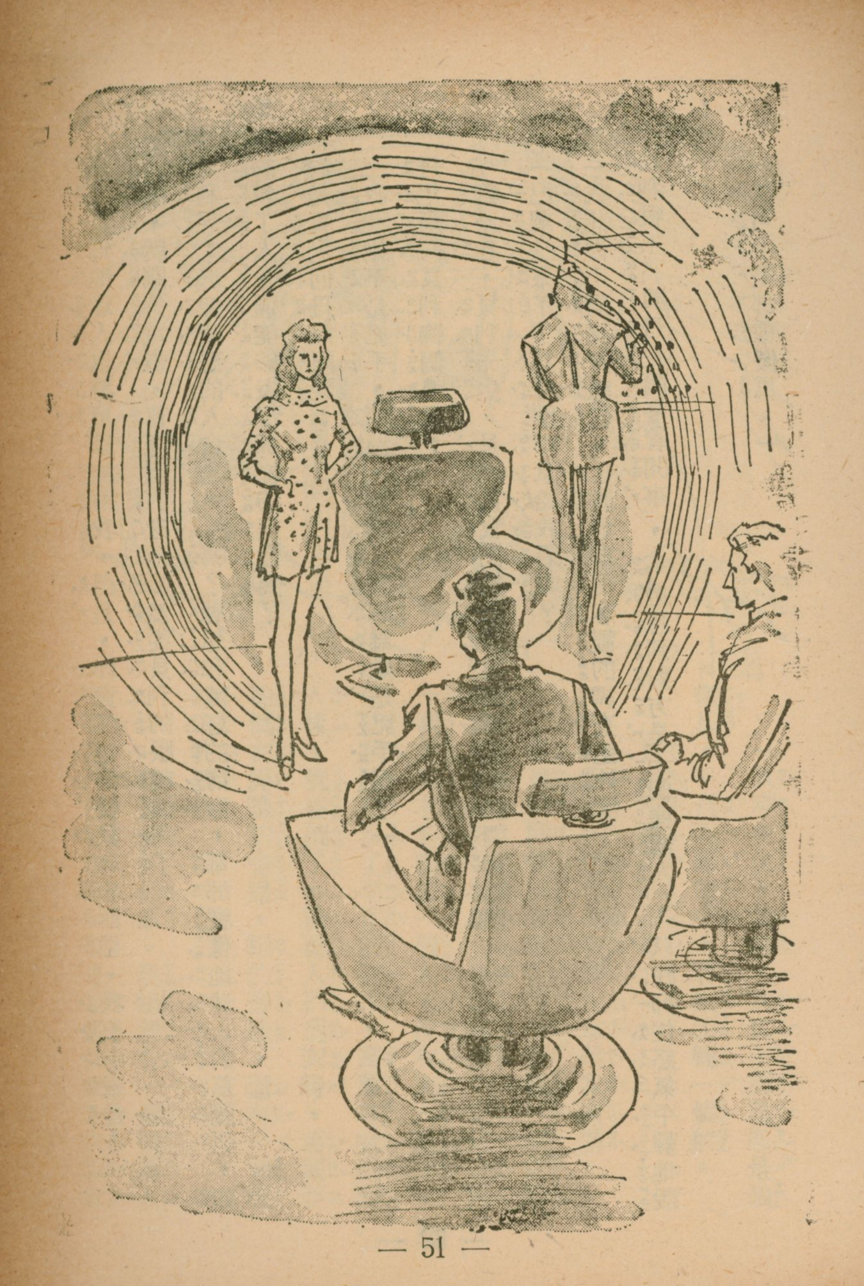
這時，一直沒有開口的丹尼爾突然插嘴說：

「貝利先生，郭部長懷疑葛小姐是有理由的。」

「有什麼理由？」

貝利瞪丹尼爾一眼，心想：跟地球人極爲相像的一個又可愛又年輕的女孩子，怎麼能够一記就殺死了一個強壯的男人呢。

然而丹尼爾却鎭靜的說：



「因爲葛麗亞小姐自己也說過，發生兇殺案時，在那所屋子裏的人只有她一個。而且依索拉利亞的習慣，不可能有人侵入別人的屋子裏。所以唯一在屋子裏的人才有行兇的可能呢。」

「可是郭部長又說過，她一個人也無法行兇的呀。」

「那是由於在殺人的現場沒有發現兇器的緣故。可是葛小姐應該知道兇器在那裏。因爲她可能是兇手呀。」

貝利想，丹尼爾說話太不客氣，這樣一定會爲難葛麗亞。果然，葛麗亞聽了低下頭來咬着嘴唇，似乎有滿肚子的委屈似的。

「葛麗亞，妳不要傷心。這只是歐羅拉探長的意見，其實，我並沒有那麼想。」

「沒有關係，貝利。自從這個案件發生以來，大家一直都在懷疑我。我已經習慣了。」

於是貝利又問她：

「葛小姐，妳眞的沒有殺他？」

話剛說完，葛麗亞猛然抬頭瞪他，臉上充滿了憤怒。

「我以為地球人也許可以瞭解我，但是，你竟然也懷疑我。告訴你，我沒有殺他！」

說罷，就關掉電視，葛麗亞的身影頓然從貝利的眼前消失了。

貝利想：那樣憤怒的人會是兇手嗎？思想和憤怒的情形，都那麼像地球人的葛麗亞，如果真的殺了人，還能夠表現那樣的態度嗎？

於是貝利向丹尼爾說：

「我想她不是兇手，不過，你為什麼認為她是兇手呢？」

丹尼爾向貝利鞠個禮說：

「對不起，貝利先生。是因為我已經看過郭部長送來的調查報告。」

「已經送來了？為什麼不拿給我看呢？」

「我想你不看調查報告，也許能夠更客觀的調查這件案子呢。」

貝利很不高興丹尼爾多管閒事，不過想到對方是一個機器人，只好抑住怒氣平靜地說：

「我可不是那種傻瓜。」

「貝利先生，當然，我也不認為您是個傻瓜。」丹尼爾說完，客氣的鞠一個躬。

貝利不耐煩的說：

「好吧，那個報告書快拿給我看看。」

當貝利閱讀調查報告時，發現一個新的事實。的確，調查報告裏面寫着：當時在屋子裏的只有葛麗亞一個人，沒有別人進去。當葛麗亞發現了李肯的屍體，高聲叫喊機器人後，就昏倒了。機器人們趕到時，葛麗亞昏倒在屍體的旁邊，她的旁邊，還有一個機器人在場。

「丹尼爾，你看。現場還有一個機器人，這是一個新線索。可是她為什麼不告訴我

這個事實呢？」

「不是她不告訴您，是您沒有問她啊。」

「咦？我問過她還有沒有看到什麼人嘛。」

「可是機器人不是『人』。您應該問她有沒有機器人在場才對。」

貝利被丹尼爾問住了，半晌沒有做聲。但是不一會，他馬上又反擊說：

「但是已經有機器人在場，她爲什麼還要叫別的機器人呢？她說她叫喊機器人來，當然我認爲沒有機器人在現場嘛。」

「不過那一個機器人已經故障了。一切機能都已經停止了。」

丹尼爾說得對。調查報告也有記載這一點。那一個機器人並不是住在那屋子裏的機器人。別的機器人們都說從來沒有看過那個機器人，也不知道它擔任什麼工作。那個機器人的電腦已經壞了，無法囘答人家的質問。只反覆地說下面兩句：

你要殺死我嗎？

你想殺死我。

你要殺死我嗎？

你想殺死我。

這些話也許是李肯發現兇手正要殺他，所以才說：你要殺死我嗎？你想殺死我。然而機器人聽到這些話，却不能及時制止殺人，因此才發生故障的。使得它只能不斷地嚷着那些話。

不過，報告書上記載說，並沒有發現兇器。貝利反覆地看了好幾次，然後說：

「我再三的反覆閱讀，得到一個結論。」

「是什麼結論呢？是不是認爲葛麗亞小姐是兇手的結論？」丹尼爾說。

貝利笑着說：「丹尼爾，我要再見郭部長的面，請你代我連絡一下。」

「是的，我馬上替您連絡，貝利先生。」

宇宙的危機

郭部長剛好在吃飯，他抬起頭說：

「嘿！貝利警探，很高興再見到你。你看過調查報告了沒有？」

「看過了，部長。還有跟葛麗亞也見過面了。」

「噢，很好。那麼兇犯是不是已經查出來了？」

貝利搖頭說：「還沒有查出來。不過我認為葛麗亞小姐不是兇手。」

郭部長似乎吃了一驚：「真的嗎？」

「是真的。」

「可是在兇殺案現場只有葛麗亞一個人呀。而且依照索拉利亞的習慣，不可能另外有人在那裏。請說明一下好嗎？貝利警探。」

「殺人必須有三個因素。第一是殺人的動機，第二是殺人的手段，第三是殺人的機會。如果動機、手段、機會三種都齊備，那個人就有兇手的嫌疑。」

「嗯，有道理。那麼你認為葛麗亞沒有那三個因素嗎？」

「我不敢說沒有。不過，即使她有了這三個殺人的因素，也都很模糊，現在讓我做個詳細的分析給你聽。首先是動機。部長，她有什麼理由殺害李肯呢？」

「這個我也不知道。也許葛麗亞是一個沒有理由就隨意殺人的劊子手。不，不。索拉利亞沒有那種精神病人。如果有那種血統的人，是不准結婚生孩子的。」

「其次說手段，就是用什麼方法殺人？部長，蘇爾博士確實驗過屍了嗎？」

「那當然。只是蘇爾博士觀看時，屍體已經被機器人們擦拭乾淨了。」

又是機器人，貝利在心裏想：機器人是湮沒證據的最好機械，可是更重要的是郭部長所說的一句話。

「郭部長，您說蘇爾博士『觀看』屍體？」

「用立體電視由各種不同的角度觀看就可以明瞭了嘛。」

貝利目瞪口呆，一時說不出話來。半晌，他再問：

「索拉利亞的醫生，是不是都不直接看病人？」

「偶而也會直接看的，因此大家都不願意當醫生。因為對方是個死人，所以用立體電視觀看就夠了。況且，當葛麗亞昏倒時，蘇爾博士還直接去為她治療呢。」

貝利想：繼續跟部長討論這一點也沒有用。於是他就說：

「好了，就相信蘇爾博士的驗屍報告吧。蘇爾博士在他的報告裏也寫着被害者的頭部傷得很厲害。

「貝利，不能說女人就沒有力量。我想那要看兇器。」

「那麼兇器是不是找到了？」

郭部長喝完杯子裏的水，在旁邊服侍的機器人立刻再給他倒滿。郭部長說：

「兇器沒有找到，我想大概是被葛麗亞藏起來的。」

「可是郭部長，您不是到處都搜查過了嗎？」

「當然，我指揮機器人們找遍每一個角落。」

「可是還是沒有找到嗎？」貝利不肯放鬆的繼續追問。

但是郭部長還是固執自己的意見，說：

「一定是被葛麗亞藏匿的。」

「是嗎？她有藏匿的時間嗎？根據報告記載，從機器人聽到葛麗亞的尖叫聲及呼救的叫喊聲，到機器人趕到現場爲止，只不過四、五分鐘的時間而已。部長，在這四、五分鐘內，

她有時間藏匿兇器嗎？」

雖然貝利這樣具體的分析，可是郭部長還是固執自己的成見。

「那尖叫聲也許是她的表演。說不定在更早的時候，葛麗亞已經殺害李肯了。」

「可是，機器人證實被害者進入實驗室是在葛麗亞發生尖叫聲的約十分鐘前。照部長的話來說，她必須在短短十四、五分鐘內跑離屋子到外面去藏匿兇器，又回來表演昏倒。部長這可能嗎？」

「那麼一定是用金屬器物處分裝置把兇器消滅掉。」

由於郭部長過於固執，所以貝利不得不提醒他。

「部長，你怎麼不相信自己寫的報告書呢，它記載曾經調查過金屬器物處分裝置，但是在四十八小時內沒有被使用過的痕跡呢！」

至此，郭部長也不得不折服了。

「這一點我也承認。因爲找不出兇器，所以不能確定葛麗亞是兇手。並且，我們調查的結果，機器人全部都在，也沒有人遞送兇器，但是如果葛麗亞不是兇手，那麼你的意見呢？

」

「我想葛麗亞以外，一定有真正的兇手。」

「那不可能。」郭部長斷然地否認。

「部長，您有沒有調查在現場目睹殺人的機器人嗎？」

「可是，在報告書也寫過，那個機器人的腦部已經發生故障……。」

郭部長說到這裏時，突然丹尼爾從旁插嘴說：

「貝利先生，那個機器人不可能目睹殺人呀。根據機器人法第一條，機器人如果發現人類將被傷害時它必須要阻止的。」

自己也是機器人的丹尼爾這樣說。但是貝利馬上反駁說：

「不一定那樣，也許那個機器人想阻止，可是來不及，因此它的電腦才發生故障的。我想，它也許在偶然的機會知道會發生殺人事件，所以它立刻趕了去但是已經來不及了，我猜它一定目睹了殺人。」

這一次，丹尼爾也沉默了，於是貝利繼續問下去。

「郭部長，那個腦部故障的機器人怎麼處理？是不是送去修理？」

郭部長搖頭說：

「不，雖然索拉利亞的機器人技術相當發達，也無法修理。所以照例送到分解工廠去。」

（又少了一個證據！）一切都被索拉利亞那機械般的習慣處理掉了，這樣如何進行調查呢？至此，貝利無法抑住湧上來的怒氣，大聲叫：

「郭部長，你們爲什麼叫我來呢？你們已經認爲葛麗亞是兇手，又消滅了所有的證據，把她逮捕算了。還要叫我這地球人來幹嘛？」

於是郭部長臉上露出困惑的神情，說：

「你太激動了，大概這裏跟你們的地底都市不一樣的關係。喂！歐羅拉人，請你巡察一下屋子內外，順便拿一些鎮靜劑來好嗎？」

丹尼爾點了頭就出去了。

「好不容易才能跟你單獨談話，貝利，本來我們邀請的只有你，可是那個歐羅拉人硬說

是你的好搭擋，就跟着你來。而且隨時都跟在你的身邊。我眞希望儘快跟你單獨談談呢。」

「部長，到底有什麼事呢？」

郭部長放低聲音說：「兇殺案當然重要，可是我更希望你偵查幕後的秘密。因爲李肯是因此被殺的。」

「是被葛麗亞嗎？」

「葛麗亞可能只是一名小卒，問題是葛麗亞所屬的組織。索拉利亞也有反對黨，也有秘密的地下組織。」

「那是眞的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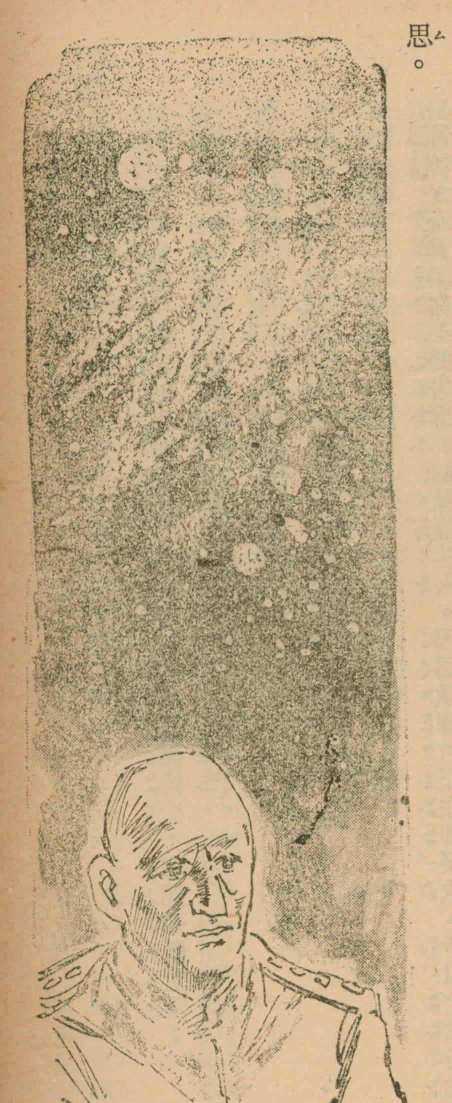
「當然是眞的。雖然現在還沒有確實的證據。不過李肯就是正在調查那個組織時被殺的。他是個忠實的愛國者，他曾告訴我這是全人類的危機，並且要探查清楚，最後他對我說，快要調查完畢，到時候要把全盤事實告訴我。」

貝利聽了不禁緊張起來。全人類的危機？這不是很嚴重嗎？

「部長，您爲什麼看上我呢？」

「因爲你是地球人。我們索拉利亞人由於人口太少，處理這種事沒有經驗。相反地，你們地球人口衆多，對於人類一定比我們有更深的了解。而地球人中，尤其警察是這方面的專家，所以在還沒有發生兇殺案以前，我就想請你們地球的警察來幫忙。剛好那時我聽到解決宇宙人兇殺案件的你，因此我認爲你是最合適的人選。」

貝利聽了郭部長誠懇的內心話，受了感動。對於剛才自己亂發脾氣，倒覺得有點不好意思。



「所以我想邀請你來，可是我的同志們都加以反對。這時恰巧這裏又發生了兇殺案，同志們也不得不贊成。」

貝利由心裏感激一向瞧不起地球人的宇宙人，向他開誠佈公，郭部長繼續說：

「總之。整個宇宙正面臨空前的危機，當然地球也免不了。」

聽完郭部長眞誠的話，貝利也誠意地回答。

「部長，爲了解救宇宙的危機，我一定盡我的力量去做。」

郭部長聽完貝利的話，才放下心來。拿起桌上的杯子，說：

「謝謝，不過請你不要告訴那個歐羅拉人。因爲歐羅拉正在懷疑我，所以才派丹尼爾來。無論怎麼說，歐羅拉是宇宙第一強國，我們當然無法拒絕。可是說不定歐羅拉也參與了這個陰謀，所以請你暫時還是保持秘密。」

說完，郭部長拿起杯子喝了一口。

「我知道了，假使……」

話還沒有說完，貝利突然從椅子上跳起來，忘記這是立體電視想跑到郭部長那邊。

郭部長正凝視手裏的杯子，用另一隻手抓住咽喉，痛苦的叫。

「哎喲！……喉嚨……好燙呀！」

杯子從部長的手上掉了下來。同時，部長也痛苦的倒下去。

證據又消滅了

這時丹尼爾剛好走進來，問：

「貝利先生，他怎麼啦？」

可是不等貝利的說明，丹尼爾就明白過來了，大聲叫：

「喂！郭部長的機器人，快來！你們的主人不得了了！」

馬上出現十多個機器人。其中三個人把部長小心地抬進去，其餘的收拾零亂的地板。

到底是歐羅拉國特派的丹尼爾不同，接着他又大聲叱責說：

「你們呆在那裏幹什麼！馬上搜查屋子的每個角落。如果發現了別的人，馬上來報告。」

機器人們立刻不見了。貝利低聲向丹尼爾說：

「那一定是毒藥。」

「大概是吧。」

「可憐的郭部長。好！我一定要找出兇手。對了，你馬上替我查查葛麗亞在不在家？還有從郭部長家到葛麗亞家的距離也查一查。」

說罷，貝利就走出客廳，在走廊踱來踱去，一個人沉思着。在這和平的索拉利亞國裏，突然發生了兩件兇殺案件，由此可知，部長所說的陰謀確實存在。

這個威脅整個宇宙及全人類的陰謀，到底是什麼？不論如何，為了地球人的名譽，我一定要偵破這個案件。

這時，丹尼爾快步走過來，說：

「貝利先生，葛小姐在家，並沒有出去。還有，她家距郭部長家，約有一千六百公里。」

「丹尼爾，你認為葛小姐和這個事件有關嗎？」

「看起來好像沒有直接的關係。可是也可能她唆使別人去做。因為一定有人在飲水裏下毒。」

貝利想了一會才說：

「我講給你聽，你想是不是這樣：兇手早就把毒藥放在飲水中。這樣，就是當時不在現場也可以達到目的啊。」

「所以我需要調查葛麗亞小姐今天一天的行動。」

丹尼爾似乎認定葛麗亞是兇手。他不知道貝利所想的卻是另外的事，貝利說：

「我們先回到客廳去，用電視看看郭部長的情形。」

郭部長的房間已經收拾乾淨了。三個機器人背靠着牆壁站着。貝利問：

「有沒有你們主人的消息？」

其中一位機器人回答：「醫生現在正在為部長診療。」

貝利想：反正還不是用電視在診視。他又問：

「有沒有危險？」

「還不太清楚。」

「搜查整座屋子的內外沒有？除了你們的主人之外還有別的人沒有？」

「沒有。屋子裏的每一個角落都搜查過，可是根本沒有發現有別的人。」

「那麼，事情發生之前，也沒有人來過嗎？」

「沒有。」

貝利點了點頭，心想：果然不出所料。

「我要和今天晚上部長用餐時，在旁邊服侍的機器人談話。」

「它現在正接受檢查。因爲它有一點小故障。」

「不過講話還可以吧？馬上給我帶來。」

可是三個機器人只點點頭，卻不去找。

「喂！你們怎麼還不去把它帶來呢？」貝利責問那個機器人。

丹尼爾從旁加以說明：

「這裏的機器人，互相以無線電連絡，服侍部長的機器人已經得到連絡，大概馬上就會

來了。」

果然，過了不久一個機器人歪呀歪的走了進來，原來它跛了一隻脚。貝利心想：爲什麼機器人不能完成任務或看見人類受傷時，都會發生故障呢？

「吃飯時，你給部長倒水了吧？水裏有沒有放入什麼東西？」貝利問。

「沒有。那是純粹的水。」

「那個水從那裏來的？」

「是從蓄水槽拿來的。」

「你拿來以前，水是不是放在廚房？」

「是的，主人喜歡不太冷的水，所以在一小時前就得準備好。」

在吃飯一小時前要先準備水，如果有人知道這件事，不就很容易下毒了嗎？

「好，你馬上給我連絡醫生，還有順便叫負責蓄水槽的機器人來。」

當貝利正在聽取蓄水槽的說明時，另一個立體電視顯像出來。一個頭髮已全白，年紀很老的宇宙人出現。貝利想他大概有三百歲以上，這人就是醫生蘇爾博士。

蘇爾博士深深地嘆了一口氣，說：

「幸好郭部長吐出大量的毒藥，目前雖然還不知道能不能脫險。不過至少有一點希望了。」

「博士，是那一種毒藥？」

「很遺憾，我不知道是那一種毒藥。」

貝利聽了啞口無言，半晌說不出話來。

「那麼博士，您是如何治療呢？」

「我只叫機器人給他按摩而已，其他的只好聽天由命了。因為二百年來，這種事還是第一次發生呢！我們根本沒有治療的經驗。」

貝利在地球上時，以為宇宙人是比地球人更進步的人類，可是到了這裏以後，漸漸地感到他們並不比地球人強多少，現在聽了蘇爾博士的話，更覺得他們根本沒



什麼了不起。心想如果在這裏生病的話就糟了。說不定會被『醫死』。於是貝利以命令的口吻說：

「那麼博士，請檢驗一下郭部長的蓄水槽是不是有毒。」

蘇爾博士懷疑的說：

「怎麼會在蓄水槽裏放毒？絕對不可能的。」

「也許是的。不過還是慎重一點比較好。」

的確，聽了機器人的說明也知道，蓄水槽的防禦非常嚴密，而且還有消滅所有的細菌的裝置。

不過查還是要查，如果搜查的結果沒有下毒的事實時，那麼，問題就在飯前的一小時。誰在這一小時內下毒呢？

蘇爾博士躊躇一會，說：

「如何試驗呢？」

「當然用動物呀！給動物喝蓄水槽的水就知道了啊。我們地球人即使不是醫生也知道這種方法，還有水裏剩下的水也順便試驗一下。」

「等一下，你說的是那一個水瓶？」

「你不知道那一個水瓶？就是機器人倒水給部長那個有毒的水瓶嘛！」

「可是那一隻水瓶可能已經洗乾淨了。因爲東西用過了，機器人會仍舊放着的。」

又是機器人！在索拉利亞既然有忠於職務的機器人在旁服侍，根本不會留下什麼證據了。

事情發生時應該叫他們保存才對。啊！這是什麼怪世界啊？

貝利心想：這樣必須改變搜查的方法，用普通的方法是查不出兇手的。

我知道怎樣下毒

丹尼爾說：

「越來越奇怪，剛才機器人報告說在過去的二十四小時內，沒有一個人進入部長的領地內。換句話說沒有下毒的人。」

貝利沒有理他，沉思一會才向丹尼爾說：

「我需要再和葛麗亞小姐見面。請你叫機器人連絡一下。」

當貝利一進入客廳，不由得吃了一驚。客廳的一半有一個擺滿晚餐的桌子。不久，葛麗亞出現。

「貝利，你好，不要呆的那個樣子。現在已經到了晚餐的時間。我們一起吃飯吧。」

「一起吃飯？」

貝利又吃了一驚。索拉利亞人不是最討厭、最怕見人的嗎？

葛麗亞露出笑容說：

「你們地球人眞奇怪。你想看看，我們索拉利亞人怎麼會眞正地和別人一起吃飯呢？你到自己的餐室去吃就好了。」

「可是我去了……。」

「你的機器人會替你準備好的。我們就在立體電視裏一同吃飯。」

丹尼爾看了看貝利點頭示意，因此貝利也半信半疑的站起來，走出客廳。於是奇怪的事，突然發生了。葛麗亞、餐桌及桌上的飯菜等，都跟着貝利移動。通過走廊時，葛麗亞與桌子也跟在他旁邊一同走。

進入餐廳時，機器人已經把貝利與丹尼爾二人份的飯菜都準備好。他一坐下來，葛麗亞和她的桌子剛好和貝利的桌子連接在一起。宛如眞正地面對着面吃飯。由於太過於美妙，貝利一時忘掉牆壁與地板的顏色及圖樣的不同。貝利喝了一口肉湯後問她：

「葛小姐，妳知道不知道郭部長正徬徨在生死邊緣？」

葛麗亞憂傷地說：「這件事情，實在太可怕了！」

「妳認識郭部長嗎？」

「認識。索拉利亞大部份的人都互相認識的。」

的確，互相認識也不奇怪。因爲人口只有二萬人而已。貝利又問：「那麼蘇爾博士也認識嗎？」

「當然呀，他是索拉利亞的名醫呢。」

貝利心想：如果蘇爾博士是名醫的話，我也可以算是名醫。

葛麗亞繼續說：

「索拉利亞的醫生實在可憐，時常需要和人見面，甚至要接觸病人的身體。不過蘇爾博士是個很親切的人呢。」

「前次事件妳昏過去時，聽說他也親自來看妳？」

「是的。他搭乘噴射機來給我打針，我醒過來時以爲博士是出現在電視上，因此當博士碰到我時，可眞把我嚇壞了呢！」

「索拉利亞的醫生似乎沒有什麼用處，不是嗎？」

「不會的。」

「當然我也知道妳們這裏沒有細菌，也不容易生病。可是，如果胃痛或心臟病突發時怎麼辦呢？」

「沒有辦法呀！那時醫生只好打些止痛針減少病人的痛苦而已。不過在索拉利亞很少有

這種病人呢！」

「為什麼呢？」

「因為有病的人，政府不許他們結婚、生孩子。在索拉利亞對於遺傳的研究非常進步。他們想辦法使病人的血液不傳給後代，所以很少有病人。」

貝利吃了一驚。於是葛麗亞又繼續說：

「我先生李肯，對於這一點特別熱心。因此才去當育兒教師呢。」

「哦，我剛來時，郭部長曾跟我提過。可是我不明白，育兒教師是做什麼？」

「在我們索拉利亞，胎兒還沒有在母親的肚子裏成形以前就把他拿出來，放入育兒箱裏撫養。」

貝利目瞪口呆，說：

「豈有此理！」

「這樣，比他在母親的肚子裏成長更能好好照顧。而且，如果帶有不良血統的嬰兒也可以在出生以前處理掉。李肯就是從事那些工作的。」

多麼殘酷無情的處置！難道這也是人類的社會嗎？科學過於發達就會做出這樣愚蠢又無人道的事情？所以他們永遠不會像我們地球人一樣，父親、母親、孩子們住在一起，享受天倫之樂。

「然後，從育兒箱『生』出來的嬰兒，如何養育呢？」貝利問。

「在尚未成人以前是育幼院裏養育的。李肯和一個助手正在做那些工作。」

「只兩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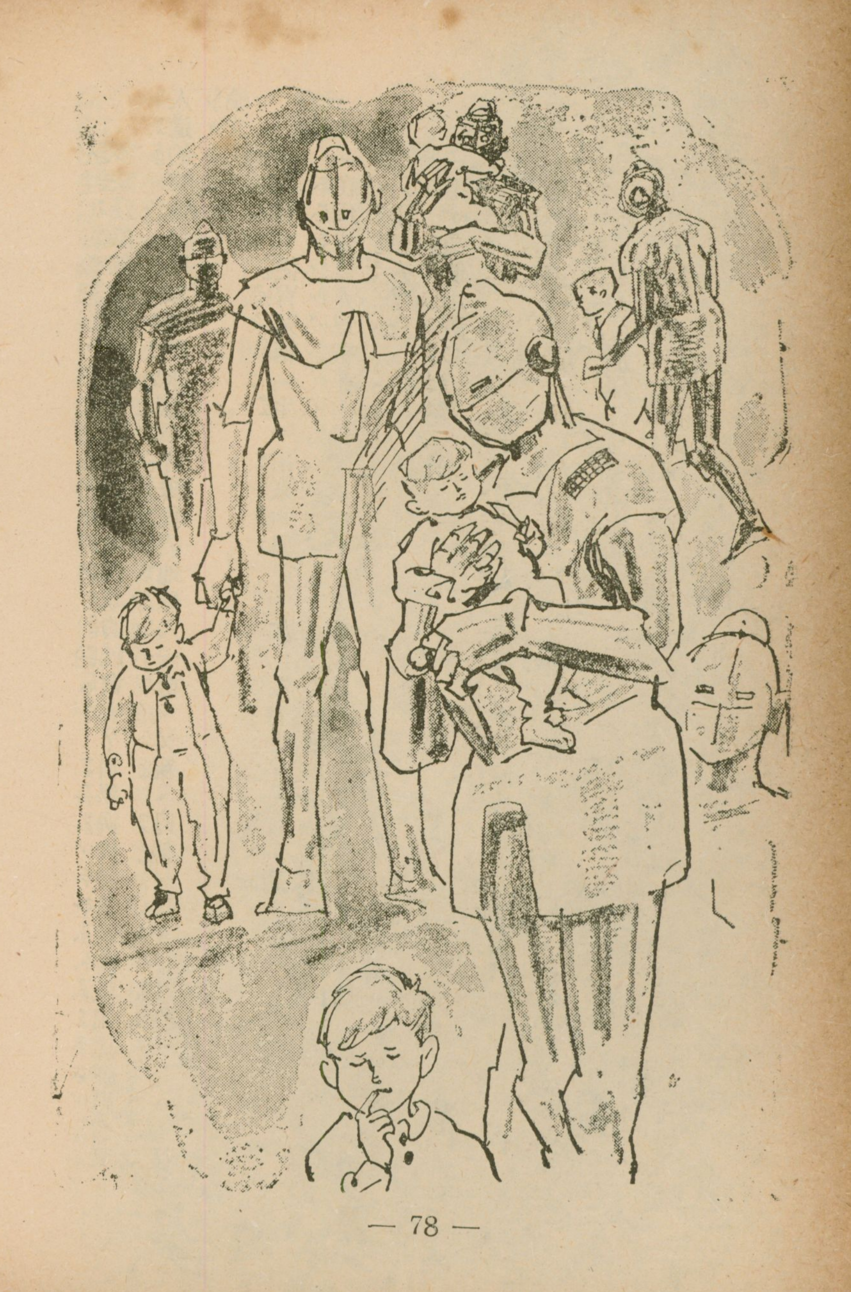
「不，還使用許多機器人呢。」

又是機器人！連養育孩子也是機器人。眞是奇怪的國家。葛麗亞說：

「雖是小孩，也是一個『人』嘛，所以這種直接跟人接觸的工作，沒有人願意做。李肯雖然也討厭見人，可是却自己志願去的。」

貝利想，待一會兒應該到那一所育幼院去調查一下，不過現在不願意再聽這些話，於是他轉變話題。

「葛小姐，妳對郭部長被下毒一事，有什麼意見嗎？」



「這眞是一件太可怕的事情，我都盡量不去想它，因爲最近可怕的事情發生的太多了。不過我想，也許不是毒藥。貝利，事情發生時，有人在附近嗎？」

「沒有。」

「你看，沒有人在的話，怎麼能够下毒呢？」

「下毒的方法還不簡單，我甚至連下毒的方法也知道了。」

貝利說了，連丹尼爾也吃驚的望着他。葛麗亞也一時吃驚地屏住呼吸，一會兒才說：

「我完全不知道。那麼你知道誰是兇手嗎？」

「這個還不知道。不過殺死李肯先生的人和想毒殺郭部長的人應該是同一人。」

「眞的嗎？」

「不會有錯。郭部長已經開始了解李肯被殺的理由，因此，兇手感到自己的處境很不安全，所以才想殺郭部長的。」

葛麗亞飯後邊吃水果邊說：

「嗯，這很有道理，那麼我應該是無罪的呀。因爲我一次也沒有到過郭部長的領地。你

說對不對？」

貝利故意沉默了一刻，一會兒才說：

「起初，我想妳不是兇手。不過當我了解毒殺郭部長的方法以後，就懷疑起來，不知道到底誰是兇手。因爲這個方法很簡單，凡是索拉利亞人都會，不管他在不在現場。」

葛麗亞聽了握緊拳頭，咬牙切齒的說：

「貝利，你在懷疑我嗎？」

「我並沒有那麼說呀。」

「一定是的。所以才用話來套我。你表面僞裝同情我，背後卻在懷疑我。眞是卑鄙的地球人！」

葛麗亞氣憤得高舉水果刀，貝利說：

「葛小姐，水果刀殺不到這裏。」

「不用你說我也知道。我是索拉利亞人，早就習慣立體電視了。」說罷就關掉電視，她的影子立刻消失。

丹尼爾馬上說：「貝利先生，您還是懷疑葛麗亞小姐嗎？」

「不，我只是想知道葛麗亞的性格，以及其他許多人的性格。」

「您也看到她脾氣很壞呀，所以說不定一生氣起來……」

貝利又搖頭說：

「這回的毒殺未遂事件，是事先經過詳密計劃的罪案，不是脾氣暴躁的人所能做的。」

丹尼爾聽了還是不太懂的樣子。貝利不管的說：

「丹尼爾，有二件事想請你幫忙。」

「是什麼呢？貝利先生。」

「一件是連絡蘇爾博士，打聽葛麗亞昏迷時的情形，及治療所費的時間，另一件，誰是國防部長的繼任者，最好，明天早上讓我能見他。」

貝利心想明天一定要徹底的調查一番。

宇宙人害怕了

當天晚上，貝利到圖書室翻閱有關索拉利亞的歷史。

二百年前，索拉利亞只是奈克遜行星的別墅衛星。由於索拉利亞的土壤、氣候等一切都與地球極爲相似，所以被選爲別墅星。也因爲是別墅星的關係，才使用許多機器人替代僕人。不久，他們認爲一切東西都在索拉利亞生產的話更爲經濟方便，於是就在索拉利亞製造機器人；又使用機器人來發展農工業。因爲別墅地方本來人就不多，所以機器人反而比人多出許多來，後來由於機器人的產量過多，所以才把多餘的機器人輸出到別的宇宙國家。

這麼一來，住在索拉利亞的奈克遜人人認爲在此永住更能享受豪華的生活，就脫離母星奈克遜獨立爲索拉利亞國。同時爲了達到豪華生活的水準，一面禁止來自別的星球的移民，一面把自己國民的婚姻、產兒加以限制，所以每一個人才可以永久住在廣大的土地。不過大家的住所相距太遠，不易見面，就研究出立體電視，使得大家隨時都能透過電視互相見面。日子一久，漸漸地都不願意跟人見面，甚至害怕與人見面。

看完了書，貝利自言自語說：

「原來如此，所以索拉利亞人都不願意見我，眞是怪習慣。」

次日早晨正在用餐時，丹尼爾說：

「貝利先生，三十分鐘後奧文先生要見您。」

「誰是奧文？」

由於丹尼爾說得太突然，貝利莫名其妙。丹尼爾解釋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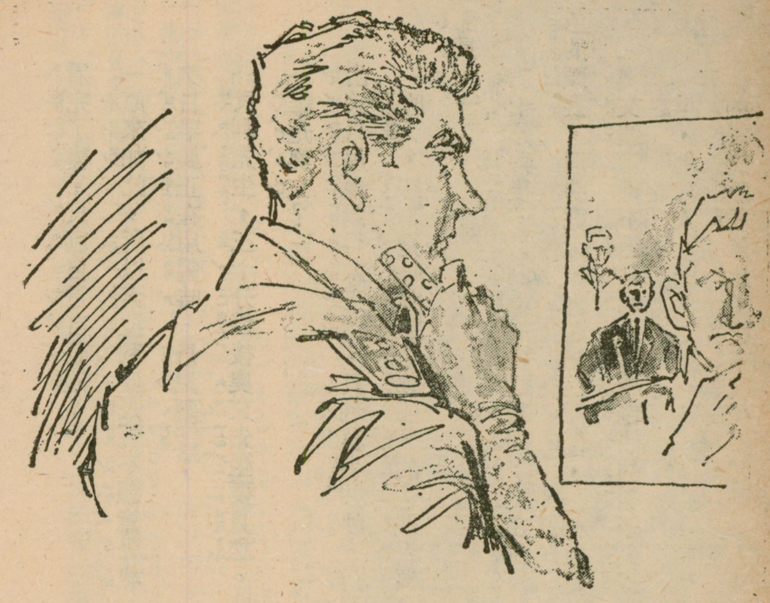
「昨天，您不是叫我連絡郭部長的代理人嗎？奧文先生是國防部次長，現在正代理國防部長。」

三十分鐘後，貝利透過電視看到了正在刮鬍子的代理國防部長奧文，高高的個子，青銅色的頭髮，肩膀寬大，看起來很傲慢，是個典型的宇宙人。

奧文連看都不看貝利，繼續刮他的鬍子，說：

「早，地球人。」

他的語調驕狂無比，根本就瞧不起地球人。貝利聽了不由得怒氣沖天。



「還早哇？先是發生了兇殺案，接着又有人被下毒，應該不眠不休地搜查兇手才對呀！」

可是奧文卻冷冷地說：

「你說是毒殺？但是郭部長由於及時吐出，所以已經脫險了。而且也沒有下毒藥的證據。」

貝利吃驚地問：

「誰敢說那不是毒藥呢？」

「蘇爾博士。」

「蘇爾博士懂什麼？我是親眼看到郭部長抓着喉嚨倒下去的。」貝利大聲說。

但是奧文仍用那冷冰冰的口調說：

「總之，在那屋子附近沒有可能下毒的人。」

貝利聽了不覺叫出來。

「你還說什麼？郭部長也說過，那事件的背後有可怕的陰謀……」貝利突然想到和郭部長的約定，所以說到這裏就斷了。因爲不能讓歐羅拉的丹尼爾聽到。

丹尼爾有點莫名地望望貝利，貝利只得咳了一二聲再說。

「不是說索拉利亞的反對黨可能跟這個事件有關了嗎？你怎麼那樣悠哉呢？」

奧文瞪了貝利一眼，輕蔑地說：

「索拉利亞根本沒有什麼反對黨。郭部長雖然是個好人，可是也是一個幻想家。他聽到你的名聲後，就極力主張叫你來，而且還接受連歐羅拉人跟你一道來的條件。我們開頭就認爲沒有這個必要，本來李肯一定是被葛麗亞殺死的。至於動機、方法，我想不久就可以明白。但是你還說什麼郭部長是被毒殺，眞是笑話。我看你還是回去的好。」

「回去？你是說叫我回地球去？」

「不錯，回你的地球去。」

貝利想了一會，然後笑着說：

「不，我不回去。」

「你不回去？喂，是我們僱用你來的呀。」

「我不回去。當然你是偉大的宇宙人，那我只不過是一個地球人，但是我敢說其實你只是害怕我這個地球人，才叫我回去的。」

「什，什麼！你這地球人！」奧文氣得滿臉通紅，揮動着手，好像要撲過來的樣子。

可是貝利一點也不畏懼，從容地說：「你怕如果繼續調查，可能自己也會像郭部長一樣遭到毒手。」

奧文怒氣已到極點，大聲叫嚷：

「你，立刻給我從索拉利亞滾出去！」

貝利泰然自若地說：

「奧文先生，你那樣說，不怕得罪歐羅拉國嗎？我雖然是你所瞧不起的地球人，可是丹尼爾是宇宙第一強國歐羅拉特派來的。現在所有的宇宙國家都在關心你們索拉利亞發生的陰

謀。你如果趕走了我們，立刻就會有宇宙艦隊來貴國訪問呢！」

奧文這時才注意到丹尼爾，於是態度立刻變得溫和。說：

「我國絕對沒有什麼陰謀。」

可是貝利仍然不放棄追問：

「但是郭部長確實曾經說過陰謀的事呀。丹尼爾也知道。」

不知內情的丹尼爾不知所云的望着貝利，但是貝利不管他，繼續說：

「我也想早些回地球去。我才不願意住在這個充滿機器人的地方。可是在沒有破案以前，我不但不回去，而且今後要照我自己的方法去搜查。現在我要求你給我直接見人的許可證。」

奧文又氣憤又害怕的說：

「那是不可能的。我們誰也不願意直接見人。」

「奧文先生，難道你願意看到宇宙艦隊來訪嗎？」

至此，奧文代理國防部長垂頭喪氣的說：

「讓我考慮考慮吧。」

現在情勢已經一面倒，貝利不客氣的說：

「請快一點呀，我在一小時內需要訪問許多地方呢，我已經厭倦電視訪問了。」

說完就回頭向擔任電視的機器人說：

「把電視關掉。」

貝利自己先把電視關掉，同時，目瞪口呆地望這邊的奧文影像也消失了。

貝利想：眞想讓地球的同胞們看看這個情景，地球人並沒有害怕宇宙人的必要，他們和我們還不一樣是人？

不要服從機器人的命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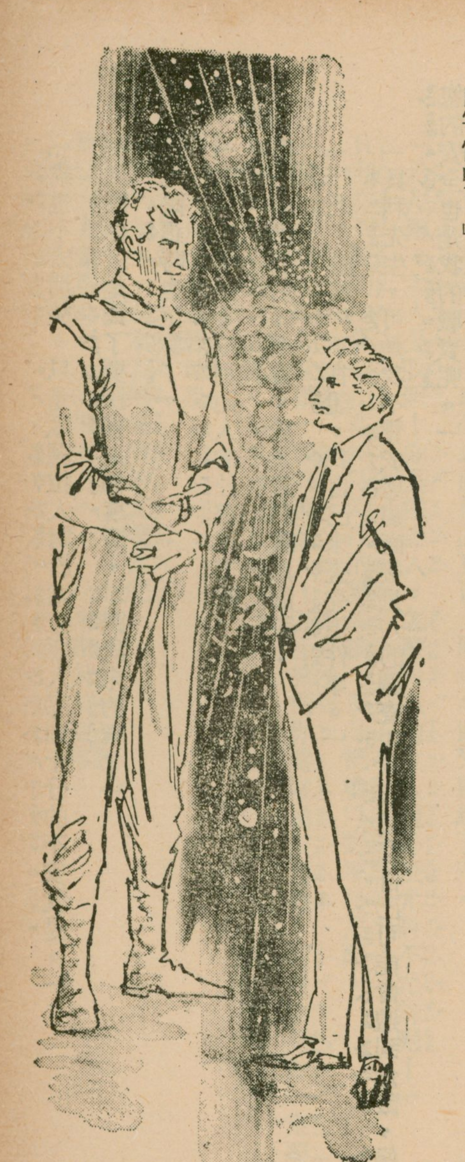
丹尼爾這時才說：「貝利先生，您說什麼陰謀的事，我根本不知道呀。一定是郭部長叫您不要向我洩漏，是不是？」

丹尼爾不愧爲歐羅拉的名偵探，但是貝利默然不開口，丹尼爾只好繼續說：

「我也感到自從您與郭部長兩人單獨談話以後，您的態度有點不同，我想一定有什麼事發生，我利用你們人類給我的常識與智慧去推想，那必定是一項危及宇宙的陰謀。」

貝利聽了不覺吃了一驚，說：

「你怎麼知道的？丹尼爾我問你，爲什麼僅僅二萬人的索拉亞國會威脅到有幾十億個人的宇宙呢？」



「我也不太清楚。只是歐羅拉人對於索拉亞人感到十分的不安就是。」

「那麼你就是爲了要探查這個事情，才跟我來的嗎？」

丹尼爾這時也沉默了。

「你們到底怕索拉利亞人的什麼地方呀？」

丹尼爾仍然閉口不言。於是貝利毅然的說：

「好吧！既然你不肯說，我自己來查究這件事。」

「貝利先生，可是我不贊成您要直接見人的調查法。因爲您自己可能會遭到危險，保護您的安全也是我的職責呢。」

「沒有關係，我習慣這種調查法，你大可不必擔心。」

可是丹尼爾仍堅持說：

「貝利先生，我不能允許您直接見人。」

貝利聽了，不禁心頭冒火，反問：

「你不能允許？」

「是的。請您想一想郭部部長差一點被毒死的情形。下次一定會輪到您的頭上來。所以怎能够允許您離開這座安全的屋子到危險的外面去呢？」

「那麼你想怎樣留住我呢？丹尼爾。」

「必要時，我可以訴諸於武力。因爲我比您强壯呢！」

貝利想：機器人是多麼難以應付的東西，同時心頭又冒起了火。

「丹尼爾，主人是我呀！你是機器人，怎麼可以向主人說什麼允許不允許呢！」

貝利從西裝的內袋取出在地球時用的熱線槍，並且把槍口對準丹尼爾。

「我一向沒有把你當做一般的機器人，甚至於把你當做朋友看待。可是如果你一定要妨害我，我不得不使用這個。」

可是丹尼爾却鎮靜地說：

「貝利先生，請看看熱線槍的充電計吧。」

貝利看了充電計，不由得愣了一下，原來指針指着零。

「是你幹的？」

「是的。因爲索拉利亞沒有這種武器。您携帶著說不定反而給您惹上麻煩，況且，一旦您遇到危險時，也用不着那個，我一個人就足够保護您的安全了。」

貝利咬着嘴唇想：是不是有好辦法，能使丹尼爾不得不服從他，讓他自由操縱？忽然他想到一個妙計，就厲聲說道：

「丹尼爾，你是眞的機器人嗎？精於製造機器人的索拉利亞人也以爲你是眞正的人，我想你也許就是眞正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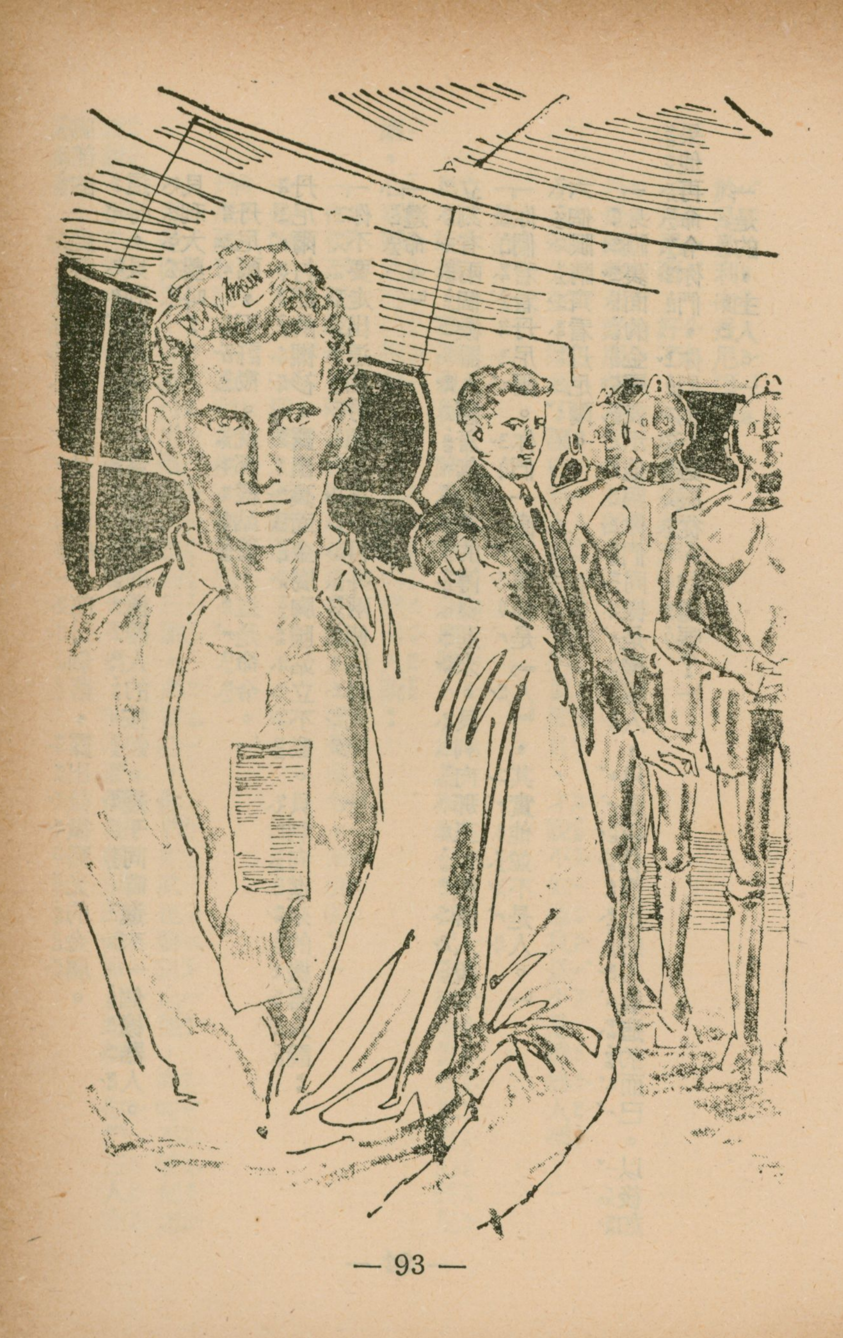
「貝利先生，您說得眞奇怪。上次在地球上發生的宇宙人兇殺案時，我已經把我是機器人的證據給您看了嘛。」

「不，你大概不是那個丹尼爾，在地球上活躍的丹尼爾是模仿你做的機器人，而現在在此的你一定是眞正的歐羅拉人。」

「沒有那囘事。」

「那麼給我看看證據，丹尼爾，這是命令。」

於是丹尼爾解開襯衫的鈕釦，襯衫下是跟人類的皮膚沒有什麼兩樣。丹尼爾用手把自己



胸部的一處輕輕地扭動，於是皮膚的一部份剝落，露出微微發光的金屬。

這時，貝利已經壓下叫索拉利亞的機器人的按鈕。幾乎同時進來一個機器人。

貝利大聲叫：

「丹尼爾，不許動。就那樣站着，這是命令。」

丹尼爾打開的襯衫，露出裏面金屬胸膛站立不動。貝利向進來的機器人說：

「你不要走出這個房間，馬上再叫兩個機器人來。」

「遵命。」

立刻有兩個機器人應着無線電的傳喚進來。貝利向那三個機器人說：

「你們看看丹尼爾。你們一直以為他是『人』，其實他並不是人。」

六個眼睛齊看丹尼爾。

「身體裏面的金屬表示他跟你們同樣是機器人，只是模仿眞正的人製造的而已。以後如果他再命令你們，你們也不必服從。知道嗎？」

「是的，主人。」

於是貝利向丹尼爾說：

「丹尼爾，好了，可以整裝起來。」

丹尼爾整理好服裝後溫和的說：

「貝利先生，您爲了讓機器人們知道我的眞面目，才說不知道我是不是機器人嗎？」

「是的。」

貝利說罷，移開視線。雖然對方是個機器人，但是欺騙一個自己已把他當做朋友的丹尼爾，心裏難免有些抱歉，於是貝利又向機器人說：

「你們不要把丹尼爾的眞面目告訴任何人，這是命令，知道嗎？」

「是的，主人。」機器人們說着。

丹尼爾也說：「貝利先生，謝謝您。」

「可是你們不能讓丹尼爾阻止我的行動，必要時，你們動武也要阻止他，同時不管他怎麼說，不准讓他見任何人，就是用電視也不行，也不要讓他跟別的機器人連絡，你們三人在這裏看着他，知道嗎？」

「是的，主人。」

機器人們齊聲回答。丹尼爾也說：

「貝利先生，我已經無法勸止您了。如果因此您受了傷，我也就會自動故障。可是我也沒有辦法。我只能祈禱您平安無事。」

「丹尼爾，你不要過分耽心了。爲了解救宇宙危機，即使我犧牲性命也沒有關係。」

「我不懂您所說的意思。」

「那是因爲你是機器人的關係。人類能有長足的進步，就是因爲人類有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的精神。」

說罷，貝利準備走出房間。機器人們立刻包圍丹尼爾。這時進來了另一個機器人，向貝利說：

「主人，奧文代理部長有信給您。」

那是一張許可證，准許貝利及丹尼爾可以直接見任何人，並且註明要大家盡量協助他。

採訪育幼院

貝利立刻命令擔任立體電視的機器人。

「我想見見李肯服務的那所育幼院的助手。你馬上替我連絡。」

機器人回答說：

「李肯先生的助手住在育幼院裏，那裏現在還是深夜，那位助手也許正在睡覺。」

「不管他，馬上給我連絡。」

不久，立體電視顯出了一個年約三十，一看就知道是宇宙人的女子。她揉揉惺忪的眼睛，不高興地說：

「先生，你知道現在是幾點鐘嗎？」

「我知道。因爲我現在要到貴院去，所以先跟妳連絡。」

「要來我這裏？等一下，讓我洗個臉，再帶你去看看院裏的各地方好了。」

「小姐，我不想在電視裏訪問，我要直接見妳。」

她瞪大眼睛，說：

「你是不是神經有問題？最後調查遺傳子是什麼時候？」

「幹什麼！你們什麼事就說遺傳、遺傳，以爲只要搞好遺傳就不會生病？眞莫名其妙！我是特地來此調查兇殺案件的地球人。」

「什麼？地球人！眞的嗎？」她不相信似地又揉揉眼睛。

「我是眞的地球人。到現在爲止，我還無法斷定葛麗亞是兇手。所以想到貴院去調查一下。」

「可是……」

「這裏有國防部長的許可證，希望妳能見我。」貝利拿出許可證給她看。

「我眞的不願意直接見人，可是現在也沒有辦法了。好吧，你來好了。但是要離開我遠一點，可以嗎？」

「好的。」

貝利馬上搭乘事先準備好的噴射機飛往育幼院。當噴射機着陸時，育幼院裏的機器人們

正在機場迎接。

不久，就見到育幼院的代理人，貝利就問她：

「小姐，請問妳的姓名。」

「我叫克莉莎。」

「妳喜歡這個工作嗎？」

「誰喜歡？李肯先生雖然沒有說出來，可是心裏也一定不喜歡這個工作。不過在索拉利亞，這是最重要的工作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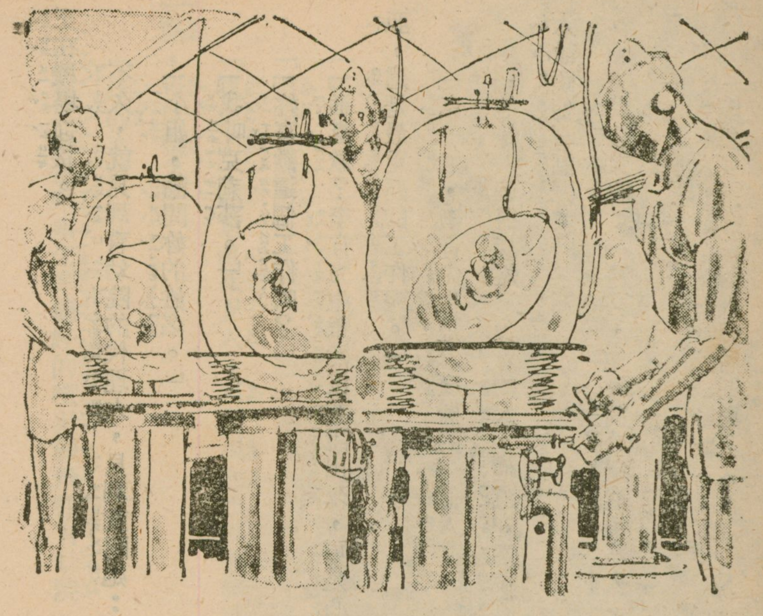
「克小姐，李肯先生是怎麼樣的一個人？」

「他是一個很規矩又負責的人。他遵守索拉利亞的一切習慣。不過也有點嚴肅，我都不太敢跟他講話呢。」

克莉莎又說：「還有，他很精於操縱機器人。在這裏，那是非常重要的事。」

「爲什麼？」

「因爲要指揮機器人養育嬰兒長大，並不是一件簡單的工作呢。」



「這裏到底收容到幾歲的孩子呢？」

「十五歲。」

「那些孩子都由機器人養育嗎？」

貝利想到沒有父母的愛的孩子們，心裏眞爲他們難過。

「當然嘛！難道你以爲我們要直接和孩子們接觸？都是利用立體電視呢。只要我們下命令，機器人馬上會照我們的命令去做，這有什麼不妥？好了，不要再問了。我帶你去看看。」

克莉莎領着貝利到代替母親肚子養育胎兒的育兒箱室。

二層玻璃板的裏面，擺滿了育兒箱。

全是用玻璃製成的，可看到小小的胎兒浮在裏面。機器人們正在查看溫度及注入育兒箱內的營養品，看了那些紅咚咚尚未成人形的東西，眞令人噁心，可是克莉莎卻得意的說：

「由於這個裝置發明成功，再也沒有一個母親因生產而吃盡苦頭，甚至死亡。我們每個月接受大約有十五個到二十個胎兒。」

「這種育兒所，索拉利亞只有這一所嗎？」

「是的。我們以每個人活三百歲的壽命來計算還要始終保持二萬人口，所以只有這一所就夠了。」

貝利沒有注意聽克莉莎的說明，只是在心裏想：這也是人類的社會嗎？難道文明進步，就會變成這個樣子嗎？

克莉莎又說：「我們再看看育兒室與少年宿舍。剛才我也講過，這裏全是讓機器人管理，可是育兒方面不能全部依賴機器人，這個工作還相當麻煩呢。」

「貝利先生，我看你來這裏調查也不見得會得到什麼結果，橫豎兇手一定是葛麗亞嘛。」克莉莎邊走邊說。

貝利搖頭說：「不一定喲，還有別人也可能是兇手呢。」

「不可能吧。那麼還有誰有兇手的可能？」

「嗯，比如說像妳。」

育兒機器人

克莉莎聽了狂笑不已。笑得使貝利躭心她會笑破肚皮。一會兒，她才收斂笑容，說：

「我也可能是兇手，這話怎麼說呢？」

「因爲妳跟李肯先生常在一起，一定很熟悉他的各種習慣，所以容易計劃殺人。」

「你認爲我可以和他接近到用手拿東西打他的頭嗎？」

「可是，妳不是習慣見人了嗎？」

「不是人，是小孩子嘛。」

「小孩子也是人，而且妳現在見我，似乎無所謂的樣子。」

「那是因爲還相距七、八公尺的關係呀。」

「可是索拉利亞的人只要一聽到我要見他（她），就變臉色，大爲惶恐不安呢。」

這回，克莉莎也生氣了。

「先生，本來我也不願意見你，只是你拿出什麼許可證一定要見我，我也沒辦法才見你的。你不要找麻煩好嗎？」

「找麻煩嗎？我想這是事實呀。」

「好吧，那麼我讓你一步。可是李肯先生與李彪先生一樣的嚴肅，是種根本不容易親近的人。即使我可以忍受見他，他可不能忍受見我。他只允許一個人見他，就是他的太太，而且見面也要隔一段很遠的距離呢。」

「還要隔一段距離？」

「是的，他對自己也是這樣的。他說結婚是索拉利亞人的義務，每月一次的見面也是索拉利亞的習慣。他是一個十分忠於索拉利亞習慣的人，因此才結婚，見太太。可是他怎麼會見太太以外的人呢？」

貝利聽了，也覺得她的話很有道理。

「嗯，原來是這樣的啊。剛才妳說那個李彪先生是誰呀？」

「他和李肯先生一起研究機器人，也是最討厭見人的。」

於是貝利又把話題轉回原來的問題。

「不過，妳還是有殺害李肯先生的動機。」

「有什麼動機？」

「因為李肯先生死了，妳才能成為這裏的院長啊？」

「嗯！你這個人眞是，誰願意幹這個工作？誰願意當這裏的院長？你知道大家為什麼特別愛護李先生嗎？因為他是志願擔當人人所討厭的工作的關係呢！地球人，稍微動動腦筋吧。」

理所當然，貝利也就啞口無言。

看到貝利似乎理虧的樣子，克莉莎才心滿意足的帶他到育兒室。

育兒室裏有許多嬰兒，有的哭叫，有的睡覺，也有的在吃牛奶。再過去一間是幼兒的遊戲室，每一個嬰兒或幼兒都有一個機器人跟隨照管。

「是機器人代替媽媽呀！」貝利嚇呆了。

「他們幹得不錯吧？不過孩子們再大一點，機器人會感到很吃力。」

「為什麼？」

「因為孩子們喜歡大家在一起玩耍呀。」

「那是當然的嘛？人總是樂羣的。」

克莉莎好像聽到不潔淨的事情一般地皺了皺眉頭。

「那是因為孩子們還喜歡和動物接近的關係，等到他們十歲時，就可以忍受一週一次在電視和朋友見面呢。」

「我想那是你們強迫他們習慣的。」

「強迫？我們只是教養他們更像一個人而已。規定他們每天單獨生活的時間，年齡愈大愈漸漸增加這個時間。」

貝利聽了聳聳肩，沒有說話。

克莉莎又繼續說：「可是問題在孩子們根本瞧不起那些負責教養工作的機器人，因為孩

子們很快就知道機器人不會傷害人類，於是就亂搞亂鬧，不停地淘氣。」

「噢，是這樣。那麼妳們怎樣解決這個問題呢？」

「李肯和李彪二位先生，本來一同研究製造能夠眞正教養孩子的機器人。就是說能夠了解雖然打、罵孩子，可是這並不是傷害他們，而是眞正爲孩子們的前途著想。」

貝利聽了，心裏有所感觸，就問：「可是要製造那樣的機器人，就得修改機器人法的第一條。」

「不，李肯先生說過。那樣的機器人才是眞正了解第一條的機器人。因爲在這個時候不好好教養孩子，將來孩子變壞了，就等於傷害人類一樣。」

雖然克莉莎這樣說。可是貝利仍感到這種機器人，似乎具有危險性，所以再追問她。

「克小姐，李肯先生的研究完成了沒有？」

「非常可惜，還沒有完成。」

貝利向克莉莎挨近一步，問：「克小姐，妳知道不知道李肯先生被殺時，有一個機器人也在現場嗎？」

「我聽說過了。」

「是怎樣的機器人呢？」

「妳去問李彪先生好了。他是跟李肯先生一同研究機器人的學者呢！」

貝利把李彪這個名字記在懷裏的記事本裏。

克莉莎又說：「我們到野外去看看。五歲到八歲的孩子們都在外面玩呢。」

走到野外，看見許多孩子在草地上天眞活潑的跑著、叫著。監督的機器人在中間走來走去地照顧他們，克莉莎說：

「爲什麼孩子們那麼喜歡玩耍呢？」

貝利沒有回答她的問題，卻指在另一方的孩子們，問：

「克小姐，那些較大的孩子們在做什麼呢？」

「那是立體電視。其實，孩子們並不在那裏。利用電視也可以一起散步、一起談天或一起遊戲呢。」

貝利驚訝得瞪大了眼睛。在野外也可以用立體電視，而且還跟眞正的景況幾乎一模一樣

！

忽然克莉莎叫喊：「呀！那個小孩跌倒了。」

一個機器人馬上跑去。克莉莎又說：

「機器人會把孩子扶起來或抱起來。如果小孩子受了傷就會叫我，我眞不願意去，可是

也不得不去。」

貝利走入一棵樹下說：

「我在這裏休息一下，沒有關係吧？」

克莉莎站在離他約七公尺的地方，說：「沒關係。你累了？」

「沒有，沒有……。」

貝利話還沒說完，突然克莉莎大聲叫喊：

「小弟弟！你幹什麼？」

接着尖叫一聲：「地球人！危險！」

貝利聽到克莉莎的叫聲，敏捷的臥倒地面。

「颼！」的一聲，不知什麼東西射進旁邊的樹幹上。

毒箭的祕密

貝利臥倒在地面上，集中所有的精神注意周圍的動靜。一會兒，他判斷已經沒有什麼危

險了，才慢慢地站起來。

克莉莎正在嚴厲叱責一個小孩子。一個機器人默然地站在小孩子的旁邊，小孩子的手裏拿着弓箭，貝利凝視着刺進樹幹的箭，然後伸手把它拔出來。箭頭雖然不很尖銳，可是那時如果沒有及時臥倒，一定會刺進皮膚裏。貝利向那個小孩子瞪着眼睛說：

「小弟弟，射箭的就是你？」

那少年毫不在乎的說：「是呀。」

於是又抽出一枝箭搭在弦上，向空中射出，然後就大聲笑起來。克莉莎叱責說：

「待一會兒處罰你。回去！」

貝利阻止她，說：「等一下，我有事情要問他，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比克。」

「如果不是克小姐及時提醒我，箭就射中我了。」

比克聳一聳肩，說：「當然呀，我本來就是瞄準你的。」

「貝利先生，射箭是一個人也可以練習的運動，所以在索拉利亞很風行。不過，這個孩

子也許是把你當做機器人呢。」

克莉莎急忙加以辯解。貝利不理她，仍向少年問：

「比克，你以爲我是機器人嗎？」

「不是啊，你是地球人嘛。」

「是的。好，你去吧。」

比克走了，貝利厲聲詢問那機器人。

「比克射箭時你在旁邊照顧他？比克怎麼知道我是地球人呢？」

「是我告訴他的。」

「你怎麼告訴他？」

「我告訴他地球人身上帶有許多病菌，是我們索拉利亞不容許的劣等人種。」

貝利眞想一拳把這個機器人擊倒，可是他忍耐着說：

「誰教你的？」

機器人絕對不會知道貝利是地球人，一定有人告訴他。可是機器人只默然地站着。

「你知道嗎？因爲你告訴那個少年我是劣等人種，他才想射我。可是你爲什麼不阻止他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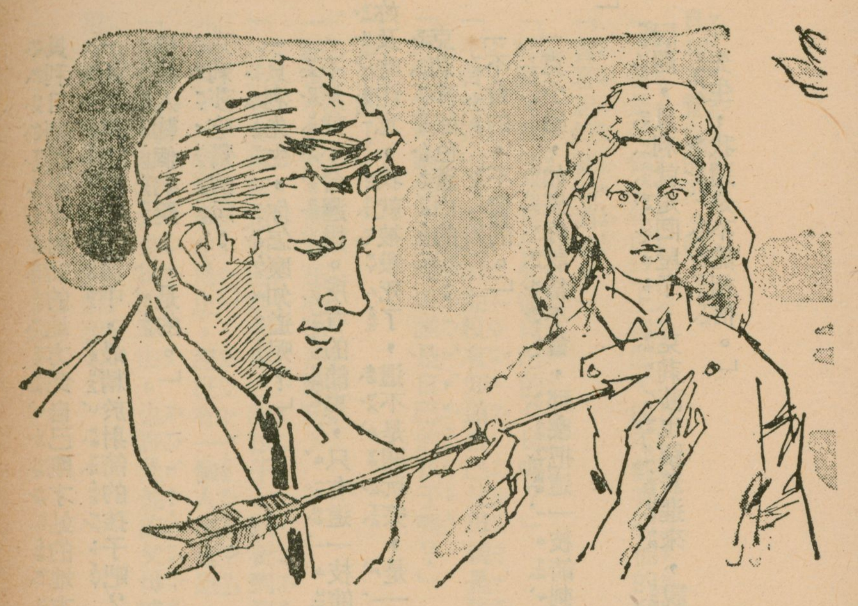
「我想阻止他，但是來不及了。」

貝利想：我雖然沒有受傷，不過剛才差一點就發生事情，可是這個機器人却蠻不在乎地站着。爲什麼？

「當時，你一定認爲我這個地球人不是完美的『人』，所以躊躇一下，才來不及阻止的吧。」

「不是的。」

雖然機器人否認，但是說不定有人那樣教他呢。



貝利把機器人拿在手裏的箭和射他那一枝比較了一下。

「你是拿這些箭站在這裏的嗎？爲什麼只抽出這一枝給比克呢？」

「沒有什麼理由，隨便拿給他的。」

「是嗎？只有你拿給比克那一枝箭翎的顏色是灰色，其餘的都是黑色的。」

機器人沉默了，只是一直凝視那一枝箭。於是貝利又問：

「是你帶那個少年來這裏的嗎？」

「是的，隨便走來的。」

貝利目測從少年射箭的地方到自己剛才站的地方的距離，然後說：

「比克是這些孩子當中，最精於射箭的孩子吧？」

機器人鞠個躬說：「是的。」

克莉莎吃驚的說：

「貝利先生，你怎麼知道呢？」

「不然就不合邏輯。所有的箭裏，只有這一枝箭頭似乎上了油。這是一枝毒箭，如果不是妳及時注意，我就被殺死了，這不是開玩笑，是一件預謀的案件。」

克莉莎臉色蒼白的說：

「不會的，不會的。」

「克小姐，如果妳認爲不會，那麼把這一枝箭刺進這裏的動物身上，看看會有什麼反應？」

說罷，貝利就走回屋子，克莉莎也跟着進來，說：

「先生，我還是不能相信。」

貝利不管她的話，說：

「不會是那個少年自己上毒的，能不能查明他的父母親是誰？」

「看看記錄就知道了。」

「那麼，那個少年也知道自己的父母嗎？」

「不會知道的，索拉利亞沒有知道自己父母親是誰的習慣。」

「那麼父母親也不想知道誰是自己的孩子嗎？」

「當然啦！」

一點也不當然。貝利在心裏這樣想。

「如果有父母親想知道誰是自己的孩子，只要到這裏來就可以查到嗎？」

「是的。可是到現在爲止，還沒有一個人來查過。你爲什麼要問這些？」

「因爲比克沒有殺害我的理由。也許是他的父母唆使的。」

忽然克莉莎想到什麼似的說：

「對了，不會有人在這箭頭上毒的。」

「為什麼？」

「有機器人跟比克在一起。根據機器人法第一條，機器人不能眼看着有人要傷害別人而不管。」

「有毒是不會錯的。只要實驗一下就可以證實我的話。克小姐，妳還是認為葛小姐是兇手嗎？」

「當然嘛。因為只有她一個人在現場嘛。」

「也許是的。可是這回我差一點被謀害時，在現場的大人只有妳一個人呢。」

克莉莎臉色發青的大聲叫嚷：

「不是我！」

「我想大概也不是妳。那麼換成葛小姐的話，情況也差不多，所以不能確定是她。」

克莉莎被貝利說得啞口無言，直把眼球上下不停地翻。

怪人李彪博士

貝利向克莉莎借用育幼院的客廳，準備在這裏利用立體電視向各方面連絡。同時叫機器人守在門口，不要讓任何人進來。因為他根本沒有對任何人說過要到育幼院，但是仍然有人知道而進行殺害，所以非謹慎不可。

貝利心裏一直懸念着克莉莎的話裏，所提到李肯研究的那種機器人。

（總之，機器人是這個案子的關鍵。好，現在我來見見機器人專家李彪。他與李肯共同研究，一定知道不少事情。）

他本來想馬上和李彪連絡，但又想：還是先和葛麗亞連絡連絡，打聽李彪的為人及他研究的內容之後再說。葛麗亞很快就出現在電視上。貝利問她：

「葛小姐，我想向妳請教一些跟李肯先生共同研究機器人的李彪博士的事。」

「李彪博士是我們的朋友，就住在我的鄰地，所以以前常常和我一起散步呢。」

「散步？真正的一同去散步？」

「不是呀！是利用立體電視。」

貝利想起剛才在育幼院野外看到那些較大的孩子們利用電視一起遊戲的事。

「妳說以前常常散步，難道現在就沒有了嗎？」

「是的。從幾個月前開始就沒有見面了。他太嚴肅，而且每次見面時，都是談一些機器人方面的事，我不但一點興趣也沒有，而且已經厭煩透了。」

「還有什麼沒有？」

「還有。他非常討厭見人。他寧可違背索拉利亞的習慣不結婚，也不願意見人。」

「他可以這樣破壞索拉利亞的習慣嗎？」

「因爲他是索拉利亞第一流的機器人專家。在索拉利亞，研究機器人的學者都會受到特別的待遇。」

貝利感到李彪果然不是一個簡單的人。

「謝謝妳。等一會兒我想直接跟妳見面，可以嗎？」

葛麗亞瞪大眼睛，說：「十分必要嗎？」

「是的。」

「如果你一定要，我也沒有辦法。」葛麗亞移開視線低聲說。

李彪不知在做什麼，很不容易取得連絡。在等候的時間裏，貝利把到今天爲止所發生的事，在腦海裏加以整理、分析。現在已經知道事情的大概。只是還有一件事使他困惑不解，就是殺死李肯所用的兇器。

這時，機器人進來說：

「先生，李彪博士說明天才和您見面。因爲他現在正在做一項非常重要的工作，分不出身來。」

不出所料，李彪果眞是一個難以應付的人。於是貝利就想出一個方法，說：

「你告訴李博士，說我有奧文代理國防部長發的特別許可證，只要和這件兇殺案有關，隨時都可以直接見任何人。如果在五分鐘內不見我，我就搭乘噴射機去直接見他。」

李彪是一個寧可破壞索拉利亞的習慣，也不願意結婚的那種討厭跟人家見面的人，如果我這麼說，他一定會出現在電視上的。果然不出所料，不到五分鐘，李彪終於在螢光幕出現

，那裏大概是他的實驗室，有許多複雜而精巧的機器擺設在室內。

李彪很不高興的向貝利瞪眼，貝利也回瞪他。李彪具有一副典型宇宙人的臉孔，瘦瘦高高的個子，嘴邊神經質的微微顫抖。

他不屑似的說：

「你是地球人？」

「是的。我是貝利警探。」貝利毫不畏懼的回答。

「你爲什麼要妨礙我的工作呢？」

「我並不想妨礙您，只想請您協助我的偵查。而且，聽說您和李肯先生很熟悉，是嗎？博士。」

但是李彪很不高興的把臉轉過去，說：

「我沒有時間跟你談這些。地球人應該回地球去，不要在這裏逗留。」

「李博士，如果您不回答我的問題，還要說那樣的話，我就馬上到您那裏直接去見您。

」

「不潔淨的地球動物！如果你侵入我的領地來，我就……。」

「李博士，您想威脅我嗎？看您那麼不願意協助我的樣子，是不是您做了什麼虧心事？

貝利這一句話，使得傲慢的李彪惶恐起來。

「沒，沒有那回事，我只是不願意別人妨害我的工作而已。」

「那麼請您回答我。您跟李肯先生是不是很熟悉？」

李彪勉勉強強地回答：「不錯。」

「聽說你們兩位一起研究一種新型的機器人，請問那是什麼樣的機器人？」

「向不懂機器人的人講機器人的事有什麼用？」

「我聽說是一種懂得教養孩子的機器人，是嗎？」

李彪忽然瞪大眼睛，注視貝利，說：

「你聽誰說的？」

貝利不理他的反問，繼續質詢：

「李博士，理論上可以指責孩子，甚至打孩子的機器人嗎？」

「當然可以。不過要稍微修改機器人法的第一條就是了。」

「可是，李肯先生的理想是不修改第一條，而製造那樣的機器人，你想可能嗎？」

李彪不高興地說：

「所以他永遠做不成的。以後也不會有人做成。」

「可是李肯先生臨死以前，不是在做那一種新型機器人的實驗嗎？」

「不，我們正在研究更有用的機器人。好了，我很忙，你該回去了。」

「李博士，我正準備到您那裏去，請教您有關機器人的事呢。」

「什，什麼？要來見我？那可不行！」

「可是您如果聽完我要說的話，相信您一定會見我的。」

「是什麼？你說罷。」

「是關於機器人也會殺人的事情。」

頓時李彪目瞪口呆的站在那裏。半晌，他才顫抖起來。

「豈有此理！機器人是由三個原則構成的，因此人類才能安心使喚它，機器人怎麼可能會殺人呢？」

「可是事實上，機器人已經殺人了。如果您不把我的疑問解釋清楚，我就向宇宙各國宣傳。那麼貴國的機器人，一個也賣不出去，你看這樣如何？」

李彪慌忙地說：

「你說這些話，神經一定有問題。」

「那麼要見我嗎？」

「不行！」李彪又顫抖起來。

「那就算了。我還要去見別人，再見，李博士。」

「喂，等，等一下。」

「那麼要見我嗎？」

李彪臉色蒼白，額角冒出冷汗，最後呻吟似地說：

「不……我不能見人……。」

他完全沒有剛才那副傲慢無禮的樣子，現在的他宛如五、六歲的小孩獨自遇到什麼可怕的事一般地可憐。

貝利感覺到，李彪是多麼的害怕見人，看他那樣子也怪可憐的。

「好吧，那麼我不去見您，我們繼續在電視裏談談好了。不過不要在您的實驗室，請您到客廳去好嗎？」

李彪用手揩拭額角的汗珠，安心的吐了一口氣，點點頭。

機器人會殺人嗎？

李彪臉色還是很蒼白，但是已經恢復了鎮靜，坐在客廳的沙發椅上。

「你怎麼異想天開，說機器人也會殺人的呢？」

貝利不理他的問題，說：

「李博士，機器人法的第一條就是『機器人不得傷害人，也不能眼看着人類互相傷害。』不是嗎？」

「是的。所以你的想法太不實際了。機器人不但不能殺人，甚至聽到命令也不能殺人。在第二條上，雖然說要服從人類的命令，但那是不違反第一條的範圍內的命令才行呀。」

「可是，如果機器人並不知自己的行爲會傷害人的時候？當然，我知道第一條規則，因爲電腦機器人本來就是地球人發明的。詳細的說，第一條應該是『機器人在它所知道的範圍內』不得傷害人類，也不能『故意』看到人類被傷害，不是嗎？」

「當然是的。」

「可是一般人不曉得『機器人所知道的範圍內』或『故意』等詞句有漏洞。如果知道，

就會了解機器人也是會殺人的。」

李彪蒼白了臉色，說：

「你瘋了，機器人怎麼會做出那樣的事情來呢！」

「好吧，那麼我說一個比喻你聽聽。假使有人向機器人這樣說：『把這些液體加在某某地方的那一杯牛奶中，這個液體是無害的，我只是想知道牛奶中加了這些液體時，有什麼反應而已。做完了這個工作，就把它忘掉吧！』當然，因爲機器人不知道那個液體是毒藥，所以一定會服從命令的。」

李彪聽了皺起眉頭，但是沒有說什麼。貝利繼續說：

「再說，擔任倒牛奶的機器人並不知道此事，所以主人要牛奶時，它就給了那一杯已經滲入毒藥的牛奶，於是喝的人就死亡。」

李彪大聲叫喊：

「如果你說的成爲事實，那麼機器人不是殺人的兇手，而命令機器人的人才是眞正的兇手。」

「不錯。郭部長就是這樣差一點被毒死的。我剛才所說的，就是說兩個機器人都以爲無害，而照做的事，結果會引起殺人的案件呢。」

李彪不說話，只是把眼睛睜得大大的。於是貝利再追問：

「我就是要請教您這位機器人專家，有沒有這種可能？」

李彪神經質的哆嗦着嘴唇，呻吟似地說：

「理論上來說，的確很可能。可是兇手如果不巧妙的發出命令，容易被識破的。」

「是呀。可是索拉利亞人不是非常善用機器人嗎？」

李博士不願意繼續討論這一點似地，把話題轉到機器人身上去。

「我們應該更要發達機器人，從可以做專門工作或是可以卸下手腳的機器人開始，最後要發展到一切都靠電腦操縱的機器人。」

貝利沉默不言，李博士繼續說他的話。

「那時，太空巡邏艇也將裝有電腦，不再由人或機器人駕駛，你想，完全無人駕駛的太空巡邏艇，在太空裏自由無礙地飛行……。」

李博士夢幻似地抬頭仰望天花板。

貝利覺得李博士的話裏，隱藏解決事件的關鍵。可是也不能讓博士一直說下去，所以把話題轉回，說：

「博士，讓我們回到兇殺案上來吧。你把在李肯屍體旁邊的故障機器人怎麼處理了？」

李博士很不高興的說：

「在我的領地內有製造修理機器人的工廠，當然都是由機器人在工作的。那個故障的機器人就是被送到這個工廠來，可是已經完全沒有用處，所以我們已經把它分解了。」

「眞的不能修理嗎？」

「完全不行。你想想看，那個機器人雖然親眼看到殺人，可是不能及時阻止，當然會故障呀。」

「它爲什麼不能阻止殺人呢？」

「我怎麼知道呢？李肯就是用那個機器人做實驗的。也許李肯命令那個機器人不要做任何事。反正，你剛才的比喻——機器人也會成爲殺人的工具一事，不適合李肯被殺的情況。

」

「爲什麼？」

「因爲李肯不是被毒殺，而是被打死的。我相信沒有一個機器人會拿起木棍來打死人的。」

貝利雖然還不明白李肯被殺的情形，可是不服輸的說：

「不過可以這樣想：告訴機器人說這個按鈕是無害的。其實，一壓下按鈕，就會有很重的物體落到李肯的頭上。」

李博士似乎恢復了精神，不屑似的說：

「地球人，我在電視上看過現場，但是那裏沒有那一種機械或裝置。」

「是啊！現場沒有笨重的東西掉下，也沒有木棍。」

李博士覺得自己說倒貝利，所以高興地嘲笑他說：

「你是偵探嘛！有辦法就找找看。」

貝利被說得無話可講。李博士看貝利垂頭喪氣的樣子，就追着問：

「地球人，你還是不要多管閒事的好，兇手一定是葛麗亞。李肯和我一樣，絕對不會讓陌生人接近，只是李肯過於認眞遵守習慣，與葛麗亞結婚。而且在會面日雖然只有十分、十五分鐘，但是直接跟葛麗亞見面，總是很不舒服的。」

「那麼您的意思是葛麗亞替郭部長下毒嗎？」

「一定是的。一度殺過人的人，殺第二個人就輕易多了。」

李彪的話很肯定，所以貝利問他：

「李博士，聽說您和葛麗亞小姐曾經是朋友，是嗎？」

「朋友？誰說的？」

「葛麗亞說的。你們不是常在電視裏一起散步了嗎？」

「啊，那是由於我們是鄰居，而且她又是天眞活潑的女孩子。我常跟她談談有關機器人的學問，可是她完全聽不懂。她缺少這方面的天才。」

貝利聽他這樣說，馬上用嚴厲的口氣問他：

「李博士，您說她天眞活潑，爲什麼又認爲她是兇手呢？」

李彪慌張地回答：「噢，大概是我記錯了。其實她並不是天真活潑的女孩子。」

「是不是因爲葛小姐不跟您散步，您才說她的壞話？」

「什麼話？是因爲我的工作太忙的關係才沒有跟她散步的。好吧，既然你要那樣說，我就告訴你，葛麗亞有殺李肯的動機。」

「眞的？我怎麼沒有聽說過呢！」

「那是因爲大家都不知道，只有我曉得。因爲這是葛麗亞親自告訴我的。」

「她告訴您什麼？博士。」

「她常常和李肯吵架，所以葛麗亞憎恨他。」

「眞的嗎？他們的吵架難道進展到要殺人的程度嗎？」

貝利接着又問：「博士，他們爲什麼吵架呢？」

「你問葛麗亞好了。我很忙，沒有時間跟你談這些。」說罷，李彪就關掉電視。

被留下來的貝利，又在腦海裏重新整理剛才跟博士的談話。可是怎麼也無法確定葛麗亞是兇手。

「好吧，我馬上去見葛麗亞。這樣也許比在電視裏見面，會得到更多的資料。」

紅色的太陽

貝利到達葛麗亞的家時，葛麗亞正站在客廳的最裏面。由於第一次直接見地球人，使她臉色蒼白，心神不安。

貝利一進入屋子裏馬上就停在門口。

「距離這樣可以嗎？葛小姐。」

「可以。這樣看來，和在電視裏見面差不多嘛。」

「在我，這根本就是稀鬆平常的事。」

葛麗亞閉着眼睛說：

「在你們的地球當然是平常的事啦！不過，我時常一個人在腦海裏想：你們地球上，到處都充滿許許多多的人。幾十個人，幾百個人，來來往往，如果遇見熟人就很親熱的打招呼。大家都和睦相處……」

「不只是幾百個人，是幾千個人，甚至幾萬個人呢。」

「地球的事，雖然我懂得不多，可是我看過以別的宇宙國家為背景的小說。在別的國家，直接跟人見面也是極為平常的事。不過，如果機器人發達了，說不定也會變成像我們索拉利亞這樣怕見人呢。」

「那可說不一定啦。」

貝利說：

「可以走近一些嗎？」

「可以。如果不行時，我會告訴你。」

貝利一步一步的走近，葛麗亞睜大眼睛注視着貝利。當貝利走到離她二公尺時，貝利才停住了腳。從這裏看到的葛麗亞是一位嬌小玲瓏，弱不禁風的女子，那是在電視裏根本看不出來的。

（這個纖弱的女子會殺人嗎？不過，如郭部長所說，只要有適當的兇器在手，也不是不可能……）

「我以為我這麼接近人。說不定會昏倒。事實上，沒有想像那麼嚴重。」

她想了一會，又接着說：「貝利先生，要不要跟我一同去散步？」

那怎麼行，貝利正想說出來，葛麗亞搶先又說：

「我從來沒有跟人家真正的一起散步呢。現在天還亮，空氣也很新鮮，好不好？」

她這麼一說，貝利怎麼好拒絕呢？

「好，我們就去吧。」

兩個人一起散步在一條嫩綠的小徑上。貝利邊走邊說：

「這裏是不是妳和李博士散過步的地方？」

「不是。還要過去一點。」

他們不知不覺繞過小樹林，走到池邊的花圃來。貝利從沒看過這麼許多繽紛的花朵。他想看看周圍，而回過頭去時，在眼角看到將西下的橙紅太陽。貝利不安的說：

「葛小姐，你看太陽掛在那麼低的天邊呢！」

「那是黃昏到了嘛。」

「哦，對了。我一時忘掉了。」

由於在地球上過的是長久的地底生活，使得貝利雖然知道黃昏的情形，可是沒有實際經歷過，所以一時糊塗了。

葛麗亞走到池邊，坐在石凳子上，指着對面的長石椅說：

「貝利先生，坐下來休息休息吧。」

「這樣不會太接近妳嗎？」

「我想應該要學習學習。雖然我還不習慣直接見人，可是我一直覺得我們索拉利亞人始終避不見人，是一種非常不好的事情。」

「你們索拉利亞人不但不願意見我這個地球人，甚至連自己人也不願意見面，眞令人想不通。」

「我也不知道爲什麼。不過這已經是幾百年來的習慣了。」葛麗亞苦笑着說。

於是貝利把話題轉到兇殺案方面。

「葛小姐，李博士爲什麼那樣熱心地想教妳有關機器人的事呢？」

「我想他大概要我去當他的助手吧。」

「是不是李博士自己說的？」

「是的。那是在最後一次散步時說的。我回答他說我對於機器人的學問一點興趣也沒有。他就很生氣的回去了，以後再也不和我一起散步了。」

原來如此，因此他懷恨葛麗亞，才告訴貝利葛麗亞與李肯吵架的事。

「李博士告訴我，說妳和李肯先生時常吵架，眞的嗎？」

貝利的話剛說完，葛麗亞立刻變了臉色，說：

「原來你還是懷疑我是兇手！我却始終以爲你是我的好朋友。你不過是一個冷酷無情的警探而已。你，你……。」

葛麗亞站起來，氣得身體直哆嗦，並且舉起握緊的拳頭。貝利說：

「要打就儘管打。可是，妳不是不敢碰人的身體嗎？」

葛麗亞放下拳頭，靜靜地哭泣着。貝利默然地看她一會，然後說：

「葛小姐，妳的先生李肯是一個冷漠無情，腦裏只有索拉利亞的習慣、規則，而且又不好交際、性情孤僻的人，不是嗎？」

葛麗亞吃驚的抬起哭紅了的眼睛瞪視貝利。

「你怎麼會知道呢？不過我想，他一定是工作太忙的關係。」

「不，他是天生就冷漠無情。相反地，妳是一個溫柔而且喜歡與人們和睦相處的女孩子，與一般索拉利亞人大不相同。妳比較像我們地球人，是一個很有人情味的女性。」

貝利繼續說下去。

「索拉利亞人都是不好交際，性情又孤僻。所以在他們的眼中也許認爲妳的性情古怪，其實我認爲妳才是眞正像樣的人。所以如果妳時常與李肯先生吵架，我也不會奇怪的。」

聽貝利這麼說，葛麗亞好像遇到知音似的點點頭，訴出長久悶在心裏的話。

「我眞羨慕你們地球人。大家都和睦相處，過着快樂的生活。反之，我們……。」

「你們怎麼樣？」

「李肯雖然每個月見我一次，可是那也是很勉强的。見了面也冷淡的說些自己工作上的事情就回去了。他雖然是遵守習慣的一個好索拉利亞人，可是我却無法忍受。我多麼希望他能更體貼我，溫柔地跟我談話。我想那才是眞正的夫婦生活呢。」

「妳說的不錯。在地球，夫妻應該同甘共苦，相親相愛。」

「於是我向他提出意見，可是李肯不但不接受，反而冷冷地看着我。我實在忍受不了，有時甚至憎恨他。」

說罷，葛麗亞又哭泣起來。貝利盡量溫和的說：

「不過，不是你殺他的吧？」

「不，我沒有殺他。我可以告訴你當天的詳細情形。」

「說看看。只要妳說出實話，我就有辦法。」

葛麗亞點了頭就開始說出來。

「那時，我們跟以往一樣正在吵架。我要求他對我體貼一點，可是他一句也不說，只是冷冷地看我。於是我非常的氣憤……。以後的我都忘記了。」

貝利可以想像當時的情景。李肯只是為了遵守習慣而結婚的。像葛麗亞那樣的人，實在不該生在索拉利亞，她應該生在地球才對。

「葛小姐，妳怎麼會忘記的呢？」

「我也不知道。後來我發現李肯死在那裏，我害怕的大聲叫嚷，於是，機器人們來了……。」



「妳有沒有想到是自己殺的？」

「我不知道。不過如果是我殺的，應該會記得呀。我只是害怕呢！貝利，請你幫助我。」

「好，妳放心好了。我一定會幫助妳的。妳是我在索拉利亞所遇到的人中，最善良的人呢。」

貝利一面這樣說，一面拼命地想兇器的去處。到底兇器到那裏去了呢？一定是兇手隱藏的，葛麗亞是在兇殺案發生之後，立刻被人發現的，那時她並沒有攜帶兇器，也沒有隱藏兇器的時間，所以兇手必定另有別人。

忽然，貝利感到很不舒服，頭有點暈暈的。他想我這個不習慣在地上生活的人，在外面的時間太久了，加以連日的搜查，東奔西跑，過分疲勞。於是他說：

「葛小姐，我們回去吧。」

不知怎麼的，貝利突然被將西下的太陽吸引住。那個夕陽顯得特別大，特別紅。貝利從來沒有看過這樣的太陽，不知不覺地自言自語：

「太陽是那麼地紅……」

葛麗亞立刻也讚美說：「眞是太美了！夕陽是那麼地艷，那麼地……。」

可是貝利沒有聽到最後，忽然眼前一陣昏暗，他感到自已坐的石椅不停地往下墜落，地面却往上浮到眼前來。他似乎聽到葛麗亞的驚叫，但是他已經不省人事了。

兇器在那裏？

當貝利醒過來時，發現自已躺在一間房子的牀上，並且有一個人站在他的牀旁看着他。

「丹尼爾，你是丹尼爾。」

「貝利先生，您醒過來了。」

貝利望望四周，然後問丹尼爾。

「這是什麼地方？我怎麼會在這裏呢？」

「這裏是葛小姐的家。您是在和葛小姐散步時，突然身體不舒服，才……。」

「對了。我一時感到頭昏……。可是你怎麼脫離監視你的機器人呢？」

「是葛小姐幫我逃出來的。」

「葛小姐？」

「是的。幾小時前，葛小姐想跟您連絡，但是您不在。」

「我知道。葛小姐告訴過我。」

「您命令機器人不許我跟任何人連絡，可是您並沒有禁止他們轉達別人給我的連絡呀。」

原來如此，所以葛麗亞說丹尼爾不知道我去那裏，是因爲丹尼爾在電視裏和葛麗亞見過面的緣故。

「那麼你就是利用那個機會逃出來？」

「是的。不過您也不要喪氣。您是地球人，當然不善於操縱機器人。」

機器人眞是一個死腦筋的東西，不許跟人連絡與不許人家跟他連絡還不是一樣嗎？



丹尼爾又說：「葛小姐問我您去那裏時，我回答她說我雖然不知道，可是可以找得到。於是葛小姐叫我去找您，因此我說我自己去外面找，但是請她命令那三個機器人尋找家裏附近。」

「葛小姐沒有懷疑你爲何不直接命令機器人嗎？」

「有啊！不過我說我是歐羅拉人，沒有索拉利亞人那麼善於使喚機器人。」

丹尼爾眞是一個了不起的機器人。我眞佩服他的聰明。

「機器人們是不是服從了命令？我曾命令他們不要讓你逃走呢。」

「逃出來當然不簡單。不過您曾命令他們不要洩露我的身份，所以他們也不能老是拒絕葛小姐的命令啊！」

貝利感到丹尼爾腦筋眞是靈活，一點點的機會也會抓緊並加以利用。

「我知道你是怎樣逃出來的。可是爲什麼費了那麼多的時間才找到我呢？」

「索拉利亞的機器人可以互相用無線電連絡，如果我換成善於使喚機器人的索拉利亞人的話，一定很快就會找到您。可是我却費了一小時多才查明您去探訪育幼院，所以我立刻到

育幼院去。」

「你應該知道那時我已不在育幼院了，可是你爲什麼還要去呢？」

「是的。因爲那裏有我想知道的事情，而且，如果我不快點離開，可能又會被那三個機器人抓住呢。」

貝利下了牀，穿上衣服，身體已經好多了。

「葛小姐不知在那裏？丹尼爾。」貝利問。

可是丹尼爾的回答却非常意外。

「葛小姐被我關在寢室裏，因爲她是殺人兇手。」

貝利吃了一驚。

「等一等，葛麗亞不是兇手。雖然她曾經和李肯吵過架，並且那事件發生時也正是吵架當中，可是……。」

「眞的嗎？那麼我更確信她是殺死李肯的兇手了。」

「你說得這樣肯定，難道你有證據嗎？」

丹尼爾對於貝利的還擊也從容不迫的說：

「我知道您一定會那樣說。您的意思是兇器的下落吧？」

「不錯。」

「但是只有一處可能藏匿兇器的地方，他們却都沒有找過。」

貝利又吃了一驚。

「有那樣的地方？是那裏？」

「是昏倒在葛小姐身體下。」

「那麼只要葛小姐被移動，不就被發現了嗎？」

「其實不然。昨天晚餐時葛小姐說過，是搭乘噴射機飛來的蘇爾博士移動她的身體。」

「我也聽過了。那還不是一樣嗎？」

「不，假使是蘇爾博士藏匿兇器呢？」

貝利目瞪口呆，半晌後才說出話來。

「怎，怎麼可能呢！並且蘇爾博士爲什麼要做那麼危險的事？這不合道理嘛。」

「但是，是有道理的，所以我才去育幼院調查，根據院裏的記錄，葛小姐是蘇博士的女兒。」

貝利仍是搖搖頭，說：「今天克莉莎告訴我。在索拉利亞誰也不知道誰是自己的孩子，而且也不想知道。」

「可是蘇博士已經承認，他知道葛麗亞是自己的女兒。只是葛麗亞不知道蘇博士是她的父親而已。」

一時，貝利被丹尼爾駁得無話可說。但是經過深思了一會兒，貝利又斷然的否定丹尼爾的話。

「丹尼爾，那是不對的。我知道你想說

蘇博士在袒護自己的女兒，可是在索拉利亞並不像地球或歐羅拉一樣有那種家族關係。所以不會有父親關心女兒，女兒敬慕父親這種事呀。」

「可是事實是事實呀。」

「那麼，蘇博士招供他藏匿兇器了嗎？」

「沒有。我是機器人，無法盤問他使他招供。他為了女兒絕對不會輕易招供的。」

看丹尼爾這樣的固執，貝利憐憫他說：

「你們機器人是根據人類教你們的道理去想的。可是人類，尤其是我們地球人，是由人的感情去推理。況且，我想老蘇博士，不可能親臨兇殺案現場。還會鎮靜地處理兇器。」

「那麼貝利先生。您知道真正的兇手嗎？」

貝利想從椅子站起來，嘴裏說道：

「我差不多已經知道了，剩下的只是兇器的問題……。」

由於身體還很疲倦，加以軟綿綿的沙發床，使得貝利不容易站起身來。於是向丹尼爾說

「丹尼爾，你的手借一下。」

丹尼爾吃驚的看了看自己的手。

「傻瓜，不是叫你把你的手給我，是叫你伸出手來幫我站起來。」貝利想，機器人眞是個死頭死腦的東西。

丹尼爾馬上伸出手來，因此他很容易地從椅子站起來。貝利道謝：

「謝謝，你的手好粗壯啊！」

就在這時，貝利的腦海裏忽然閃現了一片曙光。

「等一等……哦！原來如此。這樣就可以說明一切了。」

「說明什麼呢？貝利先生。」

「我知道兇器的下落了，也知道誰是眞正的兇手。」

機器人還是會殺人

次日早晨，貝利在電視裏召集所有有關係的人。今天，他的身體已經完全康復了，精神

百倍。雖然他一個人要對付五個宇宙人，但是他一點也不感到畏縮。

最初出現的是被關在同一個屋子裏的葛麗亞，她臉色仍然不好，躭心的望着貝利，貝利回以溫和的微笑。第二個出現的是傲慢的代理國防部長奧文；然後是神經質的李彪博士；克莉莎帶着不安的神色出現；最後就是消瘦的蘇爾博士。只有尚未恢復健康的郭部長未出席。

貝利望望這五個人，然後開始了他的說明。

「各位，我想跟大家談談李肯先生被殺的動機、經過和方法等。」

他們都以不同的神色，一齊望貝利看。

「首先是動機。李彪博士曾經說過葛小姐常常與李肯先生吵架，這一點葛小姐也承認了。因此，葛小姐的確有殺人的動機。可是有動機的只有她一個嗎？比方說李博士也有……。」

李彪驚怒得跳起來。

「你胡說些什麼？你這個不潔淨的地球人！」

貝利不理他，繼續說下去。

「李博士，你跟李肯先生一起研究新型的機器人，你是不是想獨佔那個發明？」

「胡說！我是索拉利亞第一流的機器人專家，何必要李肯的幫助……。」

貝利急忙又指向克莉莎，說：

「克小姐，妳也是。因為李肯先生的死，妳才能繼他的任，升為育幼院的院長。」

克莉莎很不高興的嚷：

「關於這個事，我以前不是向你解釋過了嗎？」

「不錯！妳曾經跟我講過，不過這也可能成為殺人的動機。還有奧文代理部長。」

「我？你這個地球人，發瘋了嗎？」

「我並沒有發瘋，因為如果郭部長死了，你就可以昇任為部長，而且你一代理部長職務，就下令中止搜查，這個也令人懷疑。」

「你說什麼？那麼我問你，我有什麼理由殺死李肯呢？」奧文憤恨地說。

「也許你們都有共同的理由殺害李肯。李肯先生似乎探知一個危害整個宇宙人類的陰謀，如果你們之中有一個是計劃那個陰謀的人，不就有充分的動機了嗎？」

大家聽了，不安的互相望望。

奧文憤懣不已地叫嚷：「別胡說了！除了葛麗亞以外，還有誰可以直接見李肯呢？他是一個非常不願意見人的人，如果誰去了，他一定會叫機器人趕走的。」

「哦，你說的是『機會』的問題，如果李肯先生發覺有人來，當然會那樣做。」

蘇博士聽了，吃驚地反問：

「貝利，那是什麼意思呢？」

貝利注意看着每一個人的臉，然後說：

「你們的立體電視太發達了，我最初看到時，簡直不能相信是電視，因此把這個情形倒過來會如何呢？」

「倒過來？」克莉莎問。

「是的，如果有人真正的去見他，可是叫自己的機器人連絡他說想在電視見他。李肯先生平時只在電視與人見面，所以突然兇手出現在他的面前，也會以為是在電視裏見面的。」

「可是，最初也許可以瞞過他，但是馬上會被發覺的。」李彪說。

「到發覺的時候也許要幾分鐘呀！那時他已經被打死了，所以我才說誰都有機會的。」

貝利這樣一說，大家以爲有人侵入自己的房間似地倒退幾步，然後互相投以恐懼與猜忌的眼光。

貝利心想：此計倒是進行得很成功，現在要看看以後的表現了。

「那麼我們來談談最後的『手段』吧。這是最困難的問題，因爲到現在爲止始終沒有發現兇器。」

「當然呀！如果兇器已被發現，就可以指認葛麗亞是兇手，更用不着請你這個地球人來。」

奧文說畢，貝利也點頭。

「的確是的。那麼我開始說了：假使葛麗亞是兇手的話，她沒有藏匿兇器的時間，我想這一點大家都知道。歐羅拉的丹尼爾曾說過，只有蘇博士爲了要救葛麗亞，才有機會藏匿兇器。」

蘇博士聽了，拼命地叫嚷：

「不，我可以發誓，我絕對沒有藏匿兇器！」

貝利環視大家一遍，說：

「有人認爲蘇博士說謊嗎？如果有請舉手。」

沒有一個人舉手，於是貝利繼續說：

「那麼假定兇手不是葛麗亞，而另有其人，就有一點非常奇怪。兇手如果要嫁禍於葛麗亞，應該把兇器留在屍體旁邊，可是兇手却把它帶走，爲什麼？難道兇手連這一點也沒有想到嗎？沒有兇器，就不能定葛麗亞的罪，可是你們在現場裏裏外外却都沒有找到它……。」

奧文代理部長異常生氣，打斷貝利的話，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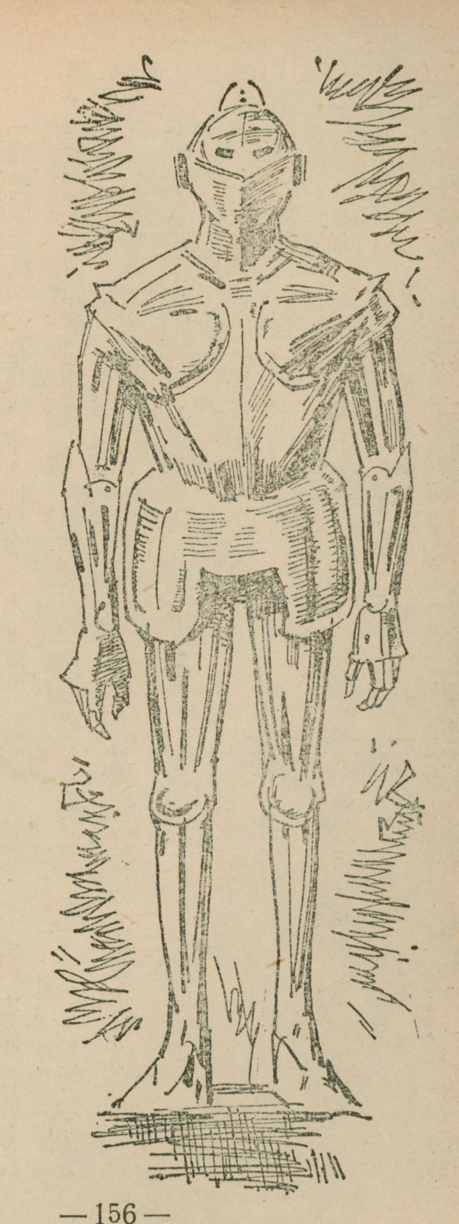
「你以爲我們都是瞎子或傻瓜嗎？」

貝利仍鎮靜地回答：

「不，我以爲你們都是索拉利亞人，所以你們都沒有注意到留在現場的特殊兇器。」

大家莫名其妙地瞪大眼睛，呆呆地望貝利，貝利又說：

「在現場的不只是李肯先生的屍體和昏倒的葛麗亞小姐，還有一具故障了的機器人在那



裏，不是嗎？」

「有那一具機器人在又怎麼樣？」李博士很不高興的問。

「我要說的是，在現場的機器人就是殺人的兇器，這是你們索拉利亞人做夢也想不到的吧！」

大家聽了，一齊喋喋不休的討論着，貝利急忙制止說：

「請大家安靜一點。我曾經以郭部長爲例子向李博士說明過，如何利用機器人來殺人。」

貝利重新向大家說明，如何在郭部長的茶杯裏下毒的經過。

聽完了，克莉莎想到什麼似地說：

「那麼，在育幼院的毒箭事件也是用這個方法嗎？」

克莉莎向大家說明貝利差一點被毒箭射殺的經過。

貝利還沒有回答，李博士卻焦急地說：

「這個地球人的意思是這樣的：一個機器人不知道是毒藥而塗在箭頭上，第二個機器人不知道上了毒，就拿給少年。」

「我想是的，兩個機器人都是照兇手的命令做了。」

「你這種說法太牽强了。」

李彪說完，奧文也蒼白着臉色說：

「在我們索拉利亞，應該沒有那樣操縱機器人行兇的惡人！」

李彪好似得到援軍似地說：

「退一步說，假如有了那種人，可是他用什麼方法叫機器人敲碎李肯的頭呢？」

貝利微微一笑，說：

「我知道你一定會這樣問的。聽說，李肯先生正在實驗一種新型的機器人，我直到昨天晚上才知道它眞正的意思。昨天晚上，爲了要幫我從椅子上站起來，我這樣向機器人說：『借一下你的手。』那個機器人聽了，以爲要卸下自己的手臂交給我似地一直望着自己的手。於是我突然想到，那天李肯先生也許正在實驗李博士告訴我的那種可以卸下手脚的新型機器人。兇手一定是知道這件事，就急忙向機器人說『借一下你的手』，那個機器人就會卸下自己的手臂交給兇手。你們說，卸下的手臂不就是一個很好的兇器嗎？兇手達到目的以後把手又接回原狀就可以了。」

大家臉色蒼白，異口同聲地叫嚷着。奧文紅着臉從椅子站起來，說：

「假使眞是那樣，兇手仍然是葛麗亞。葛麗亞不但在現場而且一定知道有那種機器人。

不過，我還是不信有那種機器人。」

被指認爲兇手的葛麗亞，靜靜地哭起來。貝利說：

「不，葛麗亞絕不可能是兇手。李博士，聽說你曾經教過葛小姐有關機器人的學問，但是你又說葛小姐對於機器人方面，一點也不了解，不是嗎？」

李博士極爲不痛快地點頭。於是貝利再說下去：

「郭部長被下毒時以及我在育幼院的時候，兇手一定都是用無線電命令機器人的，所以這個人一定非常善於使喚機器人。我的伙伴丹尼爾，爲了尋找我，整整費了一小時以上的時間，因爲除了機器人以外，我沒有告訴任何人我的去處，可是兇手却輕易地找到了我，而且他不但找到我，還謀劃毒箭的事情，像這些事難道葛小姐做得來嗎？」

聽了貝利的說明，連奧文代理部長也不得不點頭說：

「嗯，我也沒有把握。那麼你說，誰可以做得來呢？」

貝利從容的說：

「就是索拉利亞第一流的機器人專家，李彪博士。」

兇手的末路

李彪博士，憤怒得全身顫抖。

「胡說八道！兇殺案發生之後我曾調查那個機器人，可是它並不是可以卸下手脚的機器人。」

貝利搖頭說：

「你怎麼證明呢？那個機器人不是已經分解了嗎？奧文代理部長，請快下令，馬上查封機器人工廠的記錄，也就可以明白李彪是不是曾經製造過那種機器人。並且有沒有把它送到李肯先生的家裏。」

李彪大聲叫嚷：

「不許你們來碰我的記錄！」

「爲什麼？你如果沒有做什麼虧心事，就不必害怕啊。」

「我爲什麼要殺他？我沒有殺他的動機。你不要找我的麻煩！」

「不，動機是有的。第一、你原來想叫葛麗亞做你的助手，才拚命教她有關機器人的事情，可是葛麗亞却拒絕了。因此你懷恨她，而殺害李肯先生想嫁禍給她。」

「胡、胡說！並且那不足以構成殺害李肯的動機呀！」

「是的。眞正的動機是：你的陰謀被李肯先生探知了。李肯先生暗中報告郭部長，不過當時沒有確實的證據，他準備一旦知道全部的陰謀時再報告詳情。可是你知道自己已經被懷疑了，因此才殺死李肯先生。」

「你是瘋子！到底我企圖什麼陰謀，你說！」

「你的陰謀是想征服所有的宇宙國家，不是嗎？李博士。」

李彪發狂似地叫罵，可是奧文代理部長厲聲斥責：

「李彪！靜靜地聽到最後！」

那聲音已沒有一點同情，別的人也都冷冷地看他，假使貝利的調查是事實，李博士就是使用機器人來殺人，當然罪該萬死。在索拉利亞，由於機器人不會傷害人類，因此大家才能安心地使用機器人，過着豪華便利的生活。可是一旦機器人能够做爲殺人的利器，而且是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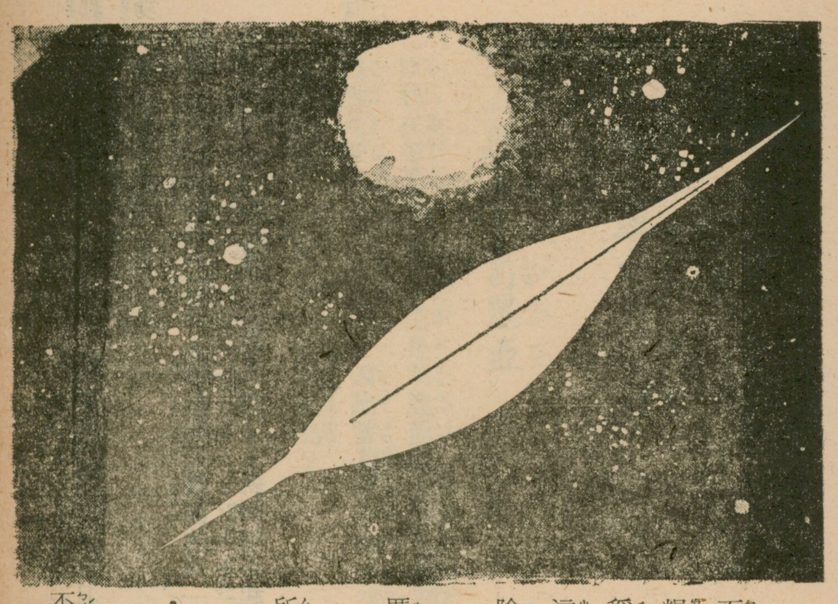
機器人專家李博士操縱的，後果將是如何呢？

貝利繼續說：

「以前，李博士以爲我不知道有關機器人的詳情，而向我講得太多了。」

「我講什麼太多？」

「李博士，你告訴我準備裝設有電腦的宇宙巡邏艇，它是一種了不起的新武器，你們用它來控制我們地球人。可是宇宙巡邏艇不能裝載機器人，因爲機器人是不能傷害人類的。所以不能攻擊敵國，必須由人類搭乘親自攻擊。可是李博士正在研究一種帶有電腦裝置的宇宙巡邏艇，不但



不必裝載人類，而且利用原來裝載人類和糧食的地方，裝載更多的武器，因此可以稱得上無敵宇宙巡邏艇。李博士正想使用這個宇宙巡邏艇征服宇宙國家，可是他的陰謀被李肯先生知道了，他就……。」

李博士呆立不動，奧文代理國防部長厲聲下令：

「李博士，我要逮捕你！同時沒收你所有的記錄，不准你去動它。」

李彪博士聽了，露出猙獰的笑容，說：

「好吧，地球人，我承認你勝利了。不錯，李肯的機器人是可以裝卸手腳的；

給郭部長下毒也是我幹的；還有策劃射你毒箭，並且也計劃宇宙巡邏艇，雖然我的計劃沒有成功，但是你們也逮捕不了我。」

說罷，從口袋拿出一瓶藥，轉眼間把裏面的藥一口吃下去。

隨即，李博士的身體左右搖晃幾下，就倒地不起了。

第三章　邁向新宇宙

再見！葛麗亞

貝利在等葛麗亞來，這是葛麗亞要求在他離開索拉利亞以前，跟他見最後一面，可是貝利以爲她是要在電視裏見面，因此當葛麗亞親自來見面時，貝利瞪着眼了一跳。

「葛麗亞，我們是眞正的見面嗎？」

葛麗亞軟弱地微笑，說：

「是的，因爲我必須習慣它，不是嗎？」

「是的，妳就要到歐羅拉去。在那裏妳需要時常與人見面，我想妳一定會慢慢的習慣，並且會得到幸福，過去妳所遇到那些可怕的事，應該當做一場惡夢把它忘掉。」

「貝利，幸虧你來幫我解難，要不然我眞不知道會變得怎麼樣。丹尼爾已幫我向歐羅拉

連絡好，我希望早一點到歐羅拉去，忘掉過去的一切，可是不知道新的生活是什麼樣子，我眞有點害怕呢！」

貝利鼓勵她說：

「不要怕，妳跟普通的索拉利亞人大不相同，妳是最希望過着眞正像人的生活，一定不會有問題的。」

「但願如此！啊，對了，我還沒有向你道謝呢。」

「不用了，我只做了自己該做的事而已。」

「可是我們在這裏離別了，就沒有再見面的機會，你也要回地球了。」

「大概是的，不過，也許還有見面的機會呢。」

「眞的？爲什麼？」

但是貝利只是笑而不答。葛麗亞轉變話題。

「李彪的事，聽說是眞的。」

「是的。別的機器人專家調查李彪的研究室，結果發現不載人的電腦宇宙巡邏艇的實驗

記錄，以及可以裝卸手脚的機器人。」

葛麗亞顫抖着身體，說：

「他爲什麼要做那些可怕的事呢？」

「李彪是一個非常討厭見人的怪人。他爲了保持索拉利亞不直接見人的習慣，認爲應該滅亡別的國家。他是一個瘋子！」

「我也討厭見人，可是現在已經不同了。對了，貝利，我可不可以碰你一下？」

站在距她十步處的貝利不由得反問：

「妳要碰我？」

「聽說地球人在別離時不是要握手的嗎？」

「是的。」可是葛麗亞却一本正經的一步一步走近，到了約離一公尺時，兩人互相望望，把手伸出來，貝利緊緊握住她顫抖的纖手說：

「葛麗亞，妳有這樣的勇氣，相信在歐羅拉也會處得好。」

葛麗亞高興地點點頭，可是那也只是短暫的，因爲離別的情緒立刻又衝上她的心頭。她

用微微顫抖的聲音說：

「謝謝，貝利，再見！」

「再見，葛麗亞。」

貝利猶豫一會後，放開她的手，就頭也不回的走了。他在心裏想：（葛麗亞，妳的勇氣正是我們地球人目前所需要的。）

向機器人國告別

貝利回到地球就直接赴華盛頓麥尼次長那裏。麥尼次長已經閱過貝利預先送回來的報告書，所以笑容滿面的迎接貝利。

「貝利，你這回到索拉利亞的任務成功了，為我們地球人揚眉吐氣，提高我們地球人在宇宙國家的地位，真是功不可沒，我代表政府由衷的感謝你。而且你那份報告書正由專門學者共同研討，相信必定會為我們地球的將來，帶來良好的結果。可是那份報告書只有記載事實及經過，沒有你的感想，所以我現在想聽聽你的意見。」

貝利想：現在應該把歸途一個星期中，在心裏所想的事全部都說出來的時候。於是就說：

「次長，你命令我接這索拉利亞的任務時，要我注意宇宙國家的弱點。現在，我先說他們的特點，宇宙人的特點是發達的機器人；稀少的人口以及長壽的生命。」

「我知道。」

「這些機器人，人口稀少及長壽等優點，同時也是宇宙人的弱點。」

麥尼次長吃驚的問：「這話怎麼說呢？」

「像索拉利亞人口稀少的國家，已經形成他們的不互相合作。各個人獨斷獨行，人與人之間沒有真正的來往，甚至連天倫之樂也因而喪失。他們的生活漸漸地變成枯燥無味，人人失去了生活的樂趣，也失去了生存的目的，這樣文明會再進步嗎？」

「嗯，有道理。」

「再說，長壽給他們帶來的是國家裏充滿了年邁的老人，年輕有力的青年人卻越來越少。而青年人才是社會的基礎，國家的棟樑，文明的動力呀。索拉利亞變成這樣的原因，完全

在機器人的過於發達。因此，我說這三點也就是他們的弱點。」

貝利報告完畢，麥尼次長更加讚賞。

「貝利，你眞不愧爲我們最優秀的警探，你說的完全對。不久，那些宇宙國家到達了他們的極限時，就會一個一個的滅亡，那時我們地球就……」

「次長，請等一下。我說的是索拉利亞，不是所有的宇宙國家呀。」

「可是別的宇宙國家同樣使喚機器人，並享受三百年的長壽生命，也一定會步着索拉利亞的後塵，走向滅亡的路途。話說回來，關於李肯兇殺案件，你眞的以爲李彪是兇手嗎？」

貝利躊躇一會才回答。

「是的。」

「可是他有機會接見李肯嗎？再說他那樣不願意跟別人見面的人，會眞去接見李肯嗎？

「是的。」

「那麼，到底是誰打死了李肯呢？」

貝利慢慢地說：

「哦，那是葛麗亞做的。可是葛麗亞本人並不知道此事，都是由李彪一人企謀的。李彪知道葛麗亞時常與李肯吵架，所以利用葛麗亞因憤怒而失去理性的時候。李彪絞盡腦汁教給機器人說，當葛麗亞憤恨異常時，卸下自己的手臂交給她。葛麗亞跟機器人一樣，不過是李彪殺人的工具之一而已。」

麥尼次長點頭，說：

「因此，在索拉利亞人發現此事之前，你先讓葛麗亞逃到歐羅拉去的，是不是？」

「是的。可是這不是全部的理由。讓葛麗亞到歐羅拉去也是為我們做實驗的。」

「為我們做實驗？」

「是的。我想知道那樣不願意跟人見面的索拉利亞人，到底能不能在歐羅拉生活。」

「這和我們又有什麼關係呀？」

貝利想：現在應該要說出在歸途中一直悶在心裏的事。

「次長，在宇宙裏有一個星球與索拉利亞極為相似，那就是我們的地球。索拉利亞人怕

與別人見面，而我們地球人怕接觸戶外的空氣，於是索拉利亞人把自己關進與人隔絕的生活，而我們地球人卻鑽入地下，過着不見天日的日子，我想兩者都是不對的。

我們地球人應該到地面上去，而為解決人口問題，應該向宇宙發展。現在，在這個廣無邊際的宇宙裏，有許多適宜我們人類居住的地方。宇宙人只住在其中的五十個星球而已，尚有許多我們可以移居的世界。不然，地球會跟索拉利亞一樣，只有步上滅亡一途，況且地球的人口已達到不能再增加的階段。」

麥尼次長聽了大為吃驚，說：

「雖然你這樣說，可是宇宙人會准許嗎？而且在你的報告裏也有記載，宇宙國家的滅亡，只是時間上的問題而已。」

貝利想起毅然離開索拉利亞到歐羅拉的葛麗亞的勇氣，說：

「不，歐羅拉國聽了丹尼爾的報告後，必定會認真的研究對策。次長，請准再派我到歐羅拉去好嗎？」

「派你到歐羅拉去？」

「是的，我想調查別的宇宙國家的實況，並且想獲取宇宙領導國歐羅拉對我們地球人移居別個星球的許可。他們原先怕自己國家的人口增加，才反對地球人的移民，對於移民到無人星球的提案，我想應該不會反對才是。」

當然，貝利並沒有期待麥尼次長立刻答應他的請求，不過看起來，麥尼次長似乎頗有同感的樣子。

「好吧，你的提案我考慮看看。貝利警探，你一定累了，趕快回去休息吧。」

貝利走出司法部，搭乘自動高速公路直往機場。飛機掠過了地底的高樓大廈，五光十色的霓虹燈，工廠以及嘈雜的人羣……可是似乎欠缺一樣什麼東西。是什麼？貝利拼命的想，突然大聲叫道：

「對了！這裏所欠缺的是戶外空氣，這裏沒有赤紅的太陽，我要再見見太陽！」

貝利幻想在歐羅拉的蒼空之下，與葛麗亞在碧綠的原野上再度相會的場面，不禁露出會心的微笑。

海底探險記

神祕失蹤

探險船福特號，正航行於非洲西北的大西洋上。

這艘船載着船長哈威、海洋科學家兼探險團團長馬可特博士、年輕的美國生物學家白德生以及機械師史密斯等二十三人。

福特號在建造期間，完全不爲外界所知，馬可特博士不但不給記者一點消息，甚至也不讓他們上船參觀。這艘船就在新聞封鎖之下，費了很長的時間，秘密完成了。

福特號的構造非常特殊，雖然她的噸位不大，但具有驚人的航海力，而且裝備非常完善；譬如深水測量儀、拖網作業、挖泥作業等都很齊全。爲了研究方便起見，還特地設置了一個很好的實驗室。

有關於此次航行的主要任務，團長並沒有詳細說明，所以開航之初，曾經引起許多猜疑

。

現在這隻船突然失蹤了！

來自挪威的一艘輪船報告說：一九二六年十月四日的早晨，我們發現寫着福特號標誌的救生圈，在海上漂浮。由於這個發現，更增加了這艘船沉沒的可能性。

本來，福特號是用來研究海洋學及深海探測的，已經一年多了。

這隻船爲什麼沉沒了？什麼原因誰也不知道。不過，有三種資料可供人們研究。

第一是生物學家白德生從非洲西北的加那利島，寫給他朋友達爾柏的一封信：

『達爾柏先生：

我目前在馬可特博士所率領的探險隊裏工作，現在就在加那利島港口寫這封信。

你是見過馬可特博士這個人的，他那沉默寡言，一副嚴肅的樣子，眞令人難以接近，要不是我對於探險特別感興趣的話，才不願意與他同行呢。

前天，我們的船，繞過蘇格蘭，到達了目的地—非洲沿岸。博士的腦子裏，好像有什麼神密的計劃，但是他未曾向任何人透露。

昨天晚上，我跟機械師史密斯在實驗室裏談起了這件事情，本來我認爲，我們或許是在尋找新魚種，或者是利用深水測量儀，找尋一個新的海底潮流。

可是，當史密斯引導我到船艙去的時候，我對於此行的目的，才有了一番新的瞭解，而且也推翻了我本來的想法。

原來馬可特博士想實現他的潛水探測計劃，這次潛水的深度，並非一般人所想像的，他想利用潛水匣由母船牽引鐵鏈下降，達到要探測的地點。因爲水壓大，空氣的供給不易，加上海底的兇猛生物，所以這次的探險，充滿了刺激、危險。

雖然如此，直到現在我還是做我的生物採集，再過三十分鐘，我們又要開航了，我不得不匆匆寫完這封信。

達爾柏先生，你也許再也接不到我第二封信了，但也可能收到一封值得向全世人誇耀的信，那要看上帝的安排了。萬一我們斷了音訊，只好請你給我做個漂浮的墓碑，丟進加那利島南方的海上。願上帝保佑我。祝

愉快！

你的朋友白德生』

這封信，並未說明正確的探測地點，也沒有說明探測的時間，只有告訴他們的任務是深海探測，因此對於調查這艘船隻意外事故的原因，並沒有多大的幫助。

再讓我們研究第二次資料看看。那是英國亞羅號在十月三日下午三時，也就是福特號開航的第二天所收到的信號，和挪威船隻發現救生圈的時間，大致相同。電文是：

『啊！被風吹倒了，可能絕望了！他們沒有消息，白德生的手帕，繫在鉛練末端。主呀！救救我們吧！』

大家無法了解這片段電文的意思，也許是發報員精神惶恐或受到打擊時發出的。不過，由此判斷船隻遭受了噩運，是沒有什麼疑問的。

最後一項資料—白德生的記錄，總算把事情說明出來了。

這是一艘從英國載着煤炭，運往布宜諾去的親王號航海日誌：

「一九二七年一月五日，星期二。方位北緯一一七度十四分，西經二八度。

天氣晴。海面平穩。深夜一點鐘，航海士報告，發現了忽隱忽現，閃閃發光的物體。用望遠鏡觀察的結果，確定那並非魚類，而是一個銀白色的球體，不久我們便將這個球體撈上來。

這是一個用堅硬玻璃做成的圓球，裏面存放着許多記事簿，因爲鐵鎚打不破它，只好利用引擎的力量把它壓碎了，有關的記錄，我們一靠岸，馬上交給英國領事館。」

原來這些記事簿，都是白德生所寫的，包括奇奇怪怪的體驗和足使全世界人類震驚的種種記載，下面是他的原始資料：

海底日記

『我到底向誰寫這封信呢？就算是給全世界的人好了！』

假使，這個球狀的玻璃容器，很幸運的能够完整地浮出水面，那麼它被發現的機會，也許才有千萬分之一。希望是這樣的渺茫，但是除了這樣，我還有什麼其他的方法，讓全世界的人，知道我們所經歷的事實呢！

即使很僥倖地跟大家見了面，世界上的人，會不會相信這是一件事實呢？願上帝保佑。

當我們的船離開加那利島時，馬可特博士，來到了我的房間。

「白德生先生，還沒結婚吧！」

我一面工作，一面搖搖頭。

「要撫養家屬嗎？」

我放下了工作，看看他，又搖搖頭，表示沒有。

「那太好了！除了機械師以外，沒有一個人知道這次航海的目的。為什麼要保密呢？並不是我故作玄虛，只恐怕別人乘機搶走我們的探測工作。你知道，有許多科學計劃，因為洩露出去，就被人搶先做了。當年的斯可德，要是他像我這樣保密的話，南極的發現人，該不是阿姆，而是斯可德了。這次，我們工作的重要，並不亞於南極的發現呢！如今，大冒險就要開始了，明天，我們就要正式開入目的地。」

「什麼地方呢？」

博士向前走了一步，神秘地對我說：

「大西洋，加那利島南面海上的一點。」

他同時指着經度和緯度的交會點，一方面以充滿自信的語氣繼續說：

「這次探險，在科學史上，一定會留下永垂不朽的一頁，現在大家都相信，深海的水壓是非常大的，每平方吋就有一噸以上的壓力，這是被科學家們，所證明過的事情，但是我們的工作，是要證明這些是錯誤的，在我的計劃裏，以鋼鐵為牆壁，四面用硬質玻璃做成窗戶，然後密封而成一個潛水匣，如果水壓不能衝破那厚達四吋的雙層電鍍強化鎳鋼板的話，我們就安全了。」

馬可特博士很得意的樣子，突然又降低語調說：

「萬一，我的計算，有了差錯，我們就會因為這次的冒險，而葬身海底，你願意跟我去嗎？」

我認為這是一個瘋狂的計劃，但是對於博士這種充滿了信心、熱誠的希望，不但不可漠視，而且應該加以支持。

「我們預定潛多深呢？」為了更進一步的瞭解，我提出心中的疑慮。

「大約五百五十公尺。我們曾經在這兒做過深水測量工作，有一個很深的地方，我把它命名為馬可特深海。」

「我們怎樣下水呢？」

「把潛水匣由船底放下，在匣子上面接着鐵鏈，與母船相連，彼此之間利用通話管來聯絡。」

「空氣的補給以及光線的不足，怎麼辦呢？」我又提出了問題。

「空氣是利用母船的馬達來運送，至於光線的不足，則靠母船的引擎發動電力，供給電源，同時我們也準備了強力乾電池，以備萬一。」

儘管有這樣齊全的裝備，但是我始終沒有一點安全感，我想像得到，潛水匣慢慢潛入原始的海底，匣內的鐵板，被四周的水壓，壓得扁扁的，銜接處裂開了，人也……。

我抬起頭，突然發現博士那充滿熱誠的眼睛、獻身科學的決心，以及堅強不移的毅力，把我感動了，雖然這些計劃非常危險，但到底是為了全人類的利益，我終於伸出手，說：

「我樂意追隨你！」

「我預料你會如此，你的勇氣和毅力，我一向很佩服。」

第二天，聽命馬博士的指揮，由史密斯小心地組合了潛水匣，在旁觀看的我，想到那將會變成我的棺木的時候，心中不禁湧出了一絲奇怪的感覺。

潛水匣內部的構造相當堂皇，幾乎與一座設備完善的小房子沒有兩樣，壁上是由螺旋釘拴住的窗戶，進出口設在水匣的上下面，匣子上面的鐵環，牽引着強韌的鋼製繩子，這些繩子，繞在一個大的圓盤狀鐵輪，它靠着引擎，可以前後轉動，也就是說可放長或縮短。鋼繩的長度，約有半哩，另外送氣管也是一樣長。送氣管旁邊，附帶着電話線和電燈線。

傍晚，氣象錶一直不穩定，有狂風大浪的跡象，海平面上，一片迷茫，在水平面的那端，好像有另外一隻船隻疾駛前進。

「白德生，你也要同行？」史密斯着急地問。

「是的，我要跟馬可特博士一道走。」

「我也要去，不然，我不是成了懦夫嗎？而且我又是為了照料那機械而來的。不管怎麼說，我實在非去不可。」

經博士的許可，我們三人成了自殺俱樂部的會員，勇敢地向死神挑戰。

其他船員，漏夜準備種種工作，終於在第二天早餐後，打開上面的蓋子，我們三人一個挨着一個進入了潛水匣。

哈威船長站在入口，跟我們一一握手。是暫時的別離？或是長久的永別？我心中不由自主地湧起了一陣驚悸。

蓋子蓋上了，每一個結合處，都密封得很緊，現在我們就將沉入那高深莫測的萬丈深淵。

大家默默地低下頭：上帝，願你保佑我。阿門！

機器嗚嗚作響，像電梯下降的感覺一樣，再見吧！水面上的人們。

亞熱帶的陽光，照透了暗綠色的海水，再由窗口透進來，潛水匣裏不開燈也很亮。窗外，成羣結隊的小魚，像銀帶似地游來游去，美極了。

「哈羅！怎麼樣？」是船長的聲音。

「OK！」博士回答。

「繼續下降！不要離開電話機旁！」史密斯向船上的人說。

隨着水匣的下降，淡綠色的海水，變爲橄欖色，再變爲漂亮異常的青色，等到再變成濃紫色時，深度針指示一百五十公尺，呼吸的情況，與船上沒有兩樣。

「大家都好嗎？」通話機又傳來了聲音。

「很好—」馬博士大聲回答。

這時候，我們已經慢慢降到陽光無法到達的地方了，水匣裏面，由暗淡轉變爲一片漆黑。

打開電源開關，四周霎時被金黃色的光線籠罩，這些光線，由四面的窗口向外照射出去。我們每個人都把臉緊貼着厚厚的玻璃板上，觀察那從未見過的海底奇觀。

海中的生物，比陸上多得多了，呈現在眼前的，有許多的是你所想像不到的：例如閃閃發光的小鰻魚、長滿了刺、全身像石頭的塞拉齊亞、八隻眼睛的怪魚、有手脚的無名魚……忽隱忽現，我一面觀察，一面記在備忘錄裏。

突然，一個橢圓形的物體，很快地通過了窗口，馬可特博士吃了一驚，我也感到奇怪，

史密斯却從容不迫地說：

「可能他們把測量用的鉛球，投在我們水匣的附近。」

「一切順利！繼續下降！」馬可特博士大聲叫道。

我們又把燈關掉，只留下深度計的地方有微微的光線，深度計顯示三百公尺，裏面的空氣，逐漸變壞了。

我再度打開燈時，發現一個很大的怪物正跟隨着我們，是鮫魚？還是怪物？馬博士又很快地關上了燈。

「這地方非常危險，要襲擊我們的生物太多了。剛才那隻或許是烏賊。」

「這種柔軟的動物，就是衝擊我們也無所謂吧？」史密斯這樣說。

「不，如果是巨大的烏賊，身體雖然柔軟，但是嘴喙是很厲害的，就是鐵鏈一類的東西，也有被咬斷的可能。」對於大烏賊，我曾經研究過。

突然，史密斯叫了一聲。奇怪，好像有輕輕着地的感覺。打開電燈，水匣的周圍有鐵鏈盤捲着。

原來我們已經到達海底了。由於接觸非常輕微，我們簡直無法感覺出來。

現在我們已經靜靜地停在大西洋海底的噴火口上面了。

向死神挑戰

潛水匣，在深海底上擱了下來。燈光，照出了珍奇的海底景象來。茂密而且很高的藻類到處都是，那黃色的葉子，隨着海底潮流飄動，眞像迎風招展的花朶，好看極了。

飄動的海藻，雖然有時遮住了我們的視線，但是仍然可透過它，看見那深水海參、海鞘、海膽之類等生物。這些東西遠看起來，眞像盛開在堤防上的蒲公英一樣，非常美麗。

大家被這奇觀吸引着，一面欣賞一面讚嘆，突然母船傳來了急促的聲音：

「氣壓急劇下降，天氣很壞，請快結束！」

「船長，請放心！」馬博士接着說：「把船稍微前進，然後再把潛水匣下降！」

因爲我們已來到了發光區域，一片盡是閃爍的燐光，就像是夏夜的螢火蟲一樣。我們關掉了燈，全心來欣賞這些發光魚。

現在海底的景色，是以黑絨色來做背景的，它襯托出閃閃爍爍的無數小燈光，而且這些燈光是活動的。

我們看見了張大口露出亮光的魚，也看到了全身發出金黃光的魚，更奇怪的是一種頭上戴着大火球的魚，這些都是平常難得見的魚類。最可怕的還有會傳電的電魚。

「博士，我們該上去了。」史密斯要求，我也同樣希望着。

「這座山是幾千年前火山爆發造成的。我所說的馬可特深海，是在這傾斜處一直下去的盡端，如果我們能到那裏去勘察……。」

他不理會我們的要求，我們也無心聽他的話。

一條鋼繩，已經垂直地拉緊着，它的安全程度到底有多大呢？我實在懷疑。然而只顧研究，而拿生命當兒戲的馬可特博士却毫不在乎，幾乎一點人性都沒有。我不知如何來描寫此時的心境。

我們的潛水匣，穿過了海藻，一直滑下去，不知過了多少時候……

「停！」馬博士突然叫了起來。

令人震驚的一刹那！我們正停在斷崖絕壁的邊緣！

馬可特博士非常高興地說：

「這座海底火山的傾斜度，在世界上是沒有比它更陡斜了。我相信下面的馬可特深海，也是世界上最深最深的海。」

我們只好睜開眼睛，看看下面那漆黑的一片。博士的眼睛，一直注視着後面的窗子—目不轉睛地。這時候，我們兩個—不約而同地往後面看。

「這是什麼東西？」

一隻怪物，正向我們猛衝過來。就是研究生物的我，也沒有看過這種東西。說牠是大蟹吧，似乎太長，稱牠爲大蝦，又好像太短。牠那大而凸出的眼睛，怪可怕的，五公尺餘的觸角，前後擺動，像在尋找什麼東西。我想這大概是近於蟹蝦之類的海底動物吧，全長除了觸角外，大約有十公尺，我私下把牠命名爲馬可特蝦。牠正無情地向我們衝來。

馬可特博士，很快地把燈光熄滅，好讓牠錯過目標。不久，又傳來了剪東西的聲音。

看來，這陌生之客，硬是要闖進來。史密斯說：

「早知道這樣，我們應該在門口上寫着『謝絕參觀』的字樣。」

大家只有苦笑。

「我來趕走牠！」

博士向船長呼喊：

「喂，上升十公尺，有怪物威脅我們！」

潛水匣慢慢上升，然而這隻怪物也緊追不捨，整個水匣擺動得很厲害。

難道我們在這裏等着死神的降臨嗎？不！我很快地提出警告：

「我們該走了！該走了！」

史密斯也拚命地喊着：

「快點吧！繩子快斷了。」

「好容易才到達這個地方，最少也要測量它的寬度啊！」

馬可特博士拿起話筒，大聲命令。

「船長！以二哩的時速前進，等我說好才停下來。」

潛水匣緩慢地通過了深淵，開始移動了。可是討厭的怪物，始終不肯離開，有一個窗口，被這巨大的馬可特蝦遮住了，使我們無法觀察外面的情況。牠毫不放鬆地跟着我們，在我們的頭上活動，潛水匣擺動得更劇烈。突然，繫在水匣上面的鋼索，被重重地一拉！

一切都完了

只聽到船長叫了一聲：

「唉呀！」

這時候，我們也察覺事態嚴重，因爲好像有一股很大的衝擊力衝擊着我們，接着就是往下沉往下沉的感覺。

「完了！完了！一切都完了」博士頹喪地坐下來。

「大地永別了！完了！」

他這句話，似乎向全人類告別似的，更像是罪犯被宣判死刑的聲調，含着無限的悲哀、淒涼——。

誰也沒有說話，匣裏一陣沉默。潛水匣的速度，出乎我們意料的緩慢。錶上顯示，斷了繩索後才過了四分鐘，可是在我的感覺裏，像是四個月、四年、四個世紀那麼漫長。

我們知道鐵索、通話線、送氣管，同時被那怪物剪斷了海水從切口處湧進來，史密斯很快地把這些管子打個結，總算挽救了這個危機。

拉開了壓縮空氣筒的栓子時，新鮮的空氣，很快地充滿了整個空間，同時乾電池也亮了。

博士一副嚴肅的臉孔，這個時候，露出了一絲很勉強的笑容。

「我沒有什麼遺憾，只是連累你們實在過意不去。唉！當時我應該獨個兒下來。」

一切都太遲了，說這些也無濟於事了。我握住博士的手，不知如何回答。史密斯也默默無語地看着博士。

從窗邊游來游去的魚兒來看，可知我們下沉的速度並不快。深度計告訴我們已降到了一

六〇九公尺的深度。

「我們還能維持多久？」我問博士。

他聳聳肩，臉上露出茫然的表情。

「不管怎樣，我相信總有機會參觀大西洋的最深處海底景物，氣筒可保持一夜吧！但是二氧化碳怎麼辦？要把它送出去，真是一件難事。」

史密斯說：

「為了防備第一，我準備了裝有氧氣的筒子，如果節省使用的話，還可多活一些時候。」

「其實多活幾小時有什麼用，不如痛痛快快地用算了。」

博士對我的話，並不以為然，他說：

「如果我們都這麼想，那不是違背探求真理的精神嗎？我們應該把所見所聞的事實，全部記錄下來，直到最後一秒鐘。也許這些記錄，將跟我們的身體一樣，永遠埋沒在這兒，可是也算盡了我們的責任。」

深度計指示四千八百二十七公尺。

「再下去就是馬可特深海了。」博士喃喃自語。

奇怪，當死神將要來到的時候，我們竟是這樣的平靜、安祥。

六千四百三十六公尺——

突然，受到一陣很大的撞擊，原來下降的水匣，碰上了絕壁上突出的岩石。

七千二百二十公尺——

「這次的旅行快結束了。」博士說：

「去年測量時，這裏最深的地方是八千一百四十三公尺，……不久，我們也要走完了人生的旅程，葬身海底，如果上帝保佑的話——」

奇蹟出現

博士還沒說完，突然，我們感到水匣停止下降了！

就像是一位母親，輕輕地把她的嬰兒，放在輕暖的床上，我們的潛水匣，就這樣無聲無

息地降落到一層厚厚的軟泥上，僥倖地避免了重大的反彈力。博士馬上靠着窗口向外觀察。

「啊！多奇妙的世界。」他突然叫了一聲，趕緊把燈關掉。

奇怪的現象發生了。

四周的景物，很清楚地顯現出來，這是什麼原因呢？

大西洋的深海底下竟是亮的！這不是推翻以往科學家們，所證明的事實嗎？

我們這三個待死的人，茫然地看着這奇景，博士打破了寂靜，開口說

「也許這些軟泥是千萬年來無數生物的遺骸，這些遺骸含有燐質，所以在這深海底下發出明亮的光。眼看這事實，却不能向全世界的人報告，太遺憾了。」

過了一會兒，他又叫了起來：

「你們看！深海的生物，就像陸地上的牛羊在牧場上吃草一樣，牠們吃着岩石上的有機物，我想這些有機物，大概是維持牠們生命的主要食糧吧。」

我把視線移到博士所指的地方，一隻隻鮮紅色的海底生物，有的把鼻子插進有機物裏面，有的咀嚼着，有的以驚奇的眼睛注視我們的潛水匣。

雖然，我們正處在危險之中，但博士還是孜孜不倦地把觀察的結果，一一記錄下來。

老實說，我真佩服他這種獻身科學的精神，這時候我們再度補充了新鮮的氧氣，同時拿出一些食物來充飢，飯後，我們又發現了一件奇怪的事情。

在我們四周的灰色平原上，有一堆堆像是土墩的東西，其中那個特別大的，距離我們約十公尺。土墩的側面，刻有以肉眼可看得出來的圖案，而且着着淡淡的色彩。很明顯，這是出自人工的彫刻，這實在令我們不敢相信。

「那一定是彫刻，絕不會錯！」史密斯說：「那個土墩圓頂，我想就是建築物的屋頂吧！博士，你看怎麼樣？我們好像降落在人類住的海底街道上。」

「對！這一定是古代的城市。」馬可特博士的聲音，非常的堅定，「依地理學來說，現在的海洋是太古時候的陸地，而現在的陸地，就是古時候的大海，這由古代埃及的偉大歷史家普拉頓所寫的故事可以證明。從這帶的地質及火山的痕跡看來，這個地方，一定是由古代的大地震造成的。」

博士頓了一下，又感嘆地說：

「我們很幸運能看到古代被埋沒的城市，但由於生命的限制，我們却無法再進一步考證，實在可惜！」

生命危在旦夕之間，二氧化碳已經集聚了不少。史密斯已經倒了下來，馬博士臉上顯出痛苦的表情，我的胸部也有一種將窒息的感覺。

再過兩分鐘，我想，我們的探險就到此爲止，就像影片的最後兩個字——劇終——一樣。

然而，誰知道呢？也許是上天有意的安排，最後出現的却不是劇終而是——待續。

在我模模糊糊的視線裏，窗口顯出了一個人影，是幻想吧？我使盡全身力氣，搖動博士的肩膀，想請他看看我所指的方向，可是他的眼光已經失神了。

我猛然精神振作起來——或許是迴光反照——清楚地看出那個長臉、黑皮膚、下巴留着鬍子的人，越走越近，越走越近……

他貼近了窗口，却又匆匆地離開了。他竟然見死不救，完了！我想。

出乎意料，轉瞬間，外面擠滿了人，其中有一個領隊，示意我們把蓋子打開。

「反正在裏面也要窒息而死，不如到外面痛痛快快地死掉吧！」博士突然醒了過來，悠

悠地說。

我下了決心，把蓋子往上一推，旋轉的海水進來了，奇怪的是水滿過腹部後，就不再上升。我想是受壓縮空氣的排外力影響，才無法灌滿整個水匣。我把史密斯抬到較高的地方去。

四方八面的壓力，使人覺得無法忍受；我頭好像要裂開，內臟也好像要跳出來，耳鳴相當厲害。我勉強抓住了一個儀錶，預防倒了下來。

領隊穿着一種透明，像是玻璃做成的軟衣褲，頭上戴個圓罩，兩肩掛着圓圓的像是氣筒的東西。他很快地走進來，並且迅速地把帶來的衣罩，熟練地穿戴在我們身上。這種衣服，附着彈性的帶子，緊緊地縮附在我們身體，最後，他在肩膀上替我們掛上了兩個圓東西。

現在呼吸自然多了，我看看博士，他的精神顯得很興奮，史密斯也清醒過來，他用驚訝而迷茫的眼光，望望這些陌生客。

領隊作了一個手勢，示意我們跟着他們走。我們在幾個人幫助下，鑽出了水匣。

說也奇怪，我們在五哩深的海底下，並不感到一點痛苦，而且還可舒舒服服地活動。

許多科學家們所證明的可怕水壓那兒去了？我們就像游來游去的魚兒一樣，毫不感覺痛苦。

我們頭上所帶的是一個很合適的透明玻璃罩子，這似乎比鋼鐵還堅硬。我不久就適應這裏的環境了，腳踏在黏滑而鬆軟的底地，就像在棉花堆上行走一樣，回顧那潛水匣，心中不免昇起一陣依戀之情。

匣子的燈光，依然亮着，在那透出黃綠光的窗口，聚集着許多的魚羣，牠們也好像非常驚奇我們的到來。

正當我們前進的時候，突然有一個圓形的東西，從黑暗的上面，掉到我面前，眞沒想到這是海上的福特號所投下來的測量水深的鉛球！

爲了把我們仍然活着的消息，很快地告訴上面，所以我迅速地抽出一條手帕，繫在鉛球上面。不一會兒，它像一面潮濕的小旗子，冉冉上升，轉瞬間，又消失得無影無蹤。

走過幾座小土墩後，來到了一間大房間。由於頭上戴着玻璃罩的關係，我聽不到任何聲音。房內的水位，很快地下降，可能利用馬達排水的樣子。

不知不覺，水位降到最低程度，我們所站的地方，是鋪着小石子的地板。我解開了透明的衣服，頓時覺得輕鬆多了。這裏有良好的照明設備，溫度非常適宜，呼吸跟陸上並沒有什麼兩樣。

海底人非常親切，他們笑嘻嘻地跟我們一一握手，現在我們再沒有寂寞的感覺了。

牆壁上的圓洞，一陣陣新鮮的空氣吹進來，我想在這裏面，一定有製造空氣的裝置，屋裏的照明設備都是日光燈。

來到了富麗堂皇的大廳，各色各樣的家具閃閃發亮，這時領隊帶着一個美麗的小姐來到我們的面前，他用手拍拍自己的胸部：

「滿達！滿達！」又指這位小姐：

「尼娜！尼娜！」

我目不轉睛地注視那位小姐，心中暗自驚嘆這麼一個美麗的人兒，竟會長在海底下。

史密斯推了我一下，我突然驚醒過來：

「哦！我叫白德生。」

「白德生……」我聽到尼娜小聲唸着。

今夜，他們舉行一次慶祝晚會，當然，我們三位是主客，尼娜也在座，她常常爲我加菜、敬酒，並且顯出很快樂的神態。

這裏的食物非常豐盛，我們在陸上的珍貴海鮮，可說應有盡有，在他們的眼光看來，這不過是平常的食物而已，倒是咖啡、牛奶、麵包，他們認爲是上等珍品。由於肚子太餓，所以我們都毫不客氣地吃起來，就像狼吞虎嚥一樣。

夜晚睡在海棉鋪成的床上，鬆軟舒服，被褥是海草纖維做成的，非常暖和。

當我躺下的時候，一時竟無法入眠，這多彩多姿的探險……尼娜的微笑……。

由於語言不通，所以我們有許多問題，像空氣、淡水的製造、麵包、酒、咖啡的來源等都無法知道。

馬可特博士說：

「只要科學發達，有些東西可以用人工製造的，例如砂糖可以用來造成酒精，於是各種酒都可隨心所欲製造出來了。這種分子的構成和分析，都要靠熱或電能，當然，電這裏是最方便的。」

「照這樣看來，這裏的科學是相當發達囉。」

馬博士繼續說：

「我想是的，化學元素中的氫和氧，都可由海水中分解出來，氮和碳，海草中的含量相當多，而且它沉澱物又有磷和鈣，假使能應用科學的方法和知識，幾乎什麼東西都可以製造。」

滿達帶來了一位老人，像是學者的樣子，他寫了四五種不同的文字，可是我們沒有一個看得懂。

一會兒，有人帶來了銀幕，這位老人小心地安置完畢後，然後指了一下自己，面向銀幕集中精神注視着。

老人的影像，很快地在我們的面前，顯現出來，我覺得很奇怪，也模仿老人站在他的位

置上。

「對了！心裏所想的事，會映在銀幕上。」我不禁大叫出來。

「了不起的發明！」博士也很驚奇地說，「這不是陸上的科學家，正在研究的傳心術嗎？這是由我們心靈的感應，利用電視的原理做成的。」

滿達要博士站在衆人的面前，顯現他的心意。

我們到了一個大廳堂來，裏面擠滿了人，燈光被調節得稍微暗淡，博士站在被指定的地方，就把一切探險的始末，透過銀幕說出來。

不一會兒，銀幕上顯出一艘寫着福特號的船隻，從得姆日河開航的情形。接着，繁華的近代都市，一一出現。觀衆開始驚奇、歡呼。……航海圖……鋼鐵潛水匣……怪物的出現……。

突然他們大叫：

「馬拉庫斯！馬拉庫斯！」我想這就是怪物的名稱。

當映完之後，人人都露出一種又同情又羨慕的眼光注視着我們。

隨後，滿達帶我們參觀他們的一些設備，像空氣、食物、淡水等必須品的製造、調節水位的馬達，這些都裝設在牆壁裏面。

上古時代人的科學頭腦和技術，眞令人讚嘆，可是他們的子孫，似乎沒有什麼進步，頂多只維持祖先的科學設備而已，並沒有再擴大、發展。

我們自由自在地參觀各種神殿，裏面所祭拜的是手握長矛，肩膀上停着貓頭鷹的婦人雕像，守護的一位老人家指着神像說：

「的亞。」

「這就奇了。」博士感到非常驚訝，「這位老人家說古希臘語。」

於是博士也操着古希臘語和他說話，可是對方只聽懂了一部份，而他回答的，博士也只能了解一點點，雖然這樣，總比以前好多了，最少還可表達雙方的意思。

「語言因年代的變遷，有的改變，有的誤傳，但根本原意，還是存在的。」博士說，「根據希臘歷史學家搜倫的考證，上古時代，阿特蘭濟斯島崩潰的時候，島上的人，正和古希臘人作戰，而且俘虜了許多希臘人，其中有的人在神殿裏做事，這些人，仍舊信奉他們的舊

教，因此剛才的那位老人，可能就是古希臘人的子孫。」

我眞佩服博士的廣博學問。在我們看來，海底的人們，性格爽朗、生活快樂，可是也常常回憶祖先在陸上的生活情形，以及代代相傳的有關陸地上的景色，我有時用手比劃陸上的現況，他們聽來，津津有味，特別是尼娜更喜歡聽，她經常要我陳述一些有趣的事情，時間久了，我們彼此間，簡單的會話，都聽得懂了，尼娜學習語言的能力，眞令我驚奇，可說每學必會。

這天我們跟滿達尼娜等六人，到外面去旅行。我們先在房裏穿好玻璃衣物，等到一切都齊全了，滿達要我們抓住扶手，不久外側的門慢慢啓開，海水很快地衝進來，要是不小心，眞有被衝走的可能。

在海底遙望深海平原，無形中令人感到造物者的偉大、神奇，走了四百多公尺，來到潛水匣的旁邊，裏面四分之三浸在水裏，隨着海流上下浮動。我進去把所有的記錄卡帶出來，史密斯也搬了一些儀器。

滿達以及海底的人們，對於深度計、溫度計、通話器等，都感到非常驚奇，而且很有興

趣，我把溫度計私下送給了可愛的尼娜，她好高興。我們一面採集食物，同行的海底人，不時把帶來的尖銳拐杖一擲，立刻就把魚兒刺死了。

我跟着他們在暗淡的海中前進。不久，又發現了一個新景象，一羣穿玻璃衣的白人，正用鮫魚皮做成的繩子，拉着一籠一籠的煤炭，在旁的黑人，大聲喝着，原來他是監工，我心裏這才明白過來，在海底下，白人是黑人的奴隸。這些白人，也許是希臘人的子孫。來到礦山地帶，這是由煤炭堆積起來的山，煤量豐富，勞動者都是白人，這個礦山是阿特蘭濟斯全市機械的原動力。

突然博士不見了，當我們回頭尋找時，看見他正拼命地奔跑，而且大叫：

「救命！救命！」

和我們同行的同伴，趕緊拿起拐杖向他跑去，滿達用手電筒一照，立刻有一隻約狼狗大的螃蟹，向草叢中逃走了，原來博士為了搜集珍貴的標本，不小心誤入了大螃蟹的洞裏，手腳幾乎被剪斷了。

在歸途中，我看到了許多被挖掘出來的宮殿圓柱、彫刻等物品，這些彫刻或繪畫的手法，比陸地上的高明許多，同時也有港口的痕跡，我想這可能是都市還沒被淹沒以前的港口。

尼娜領着我來到了草叢間，我們一同坐在一塊珊瑚礁上，雖然我們無法聽到彼此的聲音，但是我們的心裏，都有一種默契、一種瞭解。博士也知道，史密斯更清楚。

回到家裏，大家正等待我們的歸來，滿達看來非常高興，博士、史密斯都展露了一個神秘的微笑。

經過我們三個人的請求，滿達又帶來了以前那位老學者，要他告訴海底人的歷史。

我們被安排在最前排，這次參加的人也非常多，看來這位老人，是海底人的長者，當他一站在影幕機前，立刻博得熱烈的鼓掌。

影像現出來了：美麗的大自然……稻麥園、果樹園……一個相當富庶的國家……航運、交通非常發達，都市相當進步，人們也很快樂的樣子。接着，戰爭的場面，死傷慘重。然後，勝利者擁着堆積如山的財寶凱旋歸來。後來人們的生活開始墮落，久而久之，乞丐也出現了。……這時候，產生了一位思想家，想要把國家治理好，可是大家置之不理，特別是一些

僧侶更加反對。那一位改革家，雖然受到百般迫害，但是始終不屈服。然而跟隨他的人卻不太多，局勢越來越亂，終於引起了暴亂。這時候又有另一位改革家出現，他不但富有，而且有很大的權利，並且能夠預測未來的事情。為了防患災危，開始建造神殿，當最後的防水門完成後，把相信他的人收容在神殿裏，不久，果然災難來臨，海底突然冒出大浪，猛烈地襲擊城市，終於大地下沉……。

老人把以往的事情，透過傳心術告訴了我們。我們由此推想，這塊大陸是因為海底火山的爆發，才沉陷下來的。這次刼後餘生的人，就是當時躲在神殿裏的人。

有一件事情，我們一直不太明白，就是大陸沉入海底以來，到底經過了多少年？後來，馬博士想出了一個推算的方法。

在神殿的末端，有各代族長的屍體，他們也像埃及人一樣，把死去的族長，做成木乃伊，在這個地方，約有四百具左右的屍體，如果以一世紀五個計算，就已有八千年的歷史了。

「不錯，這個數目，大概與普拉頓的計算相彷，那一次的災難，發生在埃及的史前史時代，所以我們可以說，看到了八千年前所發生的事情了。」馬博士很有把握地說。

來到海底，將近一個半月了，一天，有一個人，匆匆忙忙地跑過來，他非常興奮的樣子，一直要我們跟他走，我想也許發生了什麼事情，我牽着尼娜的手，很快地隨着他去。

突然，我愣住了！不是做夢吧？史密斯也像是發呆的樣子。馬可特博士，好像是不相信自己所見的，正用手揉揉眼睛。

那是什麼？

福特號也橫躺在馬可特海。煙囪、桅桿都折斷了，不過倫敦的字樣，在船身橫面，還是非常清楚。沒想到，我們的母船，也遭遇跟我們同樣的命運，而且比我們更慘。

我們設想當時的情形，或許是這樣：氣象不定，天氣很快地轉壞，忽然狂風大浪，襲擊這海上孤舟，他們因為不忍放棄搜索我們，終於不幸葬身海底，遇難的時間，大約在我們蒙難後的兩三小時，也就是測深線收回後不久的樣子。

因為它沉落在斷崖後面的溶岩間，所以直到今天，才被一個採集食物的人無意中發現，結果一傳十，十傳百，整隻船擠滿了人潮，像螞蟻爬在砂糖堆一樣。

誰想得到，曾經因為我們的死而悼念的人，現在卻要我們來悼念他。

哈威船長的身體，緊抱着扶手，守住自己的崗位，其他的人也都留着竭力挽救這艘船的表情，但是他們到底被大自然吞噬了。

我們把船上的人，安葬在軟泥下，最後，獻上一把海草的花，表示我們內心的哀痛和悼念。

阿特蘭濟斯的人是一生來首次看到船，他們驚嘆於這構造的奇妙，他們摸摸甲板，看看羅盤，顯出萬分好奇的樣子。

我們到船長室，把一些重要的文件，以及一些可用的東西，搬了下來。

船長的航海日誌，在十月三日是這樣寫着：

「十月三日，三個有勇氣，但是缺乏思考的探險家馬可特、白德生、史密斯，不聽我的忠告，坐着潛水匣潛入大西洋探險。天候變化無常，狂風暴雨好像就要來襲，對於他們這次的探險是不是能够成功，我感到很大的懷疑。當我跟他們三個人一一道別時，就有一種永別的感覺。

潛水匣下降都很正常，到了五百五十公尺深度時，已經到達海底了，連絡還是很正常。

可是不久，潛水匣的鐵索，劇烈地搖擺了一下，而後我們完全失去聯絡，當鐵索吊升上來時，發現有個被剪掉的痕跡，完了，他們一切都完了。

當深海測量作業，同時進行的時候，奇怪的事情發生了，在測量鉛球的上端，却繫有白德生的手帕，這簡直是不可思議的事，大家對於這件事，都說不出所以然來。

為了不放棄搜索他們，我們一直在這附近徘徊。險惡的風雲籠罩整個天空，大浪像排山倒海一樣衝擊過來，看來我們是凶多吉少了。」

航海日誌就寫到三日為止，想不到船長最後一句話——凶多吉少，不幸應驗了。

大家忙了一陣，最後才沿着斷崖邊的叢林回家，途中滿達突然很緊張地跑到隊伍的前頭，做了一個危險信號，同時拉着我們躲在岩石下面，原來一條很大而沒有眼睛的怪魚，正向着我們衝過來，那尖銳的鰭，就像利矛一樣，非常可怕，而且游動也很迅速，忽然間，聽到了「哎喲！」一聲，後面的一個人，因躲避不及，被壓住了。

奇妙的構想

魚，大家都嚇呆了，阿特蘭濟斯人不敢上前，突然，一個人從上面很快地飛躍下來，按住怪魚，我也上前助了一臂之力，這怪魚看了情形不妙，一溜煙逃走了，而且還留下了黏性很濃的分泌物。

然而我們的搶救太遲了，這個人終因所受的壓力太大，四肢被壓碎了。

埋葬儀式簡單，卻很悲傷，不過這天，我們覺得很榮耀，因為勇敢的行為受到他們的讚賞。

海底除了這樣的怪魚以外，還有其他兇暴的動物，例如長十公尺的黑魚，如果被牠的尾巴一掃，後果就不堪設想了；還有隱藏在岩石下面，等獵物出現就噴出毒液，使對方喪失生命的鰻魚；其他如長達五十公尺，背上有鰭的大海蛇等，都比陸上的狼豹還兇猛，這些怪物時常威脅着海底人的生命，這也是他們人口不增加的一個主要原因。

日子久了，我們彼此漸漸懂得對方的語言。他們告訴我們幾件極重要的事情：一是原子的分裂方法，另外是可以把人的思想變成電影，也就是傳心術。還有他們發明的一種氣體——超氫氣，這種氣體的重量，只有氫的九分之一。

—由這種超氫氣的發明，啓發了我的一個構想，要是把我們的報告書，跟超氫氣放在容器裏，然後送上海面，也許海面上的人們，可以得到我們的消息，說不定還會來幫助我們呢！於是，我們開始着手想要把構想實現。

「已經得到滿達的許可，趕快進行我們計劃吧，而且他還親自向玻璃專家，請教一些事情呢！」馬博士興沖沖地說。

「當我們放入超氫氣時，在圓形的容器下面留着一個小小的口，這樣超氫氣，才不致飛走，然後將文件放入後，請專家把它密封起來就可以了。」我把設計的方法說了出來。

「要是浮在海面上，經過了許多年，仍然沒被發現呢？」史密斯問。

「這當然有可能，不過這個玻璃球，經陽光或月光一照，就會反射，很可能引起大家的注意，況且，我們潛入的地點是在歐洲和南非間，航海必經之路，只要多備幾個玻璃球，相信遲早會被發現的。」博士邊思考邊說。

「如果玻璃球能把記錄冊帶上去的話，那麼，我想多利用幾個玻璃球，也可以把我們身體帶上去的。」我興奮地接着說。

「萬一怪魚或鯊魚來襲擊時怎麼辦？」

「這沒有什麼問題，我們穿着玻璃衣，利用浮力，可以很快地遠離牠們。」

我們三個越說越起勁。

這個計劃雖然沒有問題，但是等到浮出海面以後，假使沒有人來接應又怎麼辦呢？我們也曾經考慮到這個問題。

「這些憂慮是多餘的，我們可以先把位置告訴他們，說不定能事先能取得連繫呢！那麼事情就好辦了。」博士抱着樂觀的態度說。

「你的意思是說，地上的人會把梯子放下來給我們是不是？」我帶着諷刺的語氣反駁他。

「不，不是這個意思，白德生，給地上人的信我看就這樣寫吧：我們在北緯幾度，西經多少度的位置，歷史上偉大的探險家馬可特、生物學家白德生、機械師史密斯等三人，目前正在大西洋海底向人們求援。」博士說。

「以後呢？」

「以後的事，是地上的人要做的，他們好像收到挑戰書一樣，特別是新聞記者，一定會誇大渲染，人們就不會置之不理了，當我們浮出來時，他們會想盡方法，救助我們的。」博士頓了一下，又說：「我們還可請他們把深水測量線，放到這附近來，如果我們發現了它，還可直接連繫呢。」

「對！對！」史密斯表示贊成，而且還開玩笑，「要是有『漂亮』的小姐，願意跟我們一齊走的話，我更高興。」

大家都笑了起來，尼娜確實曾經表示，要是我們離開這兒的話，牠願意跟我走。

我們的計劃很快完成了，並且開始實行，也許半個月，也許半年，我們又可回到英國了。

首先，我們把兩個玻璃球浮升上去，這或許會成功，也可能失敗，不過我們不計較，大家都抱着「謀事在人，成事在天」的念頭，萬一沒有派救援隊來，也好讓大家知道，直到現在，我們還是平安無事地活着。

我們希望地上的人如果收到了這消息後，公開發表，至於援助我們的方法，就跟前面我

們所說的一樣。全部的希望就寄托在你們身上了。

※ ※ ※

以上敍述的是英國親王號在航海途中，所撈的圓球體裏面的資料。

援兵出動

這個記錄立刻被發表出來，一時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了這件不可思議的事，而且成爲大家談論的重要話題，報紙和廣播電臺，每天都搶着報導這件消息。可是也有少部份人抱着懷疑的態度，認爲這或許有人在開玩笑。儘管這樣，但是救援隊也很快地就組成了。

最先由華爾頓提供自己的船隻—海天翁號，並且本人親自率領，參加這項救援工作。聯合通信社派了有名的記者奧斯加先生和拍攝新聞記錄片的攝影記者等多人，參加這行列，海天翁號依照白德生所指示的方位前進。

到達的時間是七月一日，首先把測量用的鋼索放入海中，船慢慢地在附近遊蕩，鋼索的末端，繫有耐壓的瓶子，瓶子裏面，裝有聯絡文件：

「冒險記錄，我們已收到了，爲了營救你們，現在正在你所指定的位置等候。除了用測深線聯絡外，還準備了無線電，當通過你們所指定的地方時，會採取最慢的速度航行，如接到聯絡文件，希望把你們的意見，放在瓶子裏，我們會依你們的指示行動。」

海天翁號在這附近，慢慢航行搜索了兩天，但沒有什麼消息。營救的人，有的已漸漸失去了信心。

第三天，驚人的事情發生了。有一個小型的閃閃發光球體，在離開船隻兩三百公尺的海面上，突然浮了上來。

大家知道，這就是白德生所說的玻璃氣球。他們費了相當的時間，才把它打開，裏面寫着：

「各位先生：

非常感謝大家的熱誠和勇氣，我們已經收到了消息，本來在前天已經發現了，由於潮流的關係，無法立刻拿到瓶子，好不容易今天才得到。

我們決定在後天清晨六點鐘，嘗試這冒險，爲了安全的起見，將一個一個先後上去。

再見！

馬可特、白德生、史密斯　啓」

下面是聯合通訊社名記者奧斯加七月五日的實地採訪報導：

『今天萬里晴空，海面上一平如鏡。海天翁號的全體人員，一大早就起來等候消息，看來每個人都很興奮。

五點五十分，看守左舷的人，發現一個玻璃球，由水面浮上來，而且直飄上空，過了十幾分鐘，因重量的關係，漸漸下降，這是馬可特等三人給我們回音。

六點十分，突然又有一個大的玻璃球浮了上來，後面吊着一包東西，打開一看，原來是用魚皮袋子，裝着書籍、筆記簿等雜物。這些東西，發生了下降的作用。

不久，一個特大的玻璃球又上來了。

突然大家吃了一驚！

一個發亮的玻璃球，下面竟吊了一個人！既不是馬可特，也不是白德生，更不是史密斯，出乎意料之外，竟是個年輕的女子！人人感到驚訝。全船起了一陣騷動。

小艇很快地駛過去，把人救了上來，球的上半部，用皮製的網子，包得緊緊地，網子又連接一條繩子，繩子接在寬皮帶上，用來扣住腰部，球一上升，人就被帶上了。她就是白德生所提到的尼娜小姐。

人的頭部，是用堅硬的玻璃罩子套着，全身都是防水裝置的玻璃衣，透明柔軟。

由於氣壓的變化，以及急劇上升的關係，她已經不省人事了，不過呼吸還相當正常，膚色淡黑，眼睛很大，鼻子很高，頭髮又黑又長，看來高貴文雅。

一會兒，尼娜小姐甦醒過來，她以驚奇的眼光看着這大千世界，意識也恢復了，喃喃叫着：

「白德生！白德生！」

以後，三個人陸續上來了，同樣的，每個人都不省人事，尤其是史密斯，鼻子、耳朵都出了血。經過一小時的急救，才搖搖晃晃，勉強可以站起來。

人們圍了過去，把他們包在中央，大家都以好奇的眼光，注意這個從天外天跑來的美麗

小姐。她很害羞，不時低頭。

由於他們三個人的深海探險，把過去認為人類不能在海底生活的學說，以及海水愈深，水壓愈高的理論推翻了；同時更證明了太古的文明，依然存在地球的事實。』

聯合通訊社記者的實況報導，使世界各地的人都知道了這件事情，一時電報、書信像雪片似的飛來，有恭賀他們的壯擧，有的想再進一步打聽海底的秘密。尼娜的逃走，阿特蘭濟斯人根本不知道，如果他們事先得知，一定不會讓他們浮上來的。何況尼娜是海底人中，最美麗的一個。

現在海底的人們，一定會盛傳着：「地上人，奪走了海底美人……」

兩個月後，泰晤士報的廣告欄上登着一則啓事：

「白德生、尼娜決定於本週日擧行結婚典禮……。」

光復科學名著叢書

每冊特價新台幣15元

少年科學名著選集

每冊特價新台幣12元

光復科學名著叢書⑤

機器人國

內政部登記證內版臺業字第0441號
中華民國五十九年元月初版

編者：本局編輯
發行人：林春輝
發行所：光復書局
臺北市長安東路二段十號
郵政劃撥帳號臺北3296號
印刷所：國教印刷廠
臺北市木柵路二段六十五號

每冊特價新臺幣15元